

第 14 号

第 14 号

第 14 号

第 14 号



44:572  
391/5

趙樹理 著

李 家 莊 的 變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 李家莊的變遷

一

李家莊有座龍王廟，看廟的叫「老宋」。老宋原來也有名子，可是因為他的年紀老，誰也不提他的名子；又因為他的地位低，誰也不加什麼稱呼，不論白鬍老漢，不論才會說話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戰以前的八九年，這龍王廟也辦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東家李如珍也是村長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兩份差事——是村警也是廟管。

廟裏掛着一口鐘，老宋最喜歡聽見鐘響。打這鐘也有兩種意思：若是只打三聲（往往是老宋親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噹噹亂打，就是有人說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一份獻供；有人說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餅。

一天，老宋正作早飯，聽見廟門響了一聲，接着就聽見那口鐘噹噹噹響起來。隔着竹籬一看，打鐘的是本村的教書先生春喜。

這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東家的本家侄兒。前幾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這會春喜已經二十好幾歲了，又在中學畢業，又在本村教小學，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漢，把他親眼看着長大了的年輕後生硬叫成「先生」，也有點不好意思。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一時雖想不起該叫什麼，可是也急

忙迎出來，等他打罷了鐘，向他招呼道：「屋裏坐吧！你跟誰有什麼事了？」  
春喜對他這招待好像沒有看見，一聲不響走進屋裏向他下命全道：「你去報告村長，就說鐵鎖把我的桑樹砍了，看幾時給我說！」老宋去了。等了一會，老宋回來說：「村長還沒有起來。村長說今天晌午開會。」春喜說：「好！」說了站起來，頭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飯做成，盛在一個串門大碗（就是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裏，端在手裏，走出廟來，回手鎖住廟門，去通知各項辦公人員和事主。他一邊吃飯一邊找人，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後走到福順昌雜貨舖，通知了掌櫃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麵回廟裏去。這二十斤麵，是準備開會時候做烙餅用的。從前沒有村公所的時候，村裏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說的時候不論是社首、原被事主、證人、廟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麵烙餅，趕到說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攤四成，沒理的攤六成。民國以來，又成立了村公牌；後來閻錫山整理村範，又成立了息訟會，不論怎樣改，在李家莊只是舊規添上新規，在說理方面，只是烙餅增加了幾份。除社首、事主、證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長、調解員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餅也烙成了，人都都來了，有個社首叫小毛的，先給大家派烙餅——修德堂東家李如珍是村長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照例是兩份，其餘凡是頂兩個名目的也都照例是兩份，只有一個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過也有不同，像老宋，他雖然也是村警兼廟管，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雖是一份，可是村長照例只吃一碗雞蛋炒過的，其餘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還得餘三兩份，因為怕半路來了什麼照例該

吃空餅子的人。

吃過了餅，桌子併起來了，村長坐在正位上，調解員是顧順昌，掌櫃王安福，靠着村長坐下，其餘的人都依次坐下。小毛說：「開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說！」

春喜說：「好！我就先說！」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兩隻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摸，把脊梁骨挺得直挺挺地說道：「張鐵鎖的南牆外有我一個破茅廁……」

鐵鎖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幹什麼？一點規矩也不懂！問你時候你再說！」回頭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說吧！」

春喜接着道：「茅廁旁邊有棵小桑樹，每年的桑葉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一出來茅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陽快落的時候，我家裏（老婆）去這桑樹下摘葉，張鐵鎖女人說是偷他們的桑葉，硬攔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學回去碰上，說了她幾句，他才算丟開手。本來我想去找張鐵鎖，叫他管教管教他女人，後來一想，些小事走開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計較，因此也沒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桑樹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鐵鎖。一進門我說：『鐵鎖！誰把茅邊那小桑樹砍了？』他老婆說：『我！』我說『你爲什麼砍我的桑樹？』她說：『你的？你去打聽打聽是誰的！』我想我的東西還要去打聽別人？因此我就打了鐘，來請大家給我問問他。我說完了，叫他說吧！看他指什麼砍樹。」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鐵鎖：「張鐵鎖！你說吧！你爲什麼砍人家的樹？」

鐵鎖道：「怎麼你也說是他的樹？」

李如珍道：「我還沒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啦是不是？你們這些外路人實在沒有規矩

「來了兩三輩了這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訓鐵鎖道：「你說你的理就對了，爲什麼先要跟村長頂嘴？」

鐵鎖道：「對對對，我說我的理；這棵桑樹也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過長在我的茅廬邊，總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輪不到我摘葉子，早早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簡單些！不要拉那麼遠！」

鐵鎖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頂起來了！你是來說理來了呀，是來頂村長來了？」

鐵鎖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福順昌捧櫃王安福道：「算了算了！吵嘴解決不了事情。我看雙方的爭執在這裏，就是這茅廁究竟該屬誰。我看這樣子吧；耀唐（就是春喜）！你說這茅廁是你的，你還有什麼憑據？」

春喜道：「我那祖業，還有什麼憑據？」

王安福又向鐵鎖道：「鐵鎖你啦？你有什麼憑據？」

鐵鎖道：「連院子帶茅廁，都是他爺爺手賣給我爺爺的，我有契紙。」說着從懷裏取出契紙來遞給王安福。

大家都圍攏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個茅廬呀，是兩個茅廬！」

鐵鎖道：「那上邊自然是一個！俺如今用的那個，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憑你的嘴硬啦！你記得記不得？」

鐵鎖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才二十歲，自然記不得。可是村裏上年紀的人多，咱們請出幾位來打聽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嘛？還用請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記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記事，那裏就是兩個茅廁！」

鐵鎖道：「小毛叔！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照你說是大家打夥訛你啦，是不是？」

鐵鎖知道李如珍軟撒野了，心裏有點慌，只得說道：「那我也不敢那麼說！」

窗外有個女人羞着叫道：「爲什麼不敢說？就是打夥訛人啦！」只見鐵鎖的老婆二在噫噫嗚嗚跑進來，一手抱着個孩子，一手指劃着，大聲說道：「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四十多的記得就是兩個茅廁，難道村裏再沒有上年紀的人，就丟下你們兩個了？……」

李如珍把菜子一拍道：「混蛋！這樣無法無天的東西！滾出去！老宋！攆出她！」

二姐道：「攆我呀？賊是我捉的，樹也是我砍的，爲什麼不叫我說話？」

李如珍道：「叫你來沒有？」

二姐道：「你們爲什麼不叫我？那有這說理不叫正頭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場，叫你做什麼？走吧走吧！」說着就往外推她。

二姐把小毛的手一撥道：「不行！不是憑你的力氣大啦！賊是我捉的，樹是我砍的！誰殺人誰償命！該犯什麼罪我都領，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聽話的人越擠越多，都暗暗點頭，還有些人交頭接耳說：「二妮說話把理

！」  
正議論間，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有二十多歲年紀，披着一頭短髮，穿了件青緞袂馬褂，手裏提了根藤條手杖。人們一見他，跟走路碰土蛇一樣，不約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氣，給他讓開了一條路。這人叫小喜，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當年也是中學畢業，後來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鄰近的光棍們來往，當人販、賣寡婦、販金丹、挑詞訟……無所不爲，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因爲三爺是閩錫山的秘書長的堂弟，小喜抱上這條粗腿，更是威風凜凜無人不怕。他進去，正碰着二妮說話，他對二妮發話道：「什麼東  
嘔喇喇喳喳的！」

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着笑臉招呼小喜，可是二妮偏不挨他的罵，就頂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麼人？誰請的你？……」

二妮話沒落音，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滾你媽的遠遠的！反了你！草灰蒸子！

小毛攔道：「繼唐（小喜的官名）！不要跟她一般計較！」又向二妮道：「你還不快走？」

二妮並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膛向小喜道：「你殺了我吧！」

小喜輪轉棍子狠狠又在二妮背上打了兩棍道：「殺了你又有什麼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來。

窗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跑進去把二妮拉出來了。二妮仍不服軟，仍回頭向裏邊道：



「只有你們活的了！外來戶還有命啦？」別的人低聲勸道：「少說上句吧！這時候還說什麼哩？你還佔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長在裏邊發話道：「閒人一同出去！都在外邊亂什麼？」

小毛搗起簾子道：「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嗎？」公所重地，閒人老遠，你們們亂什麼？出去！」

窗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三紐走出去。

小毛見衆人退出，趕緊回頭招呼小喜：「歇歇繼唐老宋！餅還熱不熱了？」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放在火邊來！還不很冷！」說着恭恭敬敬放在小喜跟

前。

小喜也不謙讓，抓起餅子吃着，連吃帶說：「我才從三爺那裏回來。三爺託我給他買一張好條儿，不知道村裏有沒有！」

小毛道：「回頭打聽一下看吧！也許有！」

李如珍道：「三爺那裏很忙嗎？」

「忙！」小喜嘴裏嚼着餅子，連連點頭說：「事情實在多！三爺也是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行！凡是縣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裏去了。」老宋又端着湯來，小喜接過來喝了兩口，忽然看見鐵鎖，就放下碗向鐵鎖道：「鐵鎖！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像個什麼樣子？唧唧喳喳，一點也不識羞！就不聽別人笑話！」

鐵鎖想：「打了我老婆，還要來教訓我，這成什麼世界？」可是勢頭不對，說不得

還，也只好不作聲。

停了一會，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禮順拿棗櫃王安福向大家提道：「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小喜站起來道：「你們說吧！我也摸不着，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儿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盤裏的餅一捲，捏在手裏道：「好！我就拿上！」說罷，拿着餅子，提起他的藤條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鐵鎖！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能找下證人不能？」

鐵鎖道：「怎麼不能？你怕俺家陳修福老漢記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行！一來他跟你都是林縣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爺爺，是你的老丈爺，那還不是只替你說話？」

鐵鎖道：「咱就不找他！找楊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那也有親戚關係。」鐵鎖道：「這你難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隨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

歲了，跟我沒有什麼親戚關係吧？」

小毛攔道：「老宋他是個窮看廟的，他知道什麼？你叫他說說他敢當證人不敢當？老宋！你知道不知道？」

老宋自然記得，可是他若說句公道話，這個廟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開：「咱

從小是個窮人，一天只顧弄着吃，什麼閒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憑契！契上寫一個不能要人家兩個，還要找什麼證人？村裏漢人雖然多，人家誰也不是給你管家務的！」

小毛道：「是這樣吧！我看咱們還是背場談談吧！這樣子結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散開來交換意見。小毛跟村長跟春喜互相推諉了一會話，王安福也跟閻鄰長們談了一談事情的真像。後來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這樣吧！他們的意思，叫鐵鎖包賠出這麼個錢來！」說着把袖口對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麼樣？」

王安福悄悄道：「說真理，他們賣給人家就是這個茅廁呀？人家用的那一個，真是人家老張木匠（鐵鎖的爹）在世時候打的。我想這你也該記得！」

小毛道：「那不論記得記不得，那樣頂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長、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賠幾個錢。還有小喜，不說鐵鎖，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沒有答話，只是搖頭。閻鄰長們也不敢作什麼主張，都是看着王安福，看着村長，看着小毛，直到天黑也沒說個結果，就都回家吃飯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福順昌掌櫃王安福說是病了，沒有去。其餘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大家在廟裏悶了一會，村長下了斷語：茅廁是春喜的，鐵鎖砍了桑樹包出一百塊錢來（現洋），吃烙餅和開會的費用都由鐵鎖担任，叫鐵鎖討孫出廟。

陳修福老漢當保人，保證鐵鎮一月以後還錢，才算放鐵鎮出了廟。鐵鎮氣得抬不起頭來，修福老漢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回去，一頭睡在床上放聲大哭，二妞問他，他也說不出話來，修福老漢也勸不住。一會，鄰家們也都聽見了，都跑來問詢，鐵鎮仍哭得說他不出話來，修福老漢才把村公所處理的結果一件件告訴大家說：「茅廁說成人家的了，還叫包人家二百塊錢，再担任開會的花費。」鐵鎮聽老漢又提起來，哭得更喘不過氣來，鄰家們人人搖頭，二妞聽了道：「他們說得倒體面！」鼓琴一聲把孩子放在鐵鎮跟前道：「給你孩子！這事你不用管！錢給他出不成！茅廁也給他丟不成！事情是我闖的！就是他，就是我！滾到那裏算那裏！反正是不得好活！」一邊說，一邊跳下床就往外跑，鄰家們七八個人才算把她拖住。小孩在床上直着嗓子號，修福老漢趕緊抱起來。大家分頭解勸，勸得二妞暫息了怒，鐵鎮也止住了哭，楊三奎向修福老漢道：「太欺人！不只你們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裏一年出多少事，那一場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實在沒法！」

內中有個叫冷元的小夥子跳起來叫道：「鐵鎮！到那個崖頭路邊等住他，你不敢一轍頭把他搗下溝裏！」

楊三奎道：「你們年輕人真不識火色（不識時機的意思）！人家正在氣頭上啦，說那些冒失話抵什麼事？」說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輕人們指着冷元笑道：「冷傢伙，冷傢伙！」

悶了一小會，修福老漢道：「我着可以上告他！就是到縣裏把官詞打輸了，也要比這樣子了場合算。」

楊三歪道：「那兩條狗，我到縣裏他總不能算說一面理，至少也要問一問證人。」

楊三歪道：「這事真氣死人，青狗咬我，年紀小記不得，要不我情願給你當證人！」

爹打老臉這才幾天呀，這狗才以這的証，差不多都記得！「你狀上寫誰算誰，誰也可以給你證明。」

楊三歪道：「那狗咬我，怕就到縣裏再跟他滾一場！任憑把家裏花完也不能叫便，父子他倒命們！」

「夜到雙輪老漢道：「爺爺！你不是常說咱們來的時候都是一筐一担來的嗎？敗興到底咱也不過一筐一担担着走，這落個狗大！怕什麼？」

「正說話間，張三姐的才迷癡師爺弟白狗，跑進來叫道：「姐姐！媽來了！」二姐正起來去接，她媽已經進來了。她媽悄悄說：「你們正說什麼？」冷元搶着大聲道：「說學狀上！」三姐她媽攔住道：「人家春喜媳婦在窗外聽啦！」大家都向窗上看。二姐道：「聽她聽罷，他攔着狂我苦狀！」

「大家聽說有張聽喜媳婦不多說了，都向二姐她媽說：「你好好勸勸她吧！」說着也就慢慢散去了。」

李如珍收至們回去，另是一番氣象：春喜、小喜、小毛，都集中在李如珍的大院裏，把黑漆大門關起來慶祝勝利。餓午吃過烙餅，肚子都很不餓，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備飯，只破費了十塊現洋買了一排金丹棒子（五十個）作為禮物。

李如珍的太谷烟燈和宜興磁烟斗，除了小毛打發他過了癮以後可以吸口烟灰，別人是不能借用的，因此春喜也把他自己的烟傢伙拿來。李如珍住的屋子分爲裏外間，裏間的一盞燈下，是小毛給李如珍打泡；外間的一盞燈下，睡的是春喜和小喜弟兄兩個。裏間不熱鬧，因爲李如珍覺着小毛只配燒烟，小毛也不敢把自己身分估得過高，也還有些拘束，因此就談不起話來。小毛把金丹棒子往斗上黏一個，李如珍吸一個，一連吸了七八個以後，小毛把斗裏的烟灰挖出，重新再往上黏。又吸了七八個，小毛又把灰挖出來，把兩次的灰合併起來燒着，李如珍便睡着了。等到小毛打好了泡，坐在斗上，把烟槍桿向他口邊一靠，他才如夢初醒，嚀住槍桿吸起來。

外間的一盞燈下雖然也只有小喜和春喜兩個人。可是比裏間熱鬧得多。他們談話的材料很多，起先談的是三爺怎樣闊氣，怎樣厲害，後來又談到誰家閨女漂亮，那個媳婦可以；最後才談到本天的勝利。他們談起二爺，春喜說：「你今天那幾棍打得真得勁！我正想不出辦法來對付她，你一進去就把事情解決了。」小喜道：「什麼病要吃什麼藥！咱們連個草灰媳婦也鬥不了以後還怎麼往前闖啦？老哥！你真幹不了！我看你也只能教一輩子書。」春喜道：「雖說是個草灰媳婦，倒是個有本領的。很精幹！……」小喜搖頭道：「……我說你怎麼應付不了她，原來是你看到眼裏了呀？」說着用烟籤指着春喜的鼻子道：「……那老嫂聽見怕不得跪半夜啦？沒出過息！沒有見過東西！一個小母草草就把你迷住了！……春喜急得要分辨，也找不着一句適當的話。小喜把頭抵在枕頭後邊哈哈大笑起來。春喜沒法，也只好跟着他笑成一團。就在這時，李如珍在裏間喊道：「悄悄！聽聽是誰打門啦？」他兩個人聽說，都停住了笑，果然又聽得門環拍拍連

響了幾聲。

小毛跑到乾裏問道：「誰？」外邊一個女人聲音答道：「我！開開吧！」小毛聽出是春喜媳婦的聲音，又笑到春喜道：「真是老嫂找來了！」小毛開了門，春喜媳婦進來了。春喜問：「什麼事？」春喜媳婦低聲道：「你去聽聽人家二妞在家說什麼啦？」一提起二妞，小喜又指着春喜大笑起來！春喜也跟着笑。春喜媳婦摸不着頭腦，忙問：「笑什麼？」小喜道：「這裏有個謎兒，你且不用問。你先說說你聽見二妞說什麼來？」春喜媳婦坐在小喜背後，兩手託着小喜的腰，而對着春喜，把冷兀怎樣說得失話，二妞怎樣說要破全部家產到縣裏告狀，詳細細說了一遍。春喜還未答話，小喜用手一推道：「回去吧！回去吧！沒有事！她告到縣裏破得了幾半截？到崖頭上轉，問問他那個是有種的？」春喜也叫他媳婦回去，媳婦走了。小毛又去把大門關住，小喜仍然吹他的大話。

李如珍在裏間拉長了聲音輕輕叫道：「喜……來……！」小喜進去了。小毛一見小喜，趕緊起來讓開舖子叫他騎，自己坐到床邊一個櫃子上，聽他們談什麼事。李如珍看了小毛一眼，隨手拈起三四個金母棒子遞給他道：「你且到外邊騎一會。」小毛見人家不叫他聽，也只好接住棒子到外間來吸。

小毛吸了第一遍，正癩着灰，小喜就出來了。他一見小喜出來，自然又不得不起來再讓小喜騎下。小喜向春喜道：「老哥！叔叔說那東西真要想去告狀還不能不理。」小毛站在一邊接話道：「那咱也得想個辦法呀？」小喜見小毛還在旁邊，後悔自己不該說了句軟話，就趕緊擺足架子答道：「那自然有辦法！」春喜道：「扯淡！一個小土包子，到縣裏有他的便宜呀？」小喜看了小毛一眼道：「你還到裏邊去吧！」小毛又只得拿

七他的金丹灰回裏間去。小喜等他去後，抵聲向春喜道：「自然不是怕官誦上吃了他的虧！叔叔說不可叫他鬧這個端。不論他告得准告不准，旁人說起來，一個林驛章灰告過，一狀，那總是一件丟人的事。」春喜道：「那咱也不能託人去留他呀？」小喜道：「什麼東西？還值得跟他那樣客氣？想個法叫他告不成就完了！」春喜道：「想個什麼法？」小喜道：「不怕！有三爺！明天一早我就找三爺去。」

這天晚上，也不知他們吸到什麼時候才散。

第二天早上小喜去找三爺去，鐵鏈忙着借錢準備告狀。陰曆四月天莊稼人一來很忙，二來手頭都沒有錢，鐵鎖跑來跑去，直跑到晌午，東一塊，西五毛，好容易才湊了四五塊錢。二姐在家也忙着磨麵熬窩窩，給鐵鎖準備進城的乾糧。

晌午，鐵鎖和二姐正在家吃飯，小喜領了一個人進來，拿着繩，把鐵鎖的碗奪了，捆起來。二姐道：「做什麼？他又犯下什麼罪了？」小喜道：「不用問！也跑不了你！」說着把二姐的孩子奪過來丟在地上，把二姐也捆起來。村裏人正坐在十字街口吃飯，見小喜和一個陌生的男人拿着繩往鐵鎖院裏去，知道沒有好事。楊三奎、修福老漢、冷元……這幾個鐵鎖的近鄰，就跟着去看動靜。他們看見已經把鐵鎖兩口捆起來，小喜子把二姐捆了，正預備問罪。只見小喜又用小棍子指着冷元道：「也有他！捆上！」

兩個人牽着三個人往外走，修福老漢抱起小孩和大家都跟了出來。街上的人，瞧小的怕連累自己，都走開了。二姐的爹娘和兄弟、冷元的爹娘却半路追上來跟着走。大



家見小喜和他弱來那個人滿臉兇氣，都不敢來問。只有修福老漢和冷元的爹繞着小喜，二邊走，一邊苦苦哀求。

小喜把人帶到廟裏，向老宋道：「請村長去！」老宋奉命去了。

修福老漢與小喜道：「難唐！咱們都是個鄰居，我想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他們年輕人有什麼言差語錯，還得請你高高手，担待着些。」

小喜道：「這事你也清楚！他們一夥人定計，要到崖頭路邊截住村長。村長知道了，托發我去找三爺。我跟三爺一說，三爺說：『這是驢馬屎，先把他們捆來再說！』聽說人還多，到那裏一審你怕不知道還有誰呢？」

二妞聽了道：「我捱了一回賊就捉出毒來了，連我自己也成了驢馬了！看我殺了誰了，搶了誰了？」

小喜道：「你聽！硬驢馬！我看你硬到幾時？」

修福老漢道：「這閻女！少說七句吧！」

李如珍來了，小毛也跟在後邊。小喜向李如珍道：「三爺說叫先把人捆去再說。你免撥幾個保衛團丁送他們走。」

修福老漢看見事情急了，把孩子遞給他孫孫白狗，拉了小毛一把道：「我跟你說句話！小毛跟他走到大門外，他向小毛道：『麻煩你跟村長跟小喜商量一下，看這事情還能在那裏了！了不能？』小毛素日也摸得着小喜的脾氣，知道他肯錢萬事休，再着如能來村裏再說一場，不論能到底不能到底，自己也落不了空，至少還能吃些東西，就擱口應承道：『可以！我去給你探探口氣！自然我也跟大家一樣，只願咱們家發財。』」

說着就跑到小喜面前道：「繼唐！來我跟你說句話！」小喜道：「說吧！」小毛又點頭道：「來！這裏！」小喜故意裝成很不願意的樣子，跟着小毛走進龍王殿去。

白狗抱着小胖孩站在二妞旁邊，小胖孩伸着兩隻小手向二妞撲。二妞預備去摸他，一動手才想起手被人家反綁着，隨着就瞪了瞪眼道：「摔死他！要死死個乾淨！」口裏雖是這麼說着，眼裏却滾下淚來。二妞她娘看見很傷心，一邊哭一邊給二妞擦淚。

小喜從龍王殿出來道：「我看說不成！他們這些野草灰不見夷不吊淚，非弄到他們那地方不行！」小毛在後邊跟着道：「不要緊！咱慢慢說！轉不動上扇轉下扇，沒有說不倒的事！村長！走吧，咱們跟繼唐到你那裏談一談！」小喜吩咐他帶來的那個人道：「你看着他們！說不好還要帶他們走！」說罷同村長先走了。

小毛悄悄向修福老漢道：「得先買兩排棒子！」修福老漢道：「我不知道那裏有賣的！」小毛道：「拿二十塊現洋就行！我替你買去！」修福老漢和冷元他爹齊聲道：「可以！託你吧！」小毛隨着村長和小喜去了。

小喜說三爺那裏每人得花一百五十元現洋，三個人共是四百五十元。一邊討價一邊還價，小毛也做婆婆也做鬼，裏邊跑跑外邊走走，直到晚飯時候才結了口——三爺那邊，三個人共出一百五十元。給小喜和他引來那個人五十元小費。鐵鎖和冷元兩家擺酒席請客賠罪，具保狀永保村長的安全。前案不動，還照昨天村公所處理的那樣子了。

定死了數目，小毛說一個也不能再少了。修福老漢到廟裏去跟鐵鎖商量，鐵鎖自己知道翻不過了，也只好自認霉氣。二妞起先不服，後來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只好不再作主張。冷元也只是爲了鐵鎖的事說了句淡話，錢還得鐵鎖出，因此也沒有什麼意見。修

勸老漢說他怕應允了，才去找楊三奎和自己兩個伙保，把他們三個人保出。

這一次保出來和上一次不同，春喜的錢能遲一個月，小喜却非帶現錢不可。鐵鎖託修福老漢和楊三奎到福順碼頭，王安福老漢說：「土要收前，沒有錢出放，零的可以，上一百元就不行。楊三奎到修福老漢道：『一個銀員不行，村裏再沒有路道，那就只好再找小毛，叫他法跟春喜商量，就借六十大爺那錢吧！』修福老漢道：『使上一二百塊那個錢，可就把鐵鎖解了。』點家當挑拆了楊三奎，楊三奎道：『那再沒辦法，反正這一關總得過。』修福老漢又去銀錢鋪請去印。

原來這錢太爺是三爺的堂叔。他這做債與別家不同：別家與別家不同，三個月期滿，本利全歸。這種高利，在從前也是平常事，特別與別人不同的是他的使錢還錢手續：領着他的債在外邊出放，防避奉承，就是小喜這一類人，叫做「承還保人」。使別人的錢，到期後錢，不過是無書文書下房下地，他這文書上寫的是「到期本利不齊者，由承還保人作主將所賣之產業變賣歸還」，因此他雖沒有下過人的地，却是誰也短不下他的錢。小喜這類人在外放債的時候是八當十，收書上寫一百元，實際上只能使八十元，他們從中抽使二十元。八當十，三分利，三個月期，到期本利還清，想再使又是八當十，還賺了錢由承還保人變賣產業：這就是六太爺放債的規矩。這種錢除了停屍在地或命在旦夕非錢不行時候，差不多沒人敢使，鐵鎖這會就想了這樣個非使不行。

修福老漢跟鐵鎖一商量，鐵鎖也再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託小毛去央告小喜，把他爹受了兩輩子買下的十五畝地寫在文書上，使了六太爺，二百五十塊錢（實二百塊錢），修福老漢跟小喜這一頭願住。兩次吃的麵、酒席錢、金丹棒子錢，一共三十元，

是在福順昌借的。

第三天，請過了客，才算把這場事情結束了。

鐵鎖欠春喜二百元，欠六太爺二百五十元，欠福順昌三十元，總共是四百八十元外。

小喜在八當十裏抽了五十元，又得了五十元小費。他引來那個捆人的人，是兩塊錢

壓的，除開了那兩塊，實際上得了九十八元。李如珍也不落空，小喜說三爺那裏少不了一百五十元，實際上只繳了三爺一百元，

其餘五十元歸了李如珍。小毛只跟着吃了兩天好飯，過了兩天足癮。

一月之後，蟹也老了，麥也熟了，鐵鎖包春喜的二百元錢也到期了，欠福順昌的三十元也該還了，使六太爺的二百五十元鐵鎖也覺着後怕了。他想「背利不如早變產，再過半年，就把產業全賣了也不夠六太爺一戶的。」主意一定，咬一咬牙關，先把爾給了福順昌，又贖了兩石麥子把福順昌的三十元找清；又把地賣給李如珍十畝，還了六太爺的二百五十元八當十；把自己住的一院房子給了春喜，又貼了春喜三石麥抵住二百元錢。自己搬到院門外碾道邊一座眼過牲口的房子裏去住；這樣一來，只剩下五畝地和一座眼過牲口的房子。春喜因為弟兄們多，分到的房子不寬綽，如今得了鐵鎖這座院子，甚是滿心歡喜，便雇匠人補簷頭，築仰塵，粉牆壁，漆門面，不幾天把個院子修繕得十分雅

緣。修理好了便和自己的老婆搬到裏邊去住。鐵鎖雖搬到那屋裏，那裏的房子裏，養着幾口鋤頭犁耙，缸盆瓦罐，鍋匙碗筷，鑊頭篋子……就把三間房子佔去了兩間，其餘一間對中間一個馱槽，槽前修鍋台，槽上搭床舖，擠得連水缸也放不下。

鐵鎖就住在這種房子裏，每天起來看看對面的新漆大門和金字牌匾，如何能不氣？不幾天他便得了病，一病幾個月，吃藥也無效。俗話說：「心病還須心藥治」；後來三爺上了太原，小喜春喜都跟着去了。有人說「縣裏有一百多戶聯名告了一狀，省城把他們提去了」；有人說「三爺的哥哥是閻錫山的秘書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官，聽說他在家鬧得不像話，把他叫到省城關起來了」。不論怎麼說，都說與三爺不利。鐵鎖聽了這消息，心裏覺着痛快了一下，病也就慢慢好起來了。

### 三

鐵鎖自從變了產害過病以後，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幸而他自動跟着他父親學過木匠和泥水匠，雖然沒有領過工，可是給別人做個幫手，也還是個把式，因此他就只好費了傢具到外邊和別的匠人碰個夥，願個零花消。

到了民國十九年夏天，閻錫山部下有個李師長，在太原修公館，包工的是跟鐵鎖在一塊打過夥的，打發人來叫鐵鎖到太原去。鐵鎖一來聽說太原工價大，二來又想打聽一下三爺究竟落了個什麼下場，三來小胖孩已經不吃奶了，家裏五畝地有二畝溝可以種得過來，因此也就答應了。不幾天，鐵鎖便準備下乾糧盤纏衣服鞋襪，和幾個同行相跟着到太原去。

這時正是閻錫山自稱國民革命軍第三方面軍出兵倒蔣打到北平的時候，因為軍事上的勝利，李師長準備將來把公館建設到北平，因此打電報給太原的管事的說叫把太原的工暫時停了。人家暫時停工，鐵鎖他們就暫時沒事做，只得暫時在會館找了一間房子住下。會館的房子可以不出房錢，不湊巧的是住了四五天就不能再住了，來了個人在門外定了一四十八師留守處一個牌子，通知他們當天找房子搬家。人家要住，他們也只得另在外邊賃了一座房子搬出去。

★

★

★

★

過了幾天，下了一場雨，鐵鎖想起會館的床下還丟着自己一對舊鞋，就又跑到那裏去找。他一進屋門，看見屋子裏完全變了樣子：地掃得很光，桌椅擺得很齊整，桌上放着半尺長的夾蠶蠶、印色盒和好多樣精緻的文具。漆鋪也很乾淨，上邊躺着個穿着細布軍服的人在那裏播鴉片煙。那個人一抬頭看他，倦容着見就是小喜。他笑和碰上蛇一樣，捋了個退步，以為又要出什麼事，不知該怎樣才好，只見小喜不慌不忙向他微微一笑道：「鐵鎖？我當是誰？你幾時到這裏？進來吧！」鐵鎖見他對自己這樣客氣還是第一次，雖然不知他真意如何，看樣子是馬上不至於危害自己的，況且接過去在村裏處的關係，他既然叫進去，不進去是沒有理由的，因此也就只離走近他的床邊站下。小喜又用嘴指着窗盤旁邊放的紙烟道：「吸烟吧！」鐵鎖覺着以自己的身分，沒有資格吸人家的烟，正預備客氣一番，只見小喜取起一根遞給他道：「吸吧！」這樣一來，他覺着一受寵若驚，恭恭敬敬接住，就在烟燈上點着，靠床沿站着吸起來。他一邊吸烟，一邊考慮

不喜爲什麼對他這樣客氣，但是也不想不出個原因來。小喜雖然還用是上等入對一般人的口氣，可也是瀟灑熟練地問長問短——問他鍊誰來的，現在做什麼，住在哪裏，有無錢。問完以後，知道他現在沒有工作，便向他道：「你們這些受苦人，糊住也住不起。論情理，咱們是個鄉親，你遇上了困難我該照顧你一下，可是又不清楚誰家修工。要不你就來這裏給我當傭務吧？」鐵鎖見他認得他自己，也願意受他的照顧，只是見他穿着軍人衣服，怕誤上他當了兵，就問道：「當勤務是不是當兵？」小喜見他這樣問，已經猜透他的心事，便答道：「兵與兵不同：這個兵一不打仗，二不調職，只是住在這裏收拾收拾屋子，有客來倒個茶，跑個街道；論賺錢，正銅八塊，有個客人打打牌，每次又請弄幾塊零花錢；這還不是推也推不到手的事嗎？我這裏早有幾個人來運動過，我都還沒有答應。叫你來就是因爲你沒有事，想照顧你一下，你要不願來也就罷了。」

正說着，聽見曉裏自行車扎扎并皮鞋脫脫，車一停下，又進來一個穿軍服的，小喜趕快起身讓坐，鐵鎖也從床邊滑到窗下。那人也不謙讓，走到床邊便與小喜對面躺下。小喜指着鐵鎖向那人道：「參謀長！我纔咱們留守處收了個勤務！我村子裏人！很忠厚！很老實！」那人懶洋洋地道：「也好吧！」小喜又向鐵鎖道：「鐵鎖！你回去斟酌一下，要來今天晚上就來，要不來也交代我一聲，我好罵別人！」鐵鎖一時雖決定不了該幹不該幹，可也覺着這是去的時候了，就忙答道：「可以！那我就走了！」小喜並不起身相送，只向他道：「好！去吧！」他便走出來了。

參謀長道：「這孩子倒還精幹，只是好像沒有胆，見人不敢說響話。」小喜道：「熟倒也不見得，不過見了我他不敢怎樣放肆，因爲過去處的關係不同。」參謀長道：「

你怎麼想起要用個勤務來？」小喜道：「我正預備報告你！」說着先取出一包料麵遞給參謀長，並且又取一根紙烟，一邊往上纏紙條（吸料子用）一邊向他報告道：「前不夫一會，有正大飯店一個伙計在街上找四十八師留守處，說是有河南一個客人叫他找，最後問這裏的警察派出所，才找到這裏來。我問明了原由，才推備說今天這裏沒有負責人，叫他明天來。我正預備吸口烟到你公館報告去，我村那個人就進來了，還沒有說幾句話，你就進來了。」

按他兩個人的等級來說，小喜是上尉副官，而參謀長是少將。等級相差既然這麼遠，有什麼事小喜應該馬上報告，說話也應該更尊敬一些，為什麼小喜還能慢騰騰地和他踴在一處，說話也那樣隨便呢？原來這四十八師是閻錫山準備新成立的餘位，起初只委了一個師長，參謀長還是師長介紹的，並沒有一個兵，全靠師長的手段來發展。師長姓費，當初與豫北一帶的土匪們有些交道，他就憑這個資本領了師長的委任。他說：「只要有名義，兵是不成問題的。」小喜懂這一道。參謀長雖然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可時隔行如隔山，和土匪們取聯絡便不如小喜，況且小喜又是與秘書長那個系統有關係的，因此參謀長便得識他幾分。

小喜說明了沒有即刻報告他的理由，見他沒有說什麼，就把手裏粘好紙條子的紙烟遞給他讓他吸料子，然後向他道：「我想這個客人，一定是老費（就是師長）去了聯絡好了以後，才來和咱們正式取連系的。他既然來了就住在正大飯店（這飯店是省裏省長的高級官員等關人們來了才住的）酒頭一定很不小，我們也得把我們這留守處弄得像個酒頭，才不致於被他輕看，因此我才計劃找個勤務。」小喜這番話，參謀長聽來頭頭是



這春就稱得意：「對！這個是十分重要的。我看不只轉轉勤勞，門上也得有個守衛的。我兼裏還有幾個找事的人，等我回去給你派兩個來。下午你就可以訓練他們一下，把頭兩領來的服裝每處給他發一套。」計劃以定，邊謀長又吸了一會烟子，談了些別的閒話，就回公館去了。

★

★

★

★

鐵鎖從會館出來，覺着奇怪。他想：小喜爲什麼變得那樣和氣？對自己爲什麼忽然好起來？說是陰謀嗎？看樣子是徇真誠的，況且自己現在是僱傭匠人，他謀自己的什麼？說是真要顧盼鄉親嗎？小喜從來不落無實之地，與他沒有利的事就沒有見他幹過一件。最後他想着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小喜要用我，一時找不到個可靠的人，就找到自己頭上；第二是小喜覺着過去對不起自己，一時良心發現，來照顧自己一下，以補他良心上的虧空。他想：這裏是第一種原因，他用人我賺錢，也是一種公平的交易——雖然他是給他當差，可是咱這種草木之人就是伺候人的；要是第二種原因那更好，今生的冤仇今生解了，省得來生冤冤相報——因爲鐵鎖還相信來生報應。他想：不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都與自己無害，可以幹一幹。他完全以爲小喜已經是變好了。回到住的地方跟幾個同事一說，同事們以爲像小喜這種人是一千年也不會變好的，不過現在的事却同意他去幹，也就是同意他說的第一種理由。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鐵鎖便收拾行李搬到會館去。

鐵鎖到了會館，參謀長打發來的兩個人也到了，小喜便在院裏分別訓練：教那兩個

人怎樣站崗？見了官長怎樣敬禮，見了老百姓怎樣吆喝，見了那等客人用那等話應酬，怎樣傳遞名片。又叫鐵鎖打水倒茶，點烟等種種動作。他好像教戲（導演）一樣，一會算客人，一會算差人……直領着三個人練習了一下午，然後發了服裝、臂章，準備第二天應客。

★

★

★

★

第二天早上，參謀長沒有吃飯就來了。他進來先問準備得如何，然後就在留守處吃飯。吃過飯，他仍和小喜躺在床上，一邊吸料子一邊準備應酬這位不識面的綠林豪俠。水喜向他說對付這些人，要幾分派頭、幾分客氣、幾分豪爽、幾分自己，參謀長也十分稱贊。他們的計饒已經一致，就另談些閑話，等着站崗的送名片來。

外邊兩個站崗的，因為沒有當過兵，新穿起軍服打起槍來，自己都覺着有點新鮮，因此就免不了打打鬧鬧。起先兩個人各自練習敬禮，然後轉過身來，一個算參謀長往裏走，另一個敬禮。有一次，一個敬了禮，當參謀長的那一個沒有還禮，兩個人便鬧起來，當參謀長那個說：「我是參謀長，還禮不還禮自然是由我啦！」另一個說：「連個禮都不知道還，算你媽的什麼參謀長？」……

就在這時候，一輛洋車拉了個客人，到會館門外停住，客人跳下車來。兩個站崗的瞧有人來了，趕緊停止了鬧，仍然站到崗位上，正待要問客人，只見那客人先問道：「那裏有負責人嗎？」一個答道：「有！參謀長在！」還沒有來得及問客人是那裏來的，那客人也不勞傳達也不遞名片，挺起胸膛呱呱噶噶就走進去了。

小喜正裝了一口料子，用洋火點着去吸，聽得外邊進來了人，還以為是站崗的，沒有理，仍然吸下去。趙正進到喉嚨，客人也正擡起簾子。小喜見進來的人，穿着紡緞大衫，留着八字鬚，知道有些來歷，趕緊順手連紙烟帶料子往烟盤裏一扔，心裏暗暗埋怨站崗的。參謀長也隻身坐起。客人進着門道：「你倆那一位負責？」小喜見他來得高傲，趕緊指着參謀長用大官銜壓他道：「這就是師部參謀長！」那知那客人絲毫不失威風，不用嘴指了一下參謀長問道：「你就是參謀長？」參謀長道：「是的！有事嗎？」那客人不等讓坐就把桌旁的椅子扭轉，面朝着參謀長坐了道：「兄弟是從河南來的。老實跟我們當家的接洽好了，寫信派兄弟來領東西！」說着從皮包中取出尺把長一封信來，遞給小喜。小喜把信遞給參謀長，一邊又吩咐鐵鎖鎖茶。

參謀長接住信一看，信是老雲寫的，說是已經拉好了一個團，要留守處備文向軍需處請領全團官兵服裝營章槍械給養等物，並開了一張全團各級軍官名單，要留守處填寫委狀。參謀長看了道：「你老哥就是團長嗎？」客人道：「不！團長是我們這一把子一個當家的，兄弟只是跟着我們當家混飯吃的。」參謀長拿着名單問他道：「那一位是？」客人起身走近參謀長，指着名單上的名子道：「這是我們當家的，這一個就是兄弟我，暫且抵個參謀！」參謀長道：「你實姓王？」客人道：「是的！兄弟姓王！」參謀長道：「來了住在那裏？」客人道：「住在正大飯店。」參謀長道：「回頭搬到這裏來住吧！」又向小喜道：「李副官！回頭給王參謀準備一間房子！」客人道：「這個不必，兄弟初到太原，想到處觀光一番，住在外邊隨便一點。」參謀長道：「那也好！用着什麼東西，儘管到這裏來找李副官！」小喜也接着道：「好！用着什麼可以跟我要！」

客人道：「謝謝你們關心。別的不用什麼，只是你們山西的老海很難買。」小喜道：「方兄見你老兄取這個，請你幫忙給我買一點！」說着從皮包中取出五百元鈔票遞給小喜。

小喜接住票子道：「好！這我可以幫忙！」說着就從床上起來讓他坐下，這裏還有一些，你先吸幾口！」說着就把烟盤下壓着的一個小紙包取出來放在外邊。客人倒也自己隨便讓了，就躺下去吸起來。

小喜接住錢却費了點思索。他想到打發人去買不出來，自己去跑街，又不夠派頭，怕客人小看。想了一會，最後決定寫封信打發鐵鎖去。他坐在桌上寫完了信，出到屋門口叫道：「張鐵鎖？到五爺公館去一趟！」鐵鎖問道：「在什麼地方？」小喜道：「天地壇門牌十號！」說着把信和錢遞給他道：「買料子！」買料子當即在太原，名義上說是毀頭罪，鐵鎖說：「我不敢帶！」小喜低聲道：「傻瓜！你帶着四十八師的臂章，在五爺公館買料子，難道還有人敢問？」鐵鎖見他這樣說沒有危險，也就接住了信和錢。小喜又吩咐道：「你到他小南房裏，把信交給張先生，叫他找姨太太的娘，他就知道。」鐵鎖答應着去了。

★

★

★

★

鐵鎖找到天地壇十號，推了推門，裏邊關着；打了兩下門環，裏邊走出一個人來道：「誰！」隨着門開了，道縫，擠出一顆頭來問道：「找誰？」鐵鎖道：「找張先生！」說了就把手裏的信遞給他。那人道：「你等一等！」把頭一縮，返身回去了。鐵鎖等



也快。要說歸班，我倒歸輪委班二年了，直到如今不是還沒有出去嗎？按次序輪起來，民國五十多年才能輪到我，那抵什麼事？」床上那個撮眼窩向鴨頸子道：「你聽！人家都說歸班啦！咱們啦？」鴨頸子道：「咱們這些不是學生出身的人，不去找那些麻煩！」大家都笑了。胖子向床上人道：「索性像你們可也快，只要到秘書長那裏多掛幾次號就行了。」朱嘴猴道：「你們雖說慢一點，可是一出去就是縣長科長；我們啦，不是這個稅局，就是那個監獄。」一場眼窩道：「不論那些，只要錢多！」鴨頸子道：「只要秘書長肯照顧，什麼都不在乎！五爺沒有上過學校，不是民政廳的科長，三爺也是一家庭大學」出身（沒上過學校的意思），不在仁縣當縣長啦？」

鐵鎖無意中聽着三爺的下落，還恐不是，便問道：「那個三爺？」鴨頸子看了他一眼，鼻子裏一哼道：「那個三爺？咱縣有幾個三爺？」鐵鎖便不再問了。

那柱子的話又說回來了，他還說是歸班要緊。胖子向他道：「你老弟有點遲鈍，現在已經打下了河北，正是用人時候。你還是聽上我，咱明天搭車往北平去。到那裏只要找上秘書長，個把縣長一點都不成問題……」那柱子搶着道：「我不信不歸班怎麼歸得正缺？」胖子道：「你歸班歸是山西的班，到河北有什麼用處？況且你歸班也只能歸個擇委班，有什麼用處？不找門路還不是照樣出不去嗎？」

他們正爭吵，外邊門又開了，亂七八糟進來許多人。當頭是一個戴着眼鏡的絡腮鬍大漢，一進門便向茶几上的兩個人打招呼。他看見茶几上還有未吃完的西瓜，抓起來一邊吃一邊又讓回來的人。他吃着西瓜問道：「你兩位辯論什麼？」胖子便把柱子要歸班的話說了一遍，那戴眼鏡的沒有聽完，截住便道：「屁！這會正是用人時候，只聽找着

那書長，就是掃帚把子戴上頂帽，也照樣當縣長！什麼擇委班輪委班，現在咱們先給個『擇委班』！」一說搶委班，新舊客人同聲大笑，都說「咱們也歸了班了！搶委班！」

鐵鎖雖懂不得什麼班，却懂得他們是找事的了，正看他們張牙舞爪大笑，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推道：「這是不是鐵鎖？」鐵鎖回頭一看，原來是春喜，也是跟着那個戴眼鏡的一夥道來的。他一看果然是鐵鎖，就問道：「你也當了兵？」鐵鎖正去答話，見他擠到別的人裏去，也就算了。春喜擠到床邊，向那個鴨頸子道：「讓我也坐坐飛機（在金箔上吸料子就叫坐飛機）！」說了從小草帽中取出一個小紙包，擠到床上去。

那戴眼鏡的向張先生道：「你去看看五爺給軍需處王科長寫那封信寫成了沒有？」張先生去了。那柱子問道：「把你們介紹到軍需處了？」戴眼鏡的道：「不！秘書長打電話叫我們到北平去，因為客車不好買票，準備明天借軍需處往北平的專車坐一坐。」胖子道：「是不是能多坐一兩個人？」戴眼鏡的道：「怕不行！光我們就二三十個人啦！再添你也還馬糊得過，再多了就不行了。」說着張先生已經拿出信來，戴眼鏡的接住了信，就和同來的那夥人一道又走了，春喜也包起料子趕出去。胖子趕到門邊喊道：「一定借光！」外邊答道：「可以！只能一兩個人！」

他們去了，張先生問鐵鎖道：「你怎麼認得他？」鐵鎖道：「他跟我是一個村人。」張先生道：「那人很能幹，在大同統稅局很能弄個錢。秘書長很看得起，這次打電報要的錢，他也有他，昨天他才坐火車從大同趕回來。」正說着，姨太太的娘從火車站上回來了，鐵鎖便背上料子回去交差了。

★打發河南的客人去了，參謀長立刻備了呈文送往總司令部，又叫小喜代理秘書，填寫委託狀，趕印臂章。★

四

不幾天，街上傳說在山東打了敗仗，南京的飛機又來太原下過彈，人心慌慌，山西票子也跌價了。又過幾天，總司令部給四十八師留守處下了指令，說是叫曹綏發展，請領的東西自然一件也沒有發給。參謀長接到了指令，回覆了河南來的客人，又打發小喜下豫北去找老靈回來。從這時起，留守處廚房也拆消了，站崗的也打發了，參謀長也不到那裏去了，小喜也走了，叫鐵鎖每天到參謀長那裏領一毛五分錢伙食費，住在留守處看門。起先一毛五分錢還夠吃，後來山西票一直往下狂跌，一毛五分錢只能買一斤輕米糕，去尋參謀長要求增加，參謀長說：「你找你的事去吧！那裏的門也不用看了！」這一個留守處就這樣結束了。

鐵鎖當了一個月勤務，沒有領過一個錢，小喜走了，參謀長不管，只發了一身單軍服，穿不敢穿，賣不敢賣，只好脫下包起來。他想：做辦的事自然不能穿軍服，包起來暫且放着，以後有人追問衣服，自然可以要他錢；要是沒人追問，軍服包裏面總要壞。衣服包好，他仍舊去找同來的匠人們。那些人近來找着了事，自從南京飛機到太原人砲後，各要人公館搶着打地洞，一天就給一塊山西票。鐵鎖找着他們，也跟着他們到一家周公館打地洞，晚上仍住在會館。



一天他晚上下工後走出街來，見街上的人動不動，也有靈驗也有便衣，特別有些大膽不講理的衣服和語音，街上也加了崗，好像出下什麼事！回到會館，會館的人也擠滿門，守衛的門也開了，春喜和那幾天同去拍學的幾人，都住在這裏，水上下地都是人，把他的行李給他堆在一個角落上。春喜一見錢鐘，便向他道：「你住在這裏？今天你再找個地方住吧，我們人太多！」錢鐘看那情形，又說不得理，只好去搬自己的行李。春喜又問他道：「錢唐住在哪個屋裏？」錢鐘道：「他下河溝去了。」錢鐘也想知道他為什麼回來，回答了他的話以後，就接着順便問道：「你們怎麼都回來了？」春喜道：「都回來了！閻總司令也回來了！」錢鐘聽了，仍然不懂他們為什麼回來，但也無心再問，就搬了行李仍然去找他的同行。

他的同行人很多，除了和他同來的，和他們熟識的還有幾十個，都住在太原新橋門外叫做「滿洲境」的一條街。這一帶的房子都是些小方塊，遠遠看去和箱子一樣，裏邊又是地，下雨漏得濕濕地；有的有炕，有的是就地鋪草，房租不貴，論人不論間，每人每月五毛錢。鐵鎖搬去的這地方，是一個長條院子，一排四座房，靠東的一座是兩間，住着兩個學生；其餘的三座都是三間，住的就是他們這些人。他搬去的時候，亦碰上這些匠人們吃飯。這些人，每人端着一碗小米乾飯，圍着一個青年學生聽話。這一個學生，大約有二十上下年紀，穿着個紅背心，外邊披着件藍制服，粗粗兩條紅胳膊，厚墩墩的頭髮，兩隻眼睛好像打閃，有時朝這邊有時朝那邊。圍着他的人不斷向他發問，他一答覆着。從他的話中，知道山西四軍敗了，閻錫山和汪精衛都跑回太原來了。有人問他：「他兩家爭天下，南京的飛機為什麼打到太原炸死了拉洋車的和賣絲土的？」有的

問：「咱們辛辛苦苦賺得些東西票子，如今票不值錢了，咱們該找誰去？」學生說：「所以這種戰爭，不論誰勝誰敗，咱們都要反對，因為不論他們那方面都是不顧老百姓利益。」

鐵鎖聽了一會，雖然不全懂，却覺着這個人說話很公平。他把行李安插下，到外邊買了一點東西，回來躺在舖上問一個同行道：「吃飯時候講話的那個人是那裏來的？」這個同行道：「他也是咱這院子裏的房客，在三晉高中上學，姓常，也不知道叫什麼。他的同學叫他小常，大家也跟着叫小常先生，他也不計較，這人可好嘞！跟咱們這些人很親熱，架子一點也不大，認理很真，說出來跟別的先生門不一樣。」鐵鎖近來有好多事情不明白，早想找個知書識字的先生們問問，可是這些糊塗事情又都偏出在那些知書識字的人們身上，因此只好悶着。現在見他說這位小常先生是這樣個好人，倒有心向他領個教，便向這個同行道：「要是咱們一個人去問他個什麼，他答理不答理？」這同行道：「行！這人很好談話，只要你不要不睡，談到半夜都行！」鐵鎖道：「那倒可以，只是我跟人家不熟慣。」這同行道：「這沒關係，他倒不講究這些！你要去，我可以領你去！」鐵鎖說：「可以！咱們這會就去。」說罷兩個人便往小東房裏見小常。

他們進了小東房，見小常已經點上了燈在桌邊坐着，他還有一個同學睡在炕上。這個人便向小常介紹道：「小常先生！我這個老鄉有些事情想問問你，可以不可以？」小常的眼光向他兩人一掃，隨後看着鐵鎖道：「可以！坐下！」鐵鎖便坐在他的對面。鐵鎖見小常十分漂亮精幹，反覺着自己不配跟人家談話，一時不知該從那裏談起。小常

見他很拘束，便向他道：「咱們住在一處，就跟一家人一樣，有什麼話隨便談！」鐵鎖道：「我有些事情不清楚，想領領教，可是『從小離娘，到大話長』，說起來就得一天會。」小常道：「不要緊！咱們住在一塊，今天說不完還有明天！不用擔什麼時候，到那裏算那裏。」鐵鎖想了一會道：「還是從頭說吧！」他便先介紹自己是那裏人，在案怎樣破了產，怎樣來到太原，到太原來又經過些什麼，見到些什麼……一直說到當天晚上搬出會館。他把自己的遭遇說完了然後問小常道：「我有這麼些事不明白，李如珍怎麼能永遠不倒？三爺那樣胡行怎麼除不辦罪還能作官？小喜春喜那些人怎麼，永遠吃得開？別人賣料子裏邊頭，五爺公館怎麼沒關係？土匪頭子來了怎麼也沒人捉還要當上等客人看待？師長怎麼能去拉土匪？……」他還沒有問完，小常笑嘻嘻走到他身邊在他肩上一拍道：「朋友！你真把他們看透了！如今的世界就是這樣，一點也不奇怪！」鐵鎖道：「難道上邊人也不說理嗎？」小常道：「對對對！要沒有上邊人給他們作主，他們怎麼敢那樣不說理？」鐵鎖道：「世界要就是這樣，像我們這些正經老受善人活着還有什麼盼頭？」小常道：「自然不能一直讓他是這樣，總得把這夥仗勢不說理的傢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們出來當家，世界才能有真理。」鐵鎖道：「誰能打倒人家？」小常道：「只要大家齊心，他們這夥不說理人還是少數。」鐵鎖道：「大家怎麼就齊心了？」小常道：「有個辦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細細給你講。」一說太晚了，鐵鎖聽了一聽，一院裏都睡得靜靜的了，跟他同來的那個同行不知幾時也回去睡了，他便辭了小常也回房睡去。

這晚鐵鎖回去雖然躺下了，却睡得很晚。他覺着小常是個奇怪人。凡他見過的念過

警的人，對自己這種草木之人，總是跟掌櫃對雞計一樣，一講話就是教訓，好的方面是誇獎，壞的方面是責備，從沒有見過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個把自己當成朋友的人。至於小常說的道理，他也完全懂得，他也覺着非把這些不說理人一同打倒，另換一批說理的人不成世界，只是怎樣能打倒他，遠想不運，只好等第二天再問小常。這天晚上是他近幾年來最滿意的一天，他覺世界上有小常這樣一個人，總還算像個世界。

第二天，他一邊做着工，一邊想着小常，好容易熬到天黑，他從地溝裏放下傢伙鑽出來，在街上也顧不得停站，一鼓勁跑回滿洲墳來，沒有找到自己房裏，就先到小東房找小常去。他一進去，不見小常，只見箱籠書籍亂七八糟，小常的同學在屋裏翻着他自己的行李。他進去便問道：「小常先生還沒有回來？」小常那個同學道：「小常叫人家發備司令都捉走了。」他聽了，大瞪眼裏明其妙，慌了一會，便問道：「因為什麼？」小常那個同學抬頭看了看他，含糊答道：「誰知道是什麼事？」說着他把他自己的行李搬出去。鐵鎖也不便再問，跟到外邊，見他叫了個洋車拉起來走了。這時候，鐵鎖的同行也都陸續從街上回來，一聽鐵鎖報告了這個消息，都擁着到小東房去看，靜靜的桌旁仍立在那裏，地上有幾片碎紙，一個人也沒有。景庭道：「……」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都覺着奇怪。有個常在太原的老木匠道：「恐怕是共產黨。這幾年可多捉了共產黨了，殺了的也不少。真可惜呀！都是二十來歲精精幹幹的，心學才。」鐵鎖問道：「共產黨是什麼人？」那老木匠道：「咱也不清楚，聽說總是跟咱吃的幫家不對，不贊成那些大頭兒們！」另外有幾個人亂說「恐怕就是」，小常跟他倆說

「小常是說真理的」……大家研究了半天，最後都說：「唉！可憐小常都懶人了！」……大家都替小常嘆息，小常和昨天一樣多，做下的乾飯就剩下了半鍋。

鑲鑽吃了半碗飯，再也吃不下去。他才覺着世界上只小常是第一個好人，可是只露了一兩天就不在了。他聽老和匠說還有什麼共產黨，又聽說這些人被殺了的很多。他想：既然被殺了的很多，可見這種人太少了。又想：既然被殺了的很多，沒有被殺的是不是也很多？又想：既然被殺了的很多，小常是不是也會被殺了呢？要是那樣年，回國回國他想着想着，眼裏流下淚來。這天晚上，他一整夜沒有睡着，又去問老木匠，老木匠也不知道更多的事情。

從鑲鑽傳起，他覺着活在這種世界上實在沒意思，每天雖然還給人家打地洞，可是做什麼也沒有勁了，有時想到應該回家去，有時又想着回去還不是一樣的？

### 五

就鑲鑽抽延着，一個秋天過去了，鑲鑽不斷地往外跑，他的家也很多，可是山西票子越來越不值錢，鑲鑽他們就只好做也得沒有勁了，搗糞都走了。後來閻錫山到了平往大連去了。徐泳昌帶了警備團來維持秩序，南京的飛機也不來了，各夫公體隨地也都停了工。人家一停工，鑲鑽和兩三爛還沒有走平的同伙也沒商量，隨便弄得不作回家的計劃。

這天鐵鎖和兩個同來的同行，商議回家之事。聽說路上很不好行動，龐炳勳部駐沁縣，孫殿英部駐晉城，到處有些散兵，說是查路，是是查出錢來就拿走了。他們每人都賺下一百多元山西票，雖說一元只能頂五毛，可是就算五十元錢在一個當匠人的看起來，也是很大一筆款，自然捨不得去了。好在他們都是木匠，想出個很好的藏錢辦法，就是把合縫用的長飽子挖成空筒，把票子塞進去，再把棗木底板釘上。他們準備第二天起程，這天就先把票子這樣藏了。第二天一早，三個人打好行李，就上了路。走到新南門口，鐵鎖又想起他那雙鞋仍然丟在會館，鞋還有個半新，丟了也很可惜，就和兩個同行商議，請他等一等，自己跑回去取。

這兩位同行，給他看着行李，等了差不多一點鐘，也不見他來。一輛汽車開出來了，他倆人把行李替他往一邊攔守一攔。又等了一會，他和另一個人相跟着來了，一邊走，一邊向他兩人道：「等急了麼？真倒霉！鞋也沒有找見，又聽了一回差！」兩個人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說：「春喜去大同取行李回來了，和好多人趁秘書長送親戚的汽車回來，叫我給人家往車上搬箱子！」春喜問行也認得春喜，問他道：「他在大同做什麼來？有什麼箱子？」鐵鎖道：「聽說在件廠統稅局。這些人會發財，三四口箱子都很重。」兩個人問他：「你跟他是一村人，還不能叫他的汽車捎上你？」鐵鎖道：「二百年也輪不着捎咱呀！」隨手指着同來的那個人道：「像這位先生，成天在他們公館裏跑，都擠不上啦！」他兩個同事看他來的那個人，長頸子（就是當日在五爺公館那時候攔手），穿着件黑褂，上面裹着件灰太衫，戴着禮帽，提着一個綠絨手提箱。這人見鐵鎖說他擠不上，以爲不光榮，便解釋道：「擠不上，他們人太多了！到路上要個差也

一樣，不過走慢一點。他特別說明他可以要差，來保持他的身分。鐵鎖在本原住了幾個月，也學得點事故，便向鴨頸子道：「先生！我們也想沾沾你的光！聽說路不好走，一路跟你相跟上許就不要緊了吧？」鴨頸子道：「碰上山西的機關部隊都有熟人，自然可以；要碰上外省的客軍，就難說話了，我恐怕只能顧住我。」說着強笑了一笑。

他們就這樣相跟着上了路。走了不多遠，有個差徭局，鴨頸子要了一頭毛驢騎着，他三個人挑着行李跟在後邊。

鴨頸子要的是短差，十里八里就要換一次，走了四五天才到分隸嶺。一路上雖然是遇到幾個查路的，見了鴨頸子果然客氣一點，隨便看看護照就放過去了。他們三個說是跟鴨頸子一行，也沒有十分被檢查。過了分隸嶺，有一次又遇到兩個查路兵，雖然也是山西的，情形和前幾次有些不同，把他們三個人的行李抖開，每一件衣服都捏揣過一遍，幸而他們的票子藏得好，沒有被尋出來。檢查到了鐵鎖那身軍服，鐵鎖吃了一驚，可是人家也沒有追究。後來把鴨頸子的手提箱打開，把二十塊現洋給檢查走了。

這一次以後，他們發現鴨頸子並不抵事，跟他一道走徒磨工夫；有心前邊走，又不好意思，只好仍跟他走在一起。快到一個叫「崔店」的村子，又碰上查路的，遠遠用手槍指着喊道：「站住！」四個人又嚇了一跳。站住一看，那個喊「站住」的正是小喜，還有兩個穿軍服的離得比較遠一點。小喜一看鴨頸子，笑道：「是你呀！」又向鐵鎖道：「你也回去？」鐵鎖答應着，只見小喜回頭向那兩個穿軍服的道：「自己人自己人！」又向鴨頸子道：「一天也黑了，咱們住一塊吧！」鴨頸子道：「住那裏？」小喜道：「咱們就住崔店！」又向那兩個穿軍服的道：「路上也沒人了，拿咱們的行李，咱們也走吧。」

說了便和那兩個人跑到一棟大石頭後邊，每人背出一個大包袱來。七個人相跟着來到棧店，天已大黑了。小喜走在前面，找到一家店門口，叫開門，向掌櫃下命令道：「找個乾淨房子！」掌櫃看了看他，惹不起；又看了看鐵鎖他們三個道：「你們都是三事嗎？」鐵鎖道：「我們三個是當匠人的！」掌櫃便點着燈把小喜他們四人引到正房，又把鐵鎖他們三個另引到一個房子裏。

他們四個人，高喊低叫，要吃這個要吃那個，棧店是個小地方，掌櫃一時應酬不來，換了許多罵，最後找了幾個雞蛋，給他們做的是炒雞蛋拉麵。打發他們吃過以後，才給鐵鎖他們三個坐上鍋做米飯。趕他們三個吃罷飯，天已經半夜了。

他們三個人住的房子，和正房相隔不遠，睡了之後，可以聽到正房裏談話。他們聽得鴉子說：「不要緊，明天可以隨便拿些花。」我也回去。明天跟我相跟上，就沒有人查了。」鐵鎖一個同行聽到這裏，悄悄向鐵鎖道：「你聽！小喜明天也回去。咱明天跟他相跟上，也許比那鴉子強！因為他穿是軍衣，况且又是做那一行的。」鐵鎖也悄悄道：「跟他相跟上，應酬查路的那一夥子，倘是有辦法，可是他們那些人我實在不想看見。」那個同行道：「他是和他相跟，又不是和他結親呢！」鐵鎖一想，又有點事故氣出來了。他想：今天和鴉子相跟還不是一樣的舒服，可到底還相跟了，就曉得些也好。况且自己又會給小喜當過大個師傅，就以這點關係，說出來他也不會不聽。」這樣一想，他也就邊着無可無不可了。第二天早晨，鐵鎖他們三個起了個早，先坐鍋做飯，吃着飯，正房裏那鴉子起來



難。一會，聽着他們吵起來。小喜說：「有顧大家享，你們也不能淨得現洋，把山裏票子齋推給我！」另一個河南口音的道：「這也沒有叫你吃了虧。我不過當着你是東西人，拿上山西票子總還難成個錢，替我帶回河南去存個凡巴臉，別虧本。把這些衣服都歸裏你，還不值幾百元嗎？」小喜道：「咱們也想處了個把月，也走了幾百里路，咱姓李的沒有對不起朋友的地方吧？如今你們拿上兩千多現洋，替我守個金戒指，拿一推破山西票跟幾包破衣裳來抵我，你們自己看像話不像話？有顧大家享，有事大家當，難道我姓李的不是跟你們一樣冒着性命麼？」另一個河南口音道：「老李！不要講了！咱們上擡來都是朋友，好合不如好散！這戒指你隨便拿上些，山再裏要你就屈接住！來！再拿上二百現的！」正說着，掌櫃把炒蒸餛飩上去，幾個大便不勝了，吃起飯來。吃完了飯，那兩個穿軍服的扛着沉沉兩包東西，很客氣地辭了。小喜和鴨頭走了。他兩個也不遠送，就在正房門口一點頭，然後回去收拾他們的行李。

就在這時候，鐵鎖的兩個同行備着鐵鎖，叫去跟小喜交津相跟的事，鐵鎖便去了。他一進到正房，見炕上堆着一大堆山西票子，兩包現洋，一大把金戒指，兩三大包衣服。小喜正在那裏摺衣服，叫他進去了，便向他道：「你還沒有走？」鴨頭道：「鴨頭也那樣問，鐵鎖一一答應。罷了便向他道：「聽說路上很不好走，想跟你相跟，上沾個光，可以不可？」小喜正在興頭上，笑嘻嘻答道：「行！相跟着吧！沒有什麼事！」鐵鎖見他答應了，也沒有更多的話跟他說，站在那裏看他摺衣服。他見鐵鎖閉着，便指着那些衣服道：「你給我整理一下吧！整理住包好！」鐵鎖悔不該不馬上出去，只好給他整理。鴨頭道：「你從前認得他？」小喜道：「這是我的勤婆英！跟我是一個村子裏人。」

「他已經把衣服推給鐵鎖整理，自己便去整理炕上的銀錢。他把票子整成一疊一疊地，拿起一疊來（大概有一二百元）遞給鴨頸子道：『你昨天不是把錢丟了嗎？花吧！』鴨頸子還謙讓着，小喜道：『給你！這些亂年頭，抓到手大家花了就算了。』說着把票子往鴨頸子的懷裏一塞，鴨頸子也就接受下了。小喜回頭又向鐵鎖道：『你那身軍服還在不在？』鐵鎖只當他是向自己要那身衣服，便答道：『在！一會我給你去取！不過發認張却沒有給我發過餉。』小喜道：『不是跟你要。你還把他穿上，還算我的勤務兵。這樣子到路上更好行動。行李也不用你挑，到差徭局要得差來可以給你帶上。』鐵鎖說：『我還相跟着兩個人呢！』小喜道：『帶來，就說都是我帶的人。』

一會，行李都打好了，鐵鎖挑茶和兩個同行說明，又把那身軍軍服套在棉衣外邊，鐵鎖給小喜挑着包袱，五個人相跟着出了店，往差徭局裏去。小喜道：『那兩個同行，丁撥兩個牲口三個民伕，』辦差的轎轎向外一看道：『怎麼木匠也要差？』小喜道：『真他媽的土包子！軍服就不帶木匠？』鐵鎖的兩個同行在轎外道：『我們自己挑着吧！』小喜向窗外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就自己挑着吧！』又向辦差的道：『那就兩個轎轎一個民伕吧！』辦差的撥了差，小喜和鴨頸子上了轎，辦差的和鐵鎖兩個人跟着，民伕把鐵鎖的行李和小喜的包袱捆在一處挑着，鐵鎖的兩個同行自己挑着行李跟着，一大隊七個人兩個牲口便又從棧店出發了。

小喜的包袱很重，民伕一路直發喘。鐵鎖本來不想把自己的行李給民伕加上，可是既然算小喜的勤務，又沒法不聽小喜的指揮。後來上了個坡，鐵鎖見民伕喘得很厲害，便趕到他身邊道：『担累了，我給你担一會！』民伕道：『好老爺，可不敢叫你担！』鐵

鎮道：「這怕啥！我能担！」說着就法接担子。民伏連說不敵，趕驢的搶着擔過來道：「不敢不敢！我給他担一會！」說着便接在担在自己肩上。民伏嘆了口氣道：「唉！好老總，像你老總這樣好的人可真少了！」趕驢的也說：「真少了！可有那幾人出給老總打就夠好！」

正說話間，前邊又有了查路的。一個兵正搜查兩個生意人的包袱，見小喜他們走，就向那兩個生意人說了聲「包起吧」，便溜開了。小喜在驢上看得清楚，就故意喝道：「姑往小那一部份！」嚇得那兩兵，加快腳步，頭也不回便跑了。民伏問那兩個生意人道：「沒有拿走什物吧？」生意人道：「沒有」，並且支稱小喜點頭道：「謝謝老總！不是碰上你就壞了！」小喜在驢上搖頭道：「沒有什麼事！」他媽的，這好美廝！清天白日的就截路搶人！那個趕驢的只當小喜不知道這種情形，便担着担子，搶了幾步向他道：「好老總！這不彈稀罕！這條路一天還不知道出幾回這種事呢！」鐵騎在他背後先想笑也不敢笑出來，暗想道：「你還要給他講？你給他担的那些包袱，還不是那樣查路者來抄！」

鐵騎自從又穿上軍服，覺着又倒了霉：「一路上水增飯減，問路換差，又都成了自己，的傳，本營和鴨頭子騎着牲口，連聲指揮。做雖然覺着後悔，却也想不出擺脫辦法，又只好這樣相跟着走。」

過了沁縣，各隊子，悉數換成子驢車，走起來比以前痛快了許多。過屯留城的那一天，下了一次雪，有泥水的地方，車不好走。有一次，要過二個土溝，驢子拉不過去，站住了。趕車的請他們下車，小喜和鴨頭子看見下去就要踏着泥走，不願意，硬叫他趕。

他打了驢子兩鞭，驢子跑了，小喜道：「是車輪陷得很深，低我不動。」小喜道：「你們這等支差的幹的是什麼？連個牲口也趕不了！」趕車的央告道：「老爺，實在趕不過去呀！」  
「小喜喝道：『你倒蛋，我騎你才不與向鐵鎖下命，這驢子給我牽備。』」鐵鎖從裏沒有打過人，況且見趕車的並非倒蛋，除沒有挨他，反來幫他推車，可是也推不動。趕車的仍央告他，願將下車，小喜取出鞭子照耳門打了他一鞭，趕車的用手去摸耳朵，第二下又打在他手背上，手也被打了，耳朵也破了，眼淚直往下流，用手擦擦淚，又揉了一臉鼻血。鐵鎖和他兩個同行看見這種情形，十分傷心，可是也沒法挽救。人也打了，車仍是趕不動，結果還是趕車的背著驢子鐵鎖背著小喜送過溝，然後才回來趕驢車。

當天晚上住在飽店鐵，鐵鎖向他兩個同行悄悄說：「明天咱們要跟他相阻，山頭裏看不得那些事。」他兩個同行也十分贊成，都說：「那箇土匪把咱擋了，咱也不讓做相阻，求其院過飯以後，鐵鎖和小喜說他們三個人要走出山路回去，小喜向驢頭子漢頭下裏是那漢，你明天就也穿軍衣罷。」又向鐵鎖道：「那也可以，你就把軍衣脫下來，騎他下裏鐵鎖這時只求得能分手就好，因此便把一個月頭去換來的不身單軍服脫下，交給他們，第二天彼此就分手了。」

★ ★ ★

春喜是六路汽軍坐到家可小喜是一路官差送回家了，鐵鎖也離灰山路也跑到家了，雖然還碰到幾次查路的，不過要子戒得好，沒溜失了。

山西票子越來越跌價，只靠軍餉毛錢財，小喜存動由西票。跑到晉城軍餉運販成土

這鐵鎖不會幹這一套，看着票子往下跌，乾急沒辦法。又遲了多長時間，聽說關西文向太原當綏靖主任去了，票子又回漲到兩毛五。這時正是陰曆年關，賴順爲家體面先辦以爲老閻既然又回太原，票子一定還要上漲，因此就放手接票——討賬也是山西票，買賣也是山西票。這時候，鐵鎖的一百米元山西票本來很容易推出手，不過他竟王安福放手接票子，也以爲票子還要漲，捨不得往外推，只拿出十幾元來在福順裏買了一點過年用的零碎東西。不料過了年，公事下來了，山西票子二十元抵二元，王安福自然沒法生氣，鐵鎖更是哭笑不得，半年的氣力白費了。

後來鐵鎖的票子，出了一次糧秣借款就出完了。這糧秣借款是在這以前沒有過的攤派：不打仗了，外省的軍隊駐在山西不走，飯總要吃，閻錫山每隔兩個月便給他們收一次糧秣借款，每次每一兩糧銀收一元五角。鐵鎖是外來戶，外來戶買下的地畝雖然糧銀很重，雖然只剩下五畝沙板地，却納的是上地糧，每畝是五錢七分六，每次糧秣借款該出現洋四元三毛二，合成山西票就得出八十六元四。

★

★

★

★

自從派出糧秣借款以後，不止鐵鎖出不起，除了李如珍春喜等幾家財主以外，誰也不步都出不起。小毛是閻長，因爲過了期收不起款來，偷跑了。不納有散兵討糧閻長，誰也不想當，本地戶一捏弄，就把鐵鎖選成了閻長。鐵鎖怕戴上這頂髒帽子，地也顧不得上，匠人也顧不得當，連明家夜忙着給人家取款。在這時，閻錫山發給長止（又稱「戒烟藥餅」），不過那只是官家那樣叫，老百姓都叫「信士」，兼以在鄉下也由閻長代

贖。像李和珍那些吸家，可以在小喜那裏成總買主，只有被了毒的老爺抽身，無奈再買一分半分，小喜不願支應，才找調長買官土。按當時官土，買賣土藥兩項，永遠這在別の間裏可以，鐵鎖這些外來戶，不除給誰拍得罪誰，除出去賬又難討，因此除了收銀款借款以外還要討官土賬。借款也不易收，土賬也不易討，自己要出的款也沒法討，上邊借款要得緊了，就把賣官土錢繳了借款；官土錢要得緊了，又把收起來的借款賣了官土錢；兩樣錢都不現成，上邊不論要着那一樣，就到福順昌先借幾塊錢繳上。這樣子差不多有年把工夫，客軍走了，地方上又稍稍平靜了一點，小毛看見間長又可以當了，和李和珍商量了一下，把鐵鎖的間長換了，仍舊換成小毛。鐵鎖把間長一交代，淨欠下福順昌四十多元借款，算起來有些在自己身上，好在烟鬼們身上，數目無幾，虧得差不多，只是沒有一個現錢，結果又託着楊三泰和警廳老漢去跟福順昌掌櫃王老蘭商量了，下，給人家寫了一張文書。

六

鐵鎖自從當了一次間長以後，日子過得更不如從前了，這三四年工夫，竟落得家無隔宿之糧，衣服也都是千補萬納，穿着單衣過冬。他雖然是個匠人，前是用得起匠人的家，都怕他這窮人佔小便宜，不願用他，因此裁縫找不到事，只好這裏拿三合子那裏借半斤，弄一頓吃一頓。

到了民國二十四年這一年，在家裏實在活不下去了，叫才長到八歲的小孫孫給太爺教牛車，自己又和幾個同行往離家遠一點的地方去活動，不過這次却因為沒有準備，

不能再去太原，就跟着幾個同行到縣城裏去。在城裏找到一家東家，就是當年在五爺公館吃着兩瓜談話歸班的那個胖子。這人雖衛，這幾年在那錫山的一禁烟考核處，就是實官上的總機關。當總科員，在縣裏買上幾千財，成了縣裏數一數二的大紳士，要在城裏修造府第，因此就要用匠人。鐵鎖和同去的幾個人，和包工頭講了工價，便上了工。

這一年的上半年，鐵鎖的家裏好過一點，下半年秋收以後，驟然除給福順長給了利錢以後不餘幾顆糧食。真是鐵鎖和小胖孩都不在家，光二爺一個人在家也不吃什麼。

可惜不幾天就發生了意外的事情。這公事下來了，說共產黨的軍隊從陝西過河來了，叫各地加強防共，專辦殺二千個老百姓，也不叫放走一個共產黨。縣長接住這公事，跟瘋了一樣，撤出防共保衛團和警察到處捉人——凡是路上有一兩個銅元、一兩條線、小鏡子或其他不常見的物件，都說成共產黨的暗號，逃荒的、賣薑的、貨郎担子……一切外來的生人，一天說不定要捉多少、殺多少，有一天就捉了一百五六十個。警察們每夜都打着手電筒到匠人們住的地方查好幾遍，因為搜着身上有銅元還殺了兩個匠人。這時候，匠人們固然人人怕捉，胖子東家聽說共產黨來了要殺他們這些仗勢欺過人的人，因此也懷着鬼胎無心修造了，況且天氣也冷了些，泥水也快凍了。這樣幾頭趕趁，工也停住了，鐵鎖和許多匠人轉便都解散回家。回到村，村公所裏也忙着辦防共，春喜當了公道團團長，原來也是個舊組織起來的防共團體，小喜當了防共保衛團村團長，所有壯丁一律都得當團丁，由春喜訓練。鐵鎖回去馬上就得去受訓。

這年冬天，山西軍隊調動得很忙，中央軍也來山西幫忙防共，地方上常有軍隊來往。老百姓因為經過民國十九年那次混亂，一見過兵自然人人担憂。

楊三奎的閨女巧巧，原來許給二姐的弟弟白狗。這時楊三奎最小的一個閨女，這時已長十八歲了，因為兵荒馬亂，楊三奎放心不下，便追着修福老漢給白狗娶親。修福老漢一來覺得孫孫白狗已十九歲，也是娶親的時候了，二來自己家業不大，趁這荒亂年間，一切可以簡單些，也就馬上答應，就在本年陰曆臘月三十日給白狗娶親。修福老漢雖然日子過得不怎樣好，又是外來戶，可是因他為人正直，朋友也還不少。大家也知道他被責不起，自己也都是些對付能過的小戶人家，就湊成份子買了些現成的龍鳳喜聯給他送一送禮。這地方的風俗，凡是送這種對聯的，酬客時候都是有酒無飯，一酒待百客。事過之後，修福老漢備了些酒，在剛過了陰曆年的正月初三日酬客。

這天晚上，鐵鎖也在修福老漢家替他招呼客人。熱鬧過一番之後，二般的客人都散了，只剩下像冷元他們那些比較親近一點的鄰居們和林縣的鄉親們，大家因為才過了年沒有什麼事，就仍然圍着酒桌，喝着剩下來的一壺酒說閒話。他們談來談去，談到共共的事情上，冷元向鐵鎖道：「不喜波天給咱們講，說共產黨殺人如割草，可是誰也沒有真正見過。你是登過大碼頭走過太原的，你是不是見過啦？」

這一問，勾起鐵鎖的話來了；鐵鎖自那從太原回來之後，直到現在，因為一個「好」一個「窮」，從沒有跟別人談過心。他並不是沒有心病話，只是沒有說過。他自從進上小常，四五年来一天也沒有忘記，永遠以為小常是天下第一個好人，每遇上看不過



恨的事。就想起小常向他說的話：「總得把這夥仗勢勦不說理的傢伙們一齊打倒，由我們這些真正派派的老百姓出來當家，世界才能有真理。」當年他聽老朱說小常是共產黨，又聽說自從民國十六年閻錫山就起兵共產黨來了，他就以為共產黨是小常這類人，可惜以後再聽有人說起，直到五六年後的現在，才又聽說起這個名子來。他在城裏初聽說共產黨過了河，他非常高興，以為這一下就可以把那些仗勢欺人的壞傢伙們一齊打倒了，後來見縣裏幾人殺得那麼多，軍隊調動得那麼忙，他又以為打倒這些壞傢伙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壞傢伙們有權，有官府的勢力給他撐腰。不過他這時候的想法和五六年前不同了：在五六年前他還以為像小常這種人數目總不多，成不了事。當時他聽說共產黨能打過黃河來佔好幾縣，又見那些壞傢伙們十分驚慌，他想這勢力是那麼不小，雖然一時勝不過官府勢力，再長幾年一定還會更大，因為他還記得小常說：「真裏大家齊心，這些壞傢伙們還是少數。」他記得小常還說過：「有辦法能叫大家齊心。」可惜他還沒有把這辦法告自己說，就叫人家把他捉走了。他想現在打過河來這些人一定是懂得這個辦法的。時打倒這地方，一定會把這辦法也告大家說。他既然有這辦法，套那辦法，就在這年冬天，雖然這還是窮日子，心裏却特別高興。不論聽小常說這些人脫共產黨怎樣，他聽得只是暗笑，心裏暗暗罵：「共產黨來了就變態你們這些傢伙們呀！看你這能逞幾天霸。」這些都只是他心裏的話，並不會向人說過。這天晚上冷元問起他來，他正盤着一肚子話沒處說，又是才過了年，又都是些自己人，剛才又多喝了幾盅酒，因此說話得興頭就上來了。他說：「我見過一團，不過說起來話長，你們都聽不聽？」大家與那裏恭喜喜副了幾個月，也沒有見過一團共產黨，自然都很願意聽。都說：「你說吧！」

區區開天沒有什麼難且這睡一會有什麼要緊？鐵鎖一縱身躍在椅子止，又自己覺得賜手一盞酒，把腰一挺頭一揚，說起他在太原時代的事情來。鐵鎖活了三十歲，從來也沒有這天晚上高興，說的話也乾脆有趣，聽的人雖然也聽過好多先生們演說，都以為誰也不知道鐵鎖。他這種在太原風的勁甚或武官員——如秦雲夢、小喜、河南徐、吳曉侯、鴨領子、場眼鏡、胖子、杜新等這些人物，故事，跟說書書一樣，枝枝葉葉說得個詳細，說到滿洲墳場常常，把小喜這個人和他講的話說得更細緻，叫聽的人聽得就眼淚了。常常上講，說到滿洲墳場被人家捉去，他自己吊下深來，聽的人也個個佩服。最後他才說出「第一關老徐區區常常是共產黨人」。

他的話聽著，聽的人都十分滿意。大家成天聽小喜說共產黨見人熟練，見房就鑽，早就有些大信，以為本不近情理，以為世界上那有這專門殺人的事。現在聽鐵鎖這樣一說，才更證明了小喜他們確在那裏造謠。冷元又問道：「這麼說來，共產黨是辦好事的，為什麼什麼還要防其地？」沒有等鐵鎖開口，就有人替他答道：「你就拿種辦防其的都是些什麼人？像鐵鎖說的那些參謀長啦，三爺五爺啦，五爺公館那一幕幕，保像放八當十的六太爺啦，鄉村的村長啦，小喜春喜啦……他們自然要防其，因為共產黨不來是他們的世界，來時他們就再不得逞威風了。他們怎麼能不反對啦？」冷元道：「這怎麼說起來，咱們當防其保衛軍，是給人家當了看門狗了麼？」大家齊笑道：「那當然是。」一話談到這裏，夜已深了，大家也就散了。

這幾個聽了鐵鎖談話的人，都以爲共產黨是好人。雖然人家防範得過嚴，誰也不敢公開說共產黨的好處，可是誰沒有個親近的朋友，一傳十，十傳百，不幾天這村裏的好

人都知道小喜奉喜他們那一套訓練是騙人的了。幸而沒大很跟小喜奉喜那幫小賊。因此他們不知道這層話。只不過覺着防共團的團丁們越來越鬆懈了。

★

★

★

★

「共產黨專打小喜他們那類壞傢伙，不論老百姓，這個消息越傳越普遍，傳得久了，小喜奉喜他們多少聽夠些風，着實悶起來，誰也聽的是謊言，都不知道是從那裏傳來的。可惜後來仍然絲毫沒惹出事來，這話又是冷元那個冒失鬼說漏了的。」

原來楊三奎的小閨女巧巧長得十分清秀，出嫁以後當了新媳婦，穿得更整齊一點，更覺可愛，都說是一村裏頭一個好媳婦。小喜是個酒色之徒，自己也不講個大小，見那家有好媳婦，就有一搭沒一搭到那家裏閑坐，自從巧巧嫁了，他就常到白狗那裏去。白狗這人，他家裏對他也沒有辦法，本個懶漢也惹不起他。他來了，大家也只好出着不發各做各的活。等他坐得沒意思，自己進門去，冷元在白狗家裏，白狗和他談起些零碎樣輕賤，冷元說：「你共產黨怎麼直到如今還不來？你姐夫是幫來，就講來小喜他們那幾壞傢伙嗎？」這時時候小喜剛剛走到院裏，聽見這話，就躡着脚步返回走了。

小喜回去把這話同韓喜說了，奉喜道：「幾天正因為防共又有成績受了區團長的批評，就時坐把這事當成一張報告呈給團長，算做自己的勤勞。區團報縣團，縣團報縣府，縣府便派警察捉去重鎮區。」

要是單半年的話，區團報縣府，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五年，那時候，一來共產黨又對回陝西去，重鎮防共的哪裏有那勤勞，再着這位縣長太爺在二十一年終次殺人最





「又聽說真正的共產黨並不拒絕了，又聽說歐陽公認爲天下第一個好漢，你想他該是怎樣高興呢？他連連點頭暗道：『這道說又覺得世界了！』他雖跟小常拉着手並肩走着，却時時扭轉頭看小常，好像怕他跑了去樣。街市的熱鬧，像京廣雜貨、飯館酒店、糧食菜市、菜攤肉舖，人人擠入，人在他看來還不在意，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身身邊邊有個小常。」

不大工夫，劉連生到機關會，小常請他吃了幾茶以後，就問起他近幾年來裏的情形來。鐵鎖自從從太原回來以後，六七年來又經過了四肚子氣，真懶不得找小常這樣一個大驢驢。這時見了原人，如何肯不談些瑣碎事情。小常不耐煩聽，只從簡短處說。小常反要他說得詳細一點，聽不明的地方還要問在箇底細。說到人名地名說問他是那幾個字。聽上邊聽，小常一邊用筆記。劉連生說：『天啊！生來這小常就留他在會裏吃飯，吃飯時候又把他介紹給五善鎮駐會主任的同志們認識。吃過飯，仍然接着談，把村裏誰是村長誰是公道團長誰是防共保衛團長，每天起來都幹些什麼勾當，自己因什麼被關起來，作了一年多苦工……』說得詳細談得真。談完以後，小常向他道：『我們這裏派人到你村去過一次，不過像你說的那些情形，去的人還沒有了解。現在你村裏也有一點小變動，一說着他會離開去的人寄來的報告，信着實實。』村裏換成外村人，傳動說是在太原受過訓的。李如珍成了村副。防共保衛團改成了抗日保衛隊了，不過隊長還是李耀唐（就是小喜），公道團長還是李耀唐（春喜）。』

鐵鎖聽了這種變動，嘆了一口氣道：『難道李如珍小喜春喜這些人的勢力是鐵鎖定莊子嗎？爲什麼換來換去還是他們？』『並不是說過，非把這些壞傢伙們打倒，世界不能有』

「真理」嗎？你不是說過『有個辦法能叫大家齊心』嗎？可惜那時候你沒有告我說這個辦法就叫人家把你捉走了。如今我只要領這個教員，小常哈哈大笑道：『好我的老朋友！你真是個熱心熱腸的人！這個辦法我今天可以告訴你了；這個辦法並不會怪，就是『要把大家組織起來』。這組織也很簡單，以後我們慢慢談吧！我們聯盟會就是專門來幹這事的，不只要對付這些傢伙，還要對付那些抗日的奉命主義，不過不要聽這些傢伙們說多數的好老百姓被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如何還有心抗日？這些事層層說不明白，一兩天我就要到你們那一區的各村去，也可以先到你們村子裏看看，到那時我們再詳細談吧！你一年多了還沒有回去呀，所以先問去看一下，等幾天我就去了。』小常見他這樣熱心，連聲答道：『可以可以！你就先參加我們聯盟會吧！』說着就給他拿出一份聯盟會組織章程，小常看了一遍，給他講解了一下，然後叫他寫字不會。她說寫不好，小常便叫他寫，小常寫得不好，寫完又遞給他看，小常說：『就照這樣收會費，以後對。』他看完了走開，小常給他寫信，寫完又遞給他看，小常說：『就照這樣收會費，以後有什麼要作的，大家開會商量去辦，這就組織起來了。』又給他拿了幾分組織章程道：『你回去見了你自己以為真正的好人，就可以問他願意入會不；他要願意，你就可以算他的介紹人介紹他入會，我們派出去那個同志姓王，還在你們那一帶工作，誰想入會，請以我為憑，我願以給他寫個信。』說着他便寫了個信交給鐵鎖。

太陽落山的時候，鐵鎖才辭了小常回自己住處，半年多的那個圈子裏收拾行李，他回

去見人已經走完了，烟也停了，只剩自己一傢破被褥件破衣服堆在七零八落的舖草堆裏。他攪這些東西捆好以後，天已黑了，沒錢住店，只好仍到鐵盟會找着小常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小常文燦燦地過早飯，他便回家去了。

★

★

★

★

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肚子高興覺得他要說話，可是只有他一個人，想說也沒處說，有時唱幾句戲，有時仰天大呼一聲，一羣就改變個世界了！一八十里冰跑步，一直跑到村子裏去。這時正是收罷秋的時候，村裏好多人都在打穀場上翻草，太陽雖落了却還可以撒一陣活，見他回來，就都馬上停了手，圍着他來問詢。孩子們報告了一頓，二頓也翻場上來着他。

他第一個消息自然是報告「小常來啦」。這個消息剛一出口，一團子眼睛一下子都睜大了許多，一齊同聲問道：「真的？在哪裏？」他便把在縣署裏小常的一段經過說了一遍。原來這村裏知道小常的也不過長壽寺正月初三在修廟老漢家聽鐵鎖鎖着的那幾個人，可是自鐵鎖被捕以後知道的人就愈來愈多，因為鐵鎖一被捕，難得想起來總是爲什麼來，結果就從冷元口中把鐵鎖那天晚上談的話原封不動地說出來，後來漸漸知道了，又把冷元弄到廟裏，再細細說了一遍。在冷元是借冷元的話說明鐵鎖與共產黨有這關係，以便加重他的罪，可是說好之後，反覺全村人都知道世界上有像這樣一個人了。大家這會兒鐵鎖說小常原來幾天來，都說出來了可要看看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這天晚上，鐵鎖又到修福老那裏問他近來村裏辦公人的變動，修福老漢說的和平常接到王同志的報告差不多，只是又說這位新來的村長，是春書一個同學，說是受過訓，也不過是嘴一會說說，在村裏的空話，辦起事來還跟李如珍是一股勁，實際上還跟李如珍是村長一樣。又說到聯盟會派來的王同志，修福老漢道：「這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說話很伶俐，字寫得也很好，可惜人太年輕，不通事故。他來那幾天，正是收秋時候，大家忙得喘不過氣來，他偏要在這時候召集大家開會。老宋打了幾遍鐘，可是人都在地裏，只有集了七八個老漢跟幾個六七歲的小孩子，他不知道是因為人忙，還說大家不熱心。」鐵鎖又說到小常叫他回來組織聯盟會，修福老漢道：「已經組織起來了，我看那也沒有什麼用處。」鐵鎖覺着奇怪，忙問道：「幾時組織的？誰來組織的？」修福老漢道：「這是在正的那個孩子來的時候，叫村長給他找個能熱心為大家辦事的人，忙時候，正那人都沒工夫，村長給他找了個小毛陪他坐了半天。他走後，小毛跟村裏人說人家託他組織聯盟會，前天才挨戶造名冊，可不知道報上去了沒有。」鐵鎖聽罷搖着頭道：「想不到這些傢伙們這樣透脫，那一個繩子也不誤壞！」

他雖然白天跑了八十里路，晚上又談了一會話，回去仍然沒有睡着。自他被捕以後，二爺到城裏去探過他三次：第一次人家說還沒有判決，不讓見面，第二次第三次，雖然見了，又只是隔着門說了不幾句話，人家就讓她走了，因此也沒有看清自己的丈夫變成了什麼樣子，只是盼望他能早些出來就是了。這時，人是回來了，可是身上蹭得得變了樣子：頭髮像貼在頭上的苞片子，臉像個黃梨，袖子破得像兩把破蒲扇，滿身髒得像塗了一漆，兩肘，兩膝，肩膀，屁股都露着皮，大小風子從衣服的窟窿裏爬進去爬出來

一扭見人家把自己的男人體成這個樣子，自然十分傷心。便問起他在縣裏是怎麼過，聽鐵鎖說到怎樣過，十年的老倉米米湯，怎樣睡在草堆裏，拍多麼重的抬桿，挨多麼粗的鞭子……惹得他住聲頓哭起來。鐵鎖從小就心軟，這幾年雖說磨煉得硬了一點，可是一年多沒有見上個親人，這會見有人這樣憐惜自己，如何能不心動，因此也忍不住與她對哭。兩口子哭了一會，一扭又說了說近二年來家裏的困難，最後鐵鎖又告她說世界變了，不久就要想法打倒那些壞傢伙，說着天就黑了。

八

一扭雖然過的是窮日子，却不再累了身，雖是補補納納的，也要洗得乾淨一點，鐵鎖這人她以為再也見不得人，馬上便要給他洗補。窟窿又多，又沒有補釘布，只好拿上被子等。

一扭到河裏去洗衣服，家裏再沒有別人，鄰居們來看他，他只好輪着講話；鄰居們走了，他就做他自己的事。他權：一小常說組織起來就是辦法，也說的是組織好人，像小手這些東西，本來就是那些壞傢伙的尾巴，組織進去一定不能有什麼好處。一小常給他寫的信他還帶着，在路上還打算一到家就先去找王同志，到這會着起來這王同志也不行，因此就決定暫且不去找他。小毛既然也在村裏組織，自己就且不去組織，免得跟他混在一起，還是再琢磨裏去一趟，先把這些情形帶給小常知道。小毛吃飯時裝作帶元們一夥人又端着碗來跟他閑談，說到組織機關會，大家也說二要想法子不跟小毛這些人碰夥，免得外人認不清咱們是幹什麼的一。這樣一說，辦法幫助他打定了弄到縣裏見

小常的生意，他更想等這天補好衣裳，第七天就...

氣冷丁，洗出來的衣服不乾乾的，這等時候，只有...

衣服太破，值補到快吃晚飯，才補完，個上...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的個機望會的特派員要找他，他問老宋道：「是...

們是老朋友！說着和鐵鎖程行一下手，讓牠坐下。鐵鎖這種場面，談不脫話來，村長他們見着，插嘴道：「個個珠全不相識的，老吐舌頭，然地沒有什麼要談的話，全真得打上一頓。」

小常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鐵鎖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長城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去人很多，便道：『我就在外邊逛逛，說着就坐在欄杆上，看的人越聚越多，小常

見他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到小常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冷元道：『這話不曉得，姓活動的地方，就站起來向鐵鎖道：『我上你家裏看看去！』





誰能說得出那個人來？說說去說說來。

「這世界聽話。」小鐵拳湯溪得只剩下半個。鐵鎖見小常講完半話，就把他招待到自已家裏。一邊吃飯，一邊向他談近來村裏的情形。白狗冷元們幾個特別熱心時事的人，來回吃吃飯就先跑到鐵鎖家裏來問長問短。當鐵鎖把王同志來了以後，小毛在村裏組織鐵鎖會的事說出來，小常道：「王同志一來，大家都不了解村裏的情形，因此鐵鎖把小毛當成野人，這我可以給他寫個信，提醒他一下。以後他來了，你們也可以再把他裏的情形向他細談一下。小毛造那個名冊，我們不承認他；我們這鐵鎖會的組織章程，是要叫入會的人，先了解我們的主張，然後每個人自願的填上介紹人填上志願書，才能算我們的會員。」鐵鎖道：「他造的名冊我們可以不承認；可是他自已入會是王同志介紹的，怎麼才能把他弄了呢？」小常笑道：「這個我想可以不用吧！他從前為人雖說不好，現在只要他不反對我們的主張，我們能不叫人家救國嗎？」冷元攪着道：「不行不行！他跟我們是兩股勁，怎麼能不反對我們的主張？像你說那『存錢的出錢』，我先行知道鐵鎖不會實行。他雖是個存錢的，可是進得出不得，跟着李德珍說『可以！』小常道：「這也不怕他；只要他入了會，就得叫他實行會裏的主張；什麼時候不實行我們的主張，我們全家就辦除他出會。」湯道笑向鐵鎖道：「這也可以，以後存了出錢的事，就叫他出錢；他不出錢，就辦他出會。」白狗跟另外幾個青年都向冷元笑道：「對！這麼着管保開除了他！」小常笑向他們道：「不許人家變好了？」冷元道：「還變什麼啦？青領已經變硬了！」小常道：「不過咱們既然收下他，還是盼他變好；實在變不過來，那只好不弄他。」冷元道：「不要小毛的問題，就談到這裏算了，冷元他們幾個人又問了

要辦的事，也都回家吃飯去。小常寫了一封信，交給鐵鎖，叫他第二天早晨到區上去叫王同志，鐵鎖便送他回廟裏睡去。

★

★

★

★

小常在鐵鎖門口講話的時候，小毛也在那裏聽；後來小常講完了話到鐵鎖家裏去了，小毛趕緊跑到廟裏向村長報告他們報告說小常說了些什麼什麼。報告說：「這樣看來，他們跟我們是反對的。不過這機關會現在的勢力很大，要死死抓住這機會，把他抓到咱們手裏。你既然跟那個姓王的孩子接過頭，又造了名冊，你自然是這村裏第一個會員了，那你今天晚上就向這特派員報告工作。要跟他表示親近一點！」小毛又跟他計劃了平會對付小常的話，小常就回去了。他一見小常，就站起來低聲下氣道：「回來了特派員！我正說去接你哩！老宋！倒茶！」老宋倒上茶來，小喜又接着道：「累了吧特派員！你講的話真好！真善！非本家組織起來不能救國！我自從聽說日本打進咱中國來，早就急得不行了，可憐奮力也使不上，不知道該怎樣才能救國。那天咱會裏的王工作員來了，要找我個能熱心給大家辦事的人，村長就找到我名下，我也辦不了什麼事，只是好為大家的事跑個腿幫幫忙，村長既然找到我名下，我就來了。一見了王工作員，我們兩人就說辦了，王工作員就託我在村裏組織機關會。如今也組織好了，昨天晚上才造好名冊，正預備往上報，特派員就來了。」他說到這裏，就將村長的桌上取過他新造的名冊來遞給小常道：「特派員！你看！人還不少！」小常聽見他一個特派員一兩個特派員的話，也說得順流流地，想道：「怪不得王同志上他的當，這傢伙嘴上還有兩下子。」然後他取出名冊，拿書接住沒有翻開就放在桌上道：「明天再看吧！今天實在累了！」他



見小常不願意再談下去，也就順着小常道：「對！特派員跑了路了，就早點歇吧！老宋！給特派員打鋪！」說着他便走出來了。

★

★

★

★

那一邊，冷元們從鐵鎖家裏回去吃了飯，又聚到修福老漢家裏去談組織起來的事。他們一致都覺着鐵鎖說得對，小常就是他們見過的人裏邊第一個好人。白狗說：「這回可不要錯過，趕緊請人家組織咱們一下！」只有小常說的不能不叫小毛入會，他們不贊成。有一個說：「到組織的時候，只要小毛說話，咱們就碰他。冷元哥！你會說扔磚頭話，多多給咱碰小毛幾傢伙！」又有個說：「是平常時候不敢說吧，會說扔磚頭話的人多啦！白狗還不是冷元的大徒弟？」還有幾個青年說：「我是二徒弟」「我是三徒弟」……修福老漢說：「要看勢，也不要太過火了！」冷元說：「不怕！你不聽小常說以後大家都要有權啦嗎？只要說到理上，他能把咱們怎麼樣？我看這世界已經變了些了，要不小常這些人怎麼能大搖大擺來組織咱們來？」有的說：「對，膽子放大些吧！」七嘴八舌吵了一會，都主張痛痛快快碰小毛一頓。

★

★

★

★

第二天早晨，鐵鎖到區上叫主工作員去了，小常在廟裏等着。他坐着沒事，就在廟裏來回游玩。這廟院，上半院仍是神像估着，下半院東西兩座大房子，一邊是公道園，一邊是村公所，正南戲台下邊是廚房，東南是大門，西南角房是自衛隊隊部；左看右看

與

，也沒有個房子能叫鐵盟會佔。他見大門內還有坐東朝西一間小屋宇，開門一看老宋住在裏邊。老宋問他要什麼，他說：「沒有事！我是開玩笑。」說着隨手又給他把門閉住。這時候，大門忽然開了個縫，一個很精幹的青年伸進一顆頭來。這個青年看見有人，正把頸子往回一縮，忽然認得是小常，便笑道：「我當是村長來！」他又把門縫開大了一點進來了，原來是白狗。小常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子，却見過他——頭天晚上在碾道講完了話，他也到鐵鎖家裏去，還問長問短。小常笑向他道：「是村長你就不敢進來了？」白狗嘻嘻地笑了。小常問他道：「你找誰？」白狗道：「就找你！」小常道：「找我做什麼？」白狗道：「問問你幾時還給我們講話啦。」小常道：「大家這幾天還忙不忙？」白狗道：「不很忙了，都殺地啦。大家都想聽你講話。只要你說定幾時講，談一談也不要緊！」小常道：「晌午再決定吧！決定了我通知你們！」白狗答應着去了，小常就仍回公所的房子裏來。

他叫村長給鐵盟會找個辦事的地方，村長說廟裏沒有房子了，村裏還有一座公房，從前是打更的住的地方，這會空着，可以用。村長不願意叫鐵盟會到廟裏來，怕他們來了以後，自己跟李如珍春喜小喜這些人談起什麼來不方便；小常覺着廟裏既然有村公所、公道團，平常的老百姓就不願意進來，這種成見馬上還打不破，況且談起村裏的壞傢伙們來也不方便，因此也不願意把地點弄到廟裏來；這樣兩方的心專一湊合，就決定用廟外的地方了。

早飯時候，鐵鎖也回來了，王工作員也來了，大家先去看過房子，決定就在這裏。鐵鎖馬上去叫了十幾個人來，掃地的掃地，糊窗的糊窗，墨火爐、借桌凳……，不多一

會就把個房子收拾得像個樣子。小毛雖然也在裏邊手忙腳亂賣弄他的熱心，可是大家都不管理他，又放聲笑笑鬧鬧叫他看。

小常跟王工作員談了一會村情，又叫他以後對那些大那些事不明白時候多問鐵鎖。他們又決定就在本天午飯以後，再開一個羣衆大會，重新給大家談一談鐵鎖的行動綱領和組織綱領，然後叫大家自動入會。

晌午白狗又來問小常幾時講話，小常就順便告他說吃過午飯要開個羣衆會。他聽了以後，端着碗滿村跑，一會全村就都知道了。小常吃過飯，向村長說要在下午召開個羣衆會，村長答應着，正吩咐老宋去打鑼，白狗就跑進來向小常道：「特派員！請你到東坊（就是上午散拾的那間房子）門口去講話啦！」小常道：「知道了！正說着去打鑼鑼合啦！」白狗道：「不用打了！人都到齊了！」說着小毛也跑進來請小常去講話，並且又把那個名冊從桌上拿起來道：「拿上項的名冊點點名！」小常正準備處理這個名冊的事，見他拿來了，也不禁止。

到了東坊門口，男男女女早已坐下一木羣。跟坐在戲台下等開戲一樣。不知道是那幾個人懂得敲鑼，當敲鑼走近的時候，有兩三個人拍起手來，有些孩子們跟着拍，慢慢全場上也就跟着捧起來了。早有人在東坊階台上放了一張桌，大家都面朝着那裏，小常知道那就是講台，便走上去，王工作員跟上去，小毛也跟上去把名冊恭恭敬敬遞給小常。

鼓聲聲停了，人都靜下來，小常翻開名冊。這時小毛看見用起他的名冊來了，十分得意，冷元鐵鎖他們幾個人却都搖頭，暗想道：「昨天晚上不是說不承認他那個名冊嗎？」

「爲什麼還要用他？」只見小常看着最後一輛名字叫道：「霍黑小！」一個三十來歲的人站起來，道：「在這人是河南帶縣來的，一個逃荒的，穿的衣裳，粗看好像掛了幾片破布。他好像不敢見人，站起來答了一聲，又把頭低下。小常問他道：「你因爲什麼入會？」霍黑小用他那豫北話答道：「俺不知道。」小常又問道：「誰介紹你？」他抬起頭來反問道：「爲啥呀？」小常又說了一遍，他仍用他那豫北話道：「俺不懂！」冷元他們那些扔磚頭，早就預備好了，這個說「誰也不懂」，那個說「只有小毛一個人懂得」，小毛急了，便向霍黑小發話道：「不是我介紹的你？」霍黑小道：「你問我多大歲數，寫了我個名，我也不知道是弄啥嘞呀？」扔磚頭話跟着又都出來了：「查戶口嘞！」「挑壯丁嘞！」「練習字嘞！」……小常便正正經經向小毛道：「同志！這樣字發展會員是不對的！你想他們連會裏的行動綱領組織綱領都不懂，那裏會有作用嘞？」小毛分辨道：「他是個外路貨，不懂話。我不過把他浮記在後邊，本來就沒有算他話。」小常道：「嘿！原是這樣？那就再問問本地人吧。」小常又翻開名冊，從頭一名李如珍問起。李如珍答了幾句籠統話，也說不出具體要做些什麼來。小常挨着一個一個往下問，有的老實實說「不知道」，有的故意說些風涼話。比方說「爲了敬老爺」，「爲了娶老婆」……小常問了兩張以後，便停住了問，又正正經經向小毛道：「不行！咱們事前的宣傳工作不夠！」又向大家道：「我也不再往下問了，看樣子是難也不了解。我們這個會，特別要講究自願，總得宣傳的人先把會的綱領講明白，誰贊成我們的綱領，自己找兩個會員來介紹，再經過當地的分會組織委員准許，然後填了志願書，才能算本會會員。現在這個名冊作爲無效，咱們再重新宣傳重新組織。冷元他們幾個人齊喊道：「對！」

元道：「又可惜把好幾張紙糟踏了！」小常接着道：「現在我先把機盟會的行動綱領與大家談談。」接着就本着機盟會行動綱領的精神，用老百姓的話演義了一番，說得全村男男女女都知道機盟會是幹甚的了。

他講完了行動綱領以後，又說道：「現在大家既然知道機盟會是幹什麼的了，難道幹這些事就可以自動報名。這個名冊上的人，都沒有按入會的章程入會，按章程入會的，在你們村子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鐵鎖同志，我介紹的；一個是小毛同志，王同志介紹的……」才提出小毛的名子，大家轟隆轟隆嚷嚷起來：「不要小毛！」「不要狗尾巴！」……白狗故意擠到前邊大聲道：「爲什麼不要？特派員說過『有錢的出錢』，人家還有錢，有了人家，會裏花錢不困難！」又有人說：「會裏不用什麼錢！不要他！」又有人說：「怎麼不用錢？花錢路多啦！打日本能不用槍？教人家老叔給咱買幾條槍！」又有人說：「你怕他不給你買啦？跟着龍王吃賀雨可以，叫他出錢呀？」冷元說：「可不能由他！你不聽特派員說『會員得照住綱領辦事』嗎？『有錢的出錢』是『綱領』，只要他是個會員！」……小毛聽到要他出錢，已經有點後悔，却也不好推辭，正在躊躇，又聽有個人說「出錢也不要他」，他便就住這句話道：「大家實在跟我過不去，不算好了！」又向小常道：「特派員！入了會還能退出不能？」小常道：「在咱們的綱章程上看，出入都是自由的，不過能不退，出還是不退出好，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小毛低聲道：「不！大家跟我心學不投，不要因爲我一個人弄得會裏不和氣！」他滿臉小常不知道他的爲人，才找了幾句大公無私的話來實弄，好像真能爲大家犧牲自己。小常早已猜着他是被大家叫出錢的話嚇住了才要退出，可是也不揭破他的底，也很

「那你看吧！完全由你！」他見准他退出，陰不以爲恥，反而趕緊與小常明道：「大家不用說了，我已經請准特派員退出了！」全場鼓掌大笑。

小常怕小毛面子上不好看，本不想在當場宣佈，這會見他自己宣佈了，也就宣佈：「小毛同志既然一再要退出，我們以後也只好請他在會外幫忙吧！這麼一來，你母子裏現在只剩鐵鎖一個人是會員了。自今天晚上起，我跟王同志就都住在這新房子裏，請想入會就可以到這裏報名。我，王同志，還有鐵鎖，我們三個都可以當介紹人。我們要到別的村裏走走，王同志可以多住幾天，幫你們成立村分會。」談到這裏，會就散了。

當晚，冷元白狗等六七個熱心的人，到村裏一轉，報名的就有三十多個。小常見得這樣順利，次日也沒有走，當下就開了成立大會，選出負責人——鐵鎖是秘書，楊老漢的組織委員，冷元的宣傳委員。負責人選出後，小常和王工作員又指導着他們了小組，選了小組長，定下會議制度，這個會就算成立了。

## 九

下午開過了村機盟分會的成立大會，晚上，小常、王工作員，正跟鐵鎖他們幾個熱心的青年人閒談話，忽然來了個穿長衣服的中年人，拿着個名片遞給小常，說道：「姓王員！後爹叫我來請你跟王同志到我們舖裏坐一坐！」小常接住片子一看，上邊有個名字是「王安福」，便問鐵鎖道：「這是那一位？怎麼沒有聽你是過？」冷元在旁搶着道：「是村裏福順昌的老掌櫃，年輕時候走過天津，是個很開通的老人家。自從聽說日本

進來，他每逢縣裏區裏有人來了，總要打聽一下，便打得怎麼樣。一別的人也說：「去罷！你給老漢說些打勝仗的消息，老漢可高興啦，這人就往外傳！」小常說了聲「好吧」，便同王工作員，跟着王安的兒子到福順裏來。

他們走近舖門，一個蒼白鬍鬚的高鼻梁老漢迎出來，規規矩矩摘了他的老花眼鏡向他們點頭，又把眼鏡戴上，然後把他們讓到櫃房。櫃房的桌子上早擺好了茶盤——一盞酒，幾碟子菜——雖不過是些鷄子豆腐常用之物，却也弄得鮮明乾淨。小常一見這樣子，好像是有甚要求——前些時候，城裏有幾個士紳，因為想逃避合理負擔，就弄過幾次這種場面——可是既然來了，也只好坐下，他想如果他提出什麼不合理的要求，根據在城裏的經驗，就是吃了酒飯，仍舊可以推開。

小常這一回可沒有猜對。王安廝跟那些人不一樣，完全沒有那個意思。他對別的從縣裏區裏來的人，也沒有這樣舖張過，這時對小常，完全是誠心誠意的另眼看待。七七事變後，兩三個月工夫日本就打進山西的雁門關來，這完全出他意料之外。他每聽到一次日本前進的消息，都要焦急地搖着他的蒼白頭髮說：「這這這中國的軍隊都到那裏去了？」他不明白這仗究竟是怎樣打的，問受過訓的村長，村長也說不出道理來，問縣裏區裏來的人，那些人有的只能告訴他些失敗的消息，有的連這消息也沒有他自己知道的多，道理更說不上；雖然也有人來組織這個「團」那個「會」，又都是小喜春喜一類人主持的，也不過只造些名冊，看樣子屁也不搗；他正不知照這樣下去將來要弄成個什麼局面，忽然聽說小常來了，他覺着這一下就可以問個底細了。小常這人，他也從從錢銀被捕以後才聽到的。當時是反共時期，他不敢公開贊成，只是暗暗稱贊，因為他也早覺

着「非把那些仗勢欺人的壞傢伙一齊打倒，世界不會有公理」，只是聽說小常是共產黨，這點他不滿意。春喜他們說共產黨殺人放火他是不信的，他對於共產黨，只是從字面上解釋——以爲共產黨一來，產業就不分你的我的，一齊成了大家的——他自己在腦子裏製造了這麼個共產黨影子，他就根據這個想道：「要是那樣，大家都想坐着吃。難道要生產？」他聽人說過小常這個人以後，他常想：「那樣一個好人，可惜是個共產黨！」這次小常來了，他也跟大家一樣，黑天半夜拄着棍子到鐵鎖門口聽小常講話，第二天晌午在更坊門口開羣衆大會，他也是早早就到，一直陪着眼睛聽到底。聽過這兩次話以後，他更覺着小常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認真、見識遠、看得深、說得透。他還特別留心聽聽關於共產黨的事，可是小常兩次都沒有提。這次他請小常，除了想問問抗戰將來要弄個什麼結果，還想問問小常究竟是不是共產黨。

他陪着小常和王工作員吃過酒，伙計端上飯來。他們原是吃過飯的，又隨便少吃了。一點就算了。酒飯過後，王安福老漢便問起抗戰的局面來。小常見他問的是這個，覺着這老漢果是熱心國事的人，就先把近幾個月來敵人的軍事部署和各戰場的作戰情形，很有系統地報告了一番，又把中共毛主席答記者問時說的持久戰的道理講了一下（那時「持久戰」一書還沒有出版）。王安福老漢是走過大碼頭的，很願意知道空面的事，可惜別的從區裏縣裏來的人，只能談些零星消息，弄得他越聽越發急，這會聽着小常的話，覺着眉目清醒，也不用不着插嘴問長問短。他每聽到一個段落，都像醒了一場夢，都要把頸子一擰，用頭繞一個圈子道：「唔——是——是！」等小常把話講完，他更呆了一大會沒有說什麼，最後纔着眉頭道：「照這樣看來，煞頭長啦呀？」他對於打仗，也想得很簡



盟，以爲敵人來了最好是擋住。擋不住就退，半路得了手再返回來攻，得不了手就守住現有的原地，現有的原地守不住就還得退，退到個角上再要守不住，那恐怕就算完了。這時他見小常就像自己住的這塊地方也可能丟，但就是丟了以後，四面八方都成了日本人，也還能在這團裏團外抗戰，而且中間還不定要跟敵人反復爭奪多少次，一直要熬到了相當的時候，才能最後把敵人熬敗。這種局面他實沒有想到過。他聽小常說完，覺着還可能過這種苦日子，實在有些心不甘，因此便挑起眉頭說：「照這樣看來，熬頭長嘍呀？」小常見他這樣說，就反問他道：「你不信嗎？」王安福道：「信信信！你說得有憑有據，事實也是這樣，我怎能不信？我不過覺着這裏是件苦事，可是不熬又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最後還能熬敗日本，賺吃點苦難還值得。」他又捏着他的蒼白鬍鬚道：「我已經六十了，熬得出熬不出也就算了，可是只要後代人落不到鬼子手也好呀！自從日本進攻以來，我一直悶了幾個月，這一下子我才算登住底了。」

接着他又道：「常先生！我老漢再跟你領個教！聯盟會是不是共產黨啦？」小常覺着他問得有點奇怪，但既然是這樣問，也只知照着問題回答道：「這當然不是了！聯盟會是抗日救國的團體，共產黨是政黨，原來是兩回事。」王安福道：「常聽說先生你就是共產黨，怎麼現在又成了聯盟會特派員呢？」小常道：「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爲只要願意犧牲救國，不論是什麼黨都可以參加聯盟會。」王安福道：「這我也清楚了，不過我對你先生有個勸告，不知道敢說不敢說？」小常還當是他發現了自己的什麼錯處，馬上便很虛心地向他道：「這自然很好，我們是很歡迎人批評的。」修福老漢道：「恕我直爽；像你先生這樣的大才大德，爲什麼參加了共產黨呢？我覺着這真是

顯美中不足。」小常覺着更奇怪，便笑道：「王掌櫃一定沒有見過共產黨人吧？」王修福道：「沒有！不過我覺着共產黨是不好的，都吃起現成來，誰能幹？共產黨是這樣了解。覺得非給他解釋不行了，便給他講了一會他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後告他說共產也不是共產現在這幾畝地幾間房子，非到了社會上大部份使用機器的时候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告他說共產主義是共產黨最後才要建設的社會制度。又把社會主義蘇聯的情形講了一些。說了好久，才算打破他自己膽子裏製造的那個共產黨影子。他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我常常想，像你先生這樣一個人，該不至於還有糊塗的地方啦呀？看來還是我糊塗，我只當把產業打亂了不分你我就是共產。照你說像在蘇聯那社會上當個工人，比我老漢當這個掌櫃要舒服得多。」他又想了一下道：「不過建設那樣個社會不是件容易事，我老漢見不上了，咱們且談眼前的吧：眼看鬼子就打到這裏來了，第一要緊的自然就是救國。我老漢也是個中國人，自然也該盡一份力。不過我老漢是主張幹實事的，前些時候也見些宣傳救國的人，不論他說得怎樣漂亮，我一看人不對，就不願去理他，知道他不過說說算了。你先生一來，我覺着跟他們不同；聽了你的話，覺着沒有一句不是幹實事的話。要是不嫌我老漢老病無能，我也願加入你們的機關會盡一點力量。雖然不濟大事，總也許比沒有強一點，可不知道行不行？」小常和王工作員齊聲道：「這自然歡迎！」小常道：「像你老先生這樣熱心的人實在難得！」王安頓見他兩人對自己忽然更親熱了，振了振精神站起來道：「我老漢主張幹實事，雖說不是個十分有錢的戶，可是不像那些財主們一聽說出錢就嚇跑了。會裏人真要有用錢的地方，儘我老漢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這個小舖賺點錢！日本鬼子眼着就快來抄

家來了，那邊說這點東西？眼睛都快要丟了，那邊說這幾根眼睫毛。小常和王工作員，聽了他這幾句話，更非常佩服他的真誠。連連稱贊。後來小常又跟他說捐款還不肯分必要，當前第一要緊的事是減輕減息動員籌集軍費，能動員得大多數人有了抗日的心情，再組織起來，和敵人進行持久戰。問他有沒有出租放債的事？是不是可以先給大家作個模範？他說：「這更容易，不過怕生意人家，沒有出租的地，放債也不多，總共以現洋算不過放有兩五千元，恐怕也起不了多大模範作用！」小常說：「做模範也不在數目多少，花巨額五千元現洋已經不是個小數目，至少也可以影響一個區！」王安福答應道：「這我可以照樣上軌做，回頭我叫櫃上整理一下，到臘月齊賬時候就實行！不說照樣做減去百分之二，有些收過幾年利的連本都可以讓了！」

當下小常已投機，一直談到半夜。臨去時小常握着王安福的手道：「老同志！以後我們成自己人了，早晚到城就住到你們會裏！」王安福也說：「你們走到附近，也一定到這裏來！」這樣便分手了。

★ ★ ★

水牛嶺的王安福參加鐵盟會抽動減息這件事，小常回到縣裏把他登在縣裏動員委員會的報表。村裏有鐵鎖他們在鐵盟會宣傳，王安福老漢自己見了人也說：「天村裏村外縣租地勤苦次人錢的心都知道減租減息成了政府的法令，並且已經有人執行了，他就有好多向自己的地主債主提出要求，各村的鐵盟會又從中幫助，很快就放了一種風氣。」

李如珍是靠收租收利過活的，小喜春喜自從民國十九年發財回來，這幾年也成了小放債戶，小毛也鬼鬼祟祟放得些零錢。他們見到處都是辦減租減息，本村的王安福不止自動減了息，還常常勸別人也那樣做。他們自己的佃戶佃兵們大多數又都參加了聯盟會。說天在更坊開會，要團結起來向自己提出要求。他們覺得這事不妙，趕緊得想法抵擋。李如珍叫春喜到縣裏去找縣公署團長。春喜去到縣裏住了一天，第二天回來就去向李如珍報告。

這天晚上，李如珍叫來了小喜小毛，集合在他自己的烟燈下聽春喜的報告。夜靜了，春喜門關上了，春喜取出一個記要的紙片子來報告道：「這一次我到縣團部，把叔叔提出的問題給縣團長看了，縣團長特別高興，覺得我們這裏特別關心大局，因此不嫌麻煩，把這問題詳細一項一項都詳細回答了一下。他說最緊要的是防共問題。他說防共問題，要防共防共才成立的，現在根本還不難，只是做法要更巧妙一點。他說防共與容共並不能斷。他說團司令長官說過：『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說誰能給團司令長官辦事，團司令長官就用誰。對共產黨自然也是這樣，要能利用了共產黨又不被共產黨利用。既然容納了共產黨，又留着我們公道團，就是說一方面利用他們辦事，一方面叫我們來監視他們，看他們是不是真心為着團司令長官辦事。見那個共產黨員作起事來仍然為的是共產黨，並不是為團司令長官，我們就可以寫電報報告，團司令長官就可以撤他的職。」第二個問題：「機關是不是共產黨？」他說機關有許多負責人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能團結住許多青年。團司令長官就利用他們給自己團結青年。他們自然也有些人想利用機關來發展共產黨，可是團司令長官不怕，團司令長官自在機關總會長，誰要那

標做，就可以用總會長的身分懲辦他。」

李如珍插嘴問道：「他就沒有說叫我們怎樣對付機盟會？」

春喜道：「說來！他說最好是能把村裏的機盟會領導權抓到我們自己人手里，要是

抓不到，就從各方面想法破壞他的威信，務必要弄得他起不了什麼作用。」

李如珍翻了小毛一眼道：「我說什麼來？已經好好抓在手了，人家說了個『出錢』

就也退場了！其實抓在你手出錢不出錢是由你啦，你一放手，人家抓住了，不是越要

抓你出錢嗎？現在人家不是就要逼着執行減租減息法令嗎？」說到這裏他回頭問春喜道

：「閻司令官長爲什麼把減租減息定成法令呢？」

春喜道：「接下來就該談到這個：縣團長說：這『減租減息』原來是共產黨人提出

來的，他們要求閻司令官定爲法令，閻司令官因爲想叫他們相信自己已是革命的，就

這樣說了。不過這是一句話，全看怎樣做：構想我們手裏，我們檢那些已經討不起來的

款項欠利搶去一部份，開出一張單子來公報一下，名也有了，實際上也不受損失；權弄

到人家手裏，人家組織起佃戶，讓戶來報窮，實際上受了損失，還落個被迫不得不

繳納的帽子。」

李如珍微看了小毛一眼，嘆道：「說說人家的眼圈好大，可惜我那時沒有想到這一

點。春喜笑着道：「這幾個問題問完了，我就把小常到村成立機盟會的經過情形向他報

告一下。他說他正通知各地搜集這種材料，搜集得有點線索，就到司令官那裏告他，只

是爲了。他正通知各地搜集這種材料，搜集得有點線索，就到司令官那裏告他，只

裏有材料，不愁繳換不了他。這次去見縣團長，就談了談這些。」

小喜道：「報告聽完了，我們就根據這些想我們的辦法吧！馬上還有兩件事要辦：一件是怎樣抵抗減租減息，一件是怎樣教職員他們這機關不起作用。」

小毛搶着道：「抵抗減租減息，我聽縣團長說那個就好，我們就把那些討不起來的東西搶了也。」

李如珍道：「我覺着不妥當：縣團長既然這樣說，可見這法子有人用過了。空城計只可一兩次，你也能城計我也能城計，一定要叫人家聽破。我想咱村雖然有鐵鎖他們那機關，可是大權還在我們手：村長是我們的人，公道團是春喜，開起總動員委員會來，雖然有三股頭——公道團，機關會，村政權——有兩股頭是我們的，怎麼也好辦事。」

春喜搶着道：「你這麼一說我想起辦法來了：我們可以想法子跟他們拖。總動員委員會時候，我們就先把這問題提出來——先跟村長商量一下，就說我們要組織個租息調查委員會，來調查一下空村的租息關係，準備空村一律減租減息。鐵鎖他們都拿不起筆來，我們就故意弄上很詳細整齊的表冊慢慢來填，填完了就說還要往上報——這樣磨來磨去，半年就過去了。」

小毛插嘴道：「過了半年不是還得減嗎？」

小喜搶着道：「我看用不了兩個月日本就打來了，你怕什麼？况且這只是個說法，不過是叫第一機關盟會的嘴，只要能想法把機關會弄得不起作用，這事攔起來也沒人追了。」

李如珍道：「對！只要把機盟挑散了就沒人管這些閑事了。我看還是先想想怎樣挑散機盟會吧！」

小喜道：「這我可沒有好辦法。咱李繼唐是個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人，還壞不了這點小事？」

春喜道：「你且不要吹！你說說你的做法我看行不行！現在多少跟從前有點不同，不完全是咱的世界了，自那姓常的來了，似乎把鐵鎖他們那夥士包子們惹惹起來了，你從前那滿腦一把抓的辦法恐怕不能用了。」

小喜道：「這也要看風駛船改嗎，我該認不得這個啦？一把抓也不要緊，只要抓得穩就抓住了！」

春喜道：「這不還是吹啦嗎？說實在的！怎麼辦？」

小喜道：「辦法現成！說出來擔保你也覺着妙！鐵鎖他們那夥子，不都是膏壯年嗎？我不是自衛隊長嗎？我就說現在情況緊急，上邊有公事叫加緊訓練隊員。早上叫他們出操，晚上叫他們集中起來睡覺，隨時準備行動，弄得他們日夜不安本根本沒有開會的傳聞。他們就都不生事了。上邊知道了又罵着我，我是很負責的，誰也駁不住我！」

還沒等春喜開口，李如珍哈哈大笑道：「小喜這孩子果然有兩下子！」春喜小毛也銀着稱贊。

事情計劃得十全十美，四個人都很滿意。李如珍因為特別高興，破例叫他們用自備的宜興磁煙斗和太谷烟盤過了一頓好煙。

★

★

★

★

鑲鎖他們果然沒有識破人家的鬼計，叫人家捉弄了——村總動委會開會，通過了調登租息與訓練自衛隊。自從自衛隊開訓以後，果然把村裏的青壯年弄得日夜不安，再沒有工夫弄別的。王工作員雖然也來過幾次，可惜人年輕，識不透人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見人家表格細緻，訓練忙碌，反以為人家工作認真，大大稱贊。

只有王安福老漢不贊成這兩件事。他倒不是識破人家的計劃，他是主張幹實事的，見他們那樣作抵不了什麼事，因此就反對。一日他牙痛城去，小常問起他村裏的工作，他連連搖頭告訴小常道：「不論什麼好事，只要有小喜春喜那一夥子攔在裏邊，一千年也不會弄出好結果來。像減租減息，照我那樣自己來宣佈一下就減了，人家偏不幹實事，偏要提到總動委會慢慢調查表，我看不等他們把表造成，日本人就打得來了。自你走後，總盟會一次會也沒有開成，人家小喜要訓練自衛隊，領得一夥人，白天在地裏跑圈子，把慢步，晚上集合在廟裏睡覺，把全村的年輕人弄得連覺也不得睡，再沒有工夫幹別的事。我看那連屁也不抵！不論圈子跑得多麼圓，慢步把得多麼穩，有什麼用處？」小常是多經過事的人，自聽王安福這麼一說，就澆着裏邊有鬼；問了一下縣自衛隊長，隊長說：「誰叫他這樣訓？」後來隊長又派了個人去替小喜當隊長，調小喜到縣受訓。

這樣一來，小喜他們的計劃被打破了。恰巧那時閻錫山覺着決死隊學了八路軍的作風，恐怕他掌握不住，又到處派些舊軍官另成立隊伍。這些隊伍也名「游擊隊」，在本縣派的是個姓田的舊連長來當隊長，叫田支隊。小喜被調之後，也無心入城受訓，就參加到這田支隊去。



新從縣裏派來的自衛隊長也是犧盟會會員，來到村裏，除不妨礙犧盟會開會，自己又參加在裏邊，每天晚上要跟大家在一處談談——有別的事，就談別的事；沒別的事，就談打游擊，既不誤會裏的事，對訓練自衛隊也有幫助。犧盟會的工作更順利了。王安福實行減息以後，大家要求李如珍跟王安福看齊，不要只造表不幹實事，弄得李如珍無話可說，只盼望敵人早些來把這事就攔一下。

果然不幾天消息更吃緊了，平漢正太兩路已被敵人打通，犧盟會只顧動員大家空室清野，把減租減息的事暫且擱起來。租雖說暫且可以不減，李如珍也沒有沾了光：從平漢正太兩路退下來的五十三軍、九十一師、騎四師、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張仁傑的什麼天下第一軍……數不清有多少番號的部隊都退到山西上黨一帶的鄉間來。這些部隊，不知道是誰跟誰學的，差不多都是一進村就打槍，把老百姓驚跑了，他們搶東西，碰上人就要東西，沒有就打。受過「孝子」訓的村長儼跑了，區長也偷跑了，李如珍平素的厲害對這些老總們一點也用不上，結果被孫殿英的侯大隊綁了票。

把李如珍綁走了，家裏情願花錢去贖，可是找不上個說票的人——村裏的好人只恨他死不了，誰還管他這些閑事；壞人又找不上個胆大的，春喜不敢去，小毛更是怕死鬼。別的烟鬼賭棍，平常雖好跟來跟去吸口烟灰，遇上這事，誰也躲得不見面了。家裏人跟春喜小毛商量了半天，都說非小喜不行，才打發人到田支隊把小喜找回來。小喜巴不得碰上這些事，便滿口應承去找侯大隊。他去了三天沒有回來，家裏人正在發急，也找不

七個探信的。第四天，小毛春喜仍到李如珍寨討覓人探信，到了晌午李如珍跟小喜都回來了。大家問起怎樣回來的，小喜洋洋得意道：「我一去了，他們打發了個參謀跟我打官腔，說『部隊裏生活困難，請你叔父來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請他捐幾個『救國捐款』。』我說『這個容易，我管保能想出辦法來給部隊裏補充些東西。我叔父雖有幾頃地，可是沒有現錢，這些年頭賣地又沒人要，不要在他身上打主意。』這倒參謀見我是個內行人，就拆開煙燈讓我過癮，兩個人在燈下說了一會實底話。他說先叫我幫他們弄些東西來再放人，我也答應了。破了兩三天工夫，黑夜也下了點勁，花布油酒，幫着他們弄了幾十歡子，他們高興了，請我跟叔叔吃了幾頓酒飯，就打發我回來了。」李如珍家裏人聽說沒有花一個錢，自然十分高興；春喜小毛聽了，也都佩服了小喜的本領。小毛還要問在那裏弄的那幾十歡東西，小喜說：「這你不用問！」黃河岸上打平和，纔纔不是吃鹽飯？」

★

★

★

★

除舊年節到了，因為時候不對，誰也無心過年，差不多都連個饅也沒有蒸。親戚們也不送餽了，見了面不說拜年，先問「你村住是什麼隊伍」，「搶得要緊不要緊」。將就過了正月十五，日本飛機到縣裏下過了彈，不幾天敵人就「通通噹噹」從長治打過來了。這村子離汽路雖然只有十來里，敵人的大部隊却沒有來，只有護路的騎兵，三三五五隔幾天來繞一趟。凡是有個頭目的隊伍，搶人時候雖然很兇，這時一聽砲響，却都鑽了大山，只剩下三五成羣的無頭散兵比從前搶得更兇些。

村裏的哨衛隊一來沒有打過仗，二來沒有傢伙，只有一條步槍兩個手榴彈，不能打，只能在村外放個哨，見有敵人來了土匪來了跟村裏送個信叫大家躲一躲。

李如珍是輸過胆的，聽說有個什麼勳爵就往地洞裏鑽。春喜，因為家裏沒地洞，成天在李如珍家借他的地洞藏身。一天，太陽快落的時候，小毛跑來跟李如珍春喜說：「那個王江作員又來了，聽說他當了咱這一區的區長。」李如珍道：「區長不區長那什麼事？多少軍隊還跑得沒影子啦！」才說了幾句話，外邊有人說來了十來個潰兵，嚇得李如珍、春喜、小毛把大門關起來躲進地洞裏。停了一會沒動靜，李如珍打發小毛到樓上的窗窺探去瞭望。小毛才上去，就見有一個兵朝着大門走來，嚇了他一跳，正預備去報告李如珍去，忽然又看見是小喜，便輕輕喊道：「繼續！」小喜聽出是小毛的聲音，便答道：「是你呀？快開門！」小毛道：「聽說有十來個潰兵？」小喜道：「沒有事！你放心開開吧！」小毛開了門放他進來，又到地洞裏去把李如珍春喜都叫出來。

李如珍問小喜道：「喜！你跟那裏來的？田支隊駐在那裏？」小喜道：「我在侯大隊住了幾天，日軍就來了，田支隊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傑去縣開到隴川大山裏去了，我就留在附近。後來碰到個熟人，是豫北人，姓王，從前在太原會過面。」又望着春喜道：「這人也許知道：民國十九年，老闆要成立四十八師，他們手下有一把子人想投老闆，那時候他在太原住過幾天，我在四十八師留守處當副官，和他談過幾次，後來老闆失敗了，沒有弄成。這次他們跟着孫殿英的冀察游擊隊到咱們這邊來。近幾天孫軍往東山去了，他拉出幾十個人來住在白龍廟，又收了些散兵，自稱王司令，我在他那裏幫參謀長，就在附近活動。」李如珍道：「我這幾天悶在家裏那裏也不敢去，究竟咱們

這地方是個什麼局勢？你可以給我談談！」小喜道：「大勢是這樣：汽車隊和聯軍是日軍佔了。城裏有了維持會，會長姓衛。」又望着春喜道：「這人也許知道，是個大胖子，在太原時候常好到五爺公館去，後來在禁烟考核處當過購料員。」春喜道：「認得！」小喜接着道：「城裏秩序就靠他來維持。一出城，汽車路上每隔十里八里就有個日軍的哨棚，多則一兩班人，少則三五個人，巡邏的騎兵常常來往不斷，有時候也到附近各村去走一走。汽車路旁的村子也都有了維持會，日軍過來也招呼一下。」李如珍道：「你們跟日軍跟維持會取什麼關係？」小喜道：「還沒有關係，白龍廟在山上，離汽車路二三十里，我們不到汽車路上去，他們也不到山上去，見不了面！」李如珍道：「家裏實在不好住呀？光散兵一天不知道就要來幾次……」春喜道：「散兵沒關係！別的部隊都走了，附近三二十里，凡是三個五個十個八個零兵，都是我們的人，見了他們，只要一說你認得我，管保沒事。」李如珍道：「雖是那樣說，心裏總不安，城裏要是有個秩序，還不如搬到城裏去住。你能不能給那姓衛的寫個信介紹一下？」春喜搶着道：「要是他，我認得，我可以替叔叔去打聽一下，要合適的話，我跟叔叔同去，說不定還能找點事幹！」

正說着，聽見外邊好多人亂吵吵地，小毛跑到門邊去聽了一下，回來說：「街上人說捉住十個逃兵，繳了六條槍。」小喜跳起來問道：「誰捉的？」小毛道：「聽說是自衛隊捉住的。」小喜道：「糟了！我走了！」說着就往外走，又摸了一下腰裏的手槍。小毛追着問道：「什麼事？」小喜頭也不回，只把手伸回背後來擺了一擺，開開門跑出去了。李如珍看春喜，春喜看李如珍，小毛還回來問他們兩個人，誰也弄不清是什麼事

。大家悶了一小會，聽見好多脚步声，「咕嗒咕嗒」越來越近，小毛趕緊去關門，已經來不及了，李如珍跟春喜只當是土匪，趕緊鑽地洞。進來的不是土匪，原是王工作員跟自衛隊長帶着一二十個自衛隊員——隊員們背着新繳到的步槍，覺着很神氣。冷元背着二條槍領着頭，一進門就一把抓住小毛問道：「小喜來這裏沒有？」小毛嚇得說不出話來，咕嗒咕嗒說：「沒沒沒有來！」後邊有好多村裏人也擠進來，有人說：「來了！我這就來！」冷元端起槍來逼住小毛道：「說實話！來了沒有？」小毛縮成一團道：「一來是來過，又走了。」王工作員道：「搜一搜，不要叫漏了！」大家就在李如珍家搜起來。搜到地洞裏，搜出李如珍和春喜，只是沒有小喜，問了他們兩個人一下，都跟小毛說得一樣，知道已經跑了，也就算了。

自衛隊長、王工作員、自衛隊員和村裏的人們一大夥人從李如珍家裏出來回到更坊門口。這更坊門口，早已有兩個隊員托着槍站崗，把捉住的十個散兵關在更坊裏。冷元指着更坊門問王工作員道：「這十個人怎麼處理？」王工作員道：「我看趁這會人多，還不如先開會，這十個人留在會後處理。你們可以再分頭到各家去召集一下人，最好是空村人來。」這時離人離得不很遠，開會也不便再打響，冷元鐵鎖們一大夥熱心的人就跑到各家叫人去，好在這時候捉住了散兵，誰也想不到，因此人來得反比平常時候更多。小喜越發昏看不清的時候，躲在一个牆角下偷聽。人齊了，村長早半月就跑了，李如珍和春喜，一個是村副，一個是公道團長，又因為有小喜的事沒有敢來。鐵鎖見村公所沒有一個人來，想起自己是鐵鎖會村秘書，應該來主持會場，就走到更坊的階台上向大家道：「王同志現在成了咱們的團長了，今天來咱村裏工作，先跟大家開個會。現在

就先請王同志講話。」

王工作員走上去講道：「老鄉們！同志們！現在敵人已經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的縣城和交通大道已經被敵人佔了，正像常特派員上次和你們談的，我們這裏已經成了敵後抗戰的形勢了。敵人雖然佔了我們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廣大的鄉村還在我們手裏。我們以後就要憑着這廣大的鄉村來和敵人長期鬥爭，熬着打，打着熬，最後把敵人熬得沒了勁，才能收復失地。大家不要因為看見許許多多中國軍隊都走開了，就灰心喪氣。現在我給大家報告些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大敵平瑣關的八路軍吧？現在別的軍隊往南撤退，這八路軍反而北開，收復了寧武、廣靈、靈邱、唐縣、繁峙、左雲、右玉、寧晉、朔縣……這些地方，現在都成了敵人的後方。八路軍就要在這些地方建立抗日根據地來長期抵抗敵人。現在這軍隊已經從滹同趙縣到咱們這裏來，要和咱們老鄉們共同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敵人。可惜舊日的行政人員不爭氣，平常時候跟老百姓逞威風倒可以，遇上這非常時期就沒了本事了。前半月，消息一吃緊，各路軍隊一往這裏退，縣長嚇病了，各區區長、各村村長嚇跑了，扔下各地的老百姓，任敵人欺負，任潰兵踐踏，沒人管，打電給閻司令長官，閻司令長官才從臨汾退出來，連自己也顧不住，他手下的「孝子」們都緊緊跟着他只怕掉了隊，派誰誰不敢來，後來才由咱們職盟會舉薦了個縣長。這新縣長上任才三天，敵人就打來了。縣政府轉移出來以後，地方上毫無秩序，區村長沒有一個，沒辦法才由咱們的常特派員舉薦了幾個職盟會的工作員當區長，咱這一區就派的是我。咱這一區也和別的區一樣，受過訓的「孝子」村長們，跑得一個也沒有了。我這次到各村來，先要作這兩件事：第一是補選抗日幹部，第二是佈置眼前工作。這村裏，各

團救國會還沒有成立起來，只好以後再說。現在最重要的村幹部，先得有村長，大家可  
以馬上補選一個，現在就選！——大家有的提王安福，有的提楊三奎，冷元跳起來道：「  
我有個意見：我覺着這會是兵荒馬亂的世界，當村長不只要熱心爲大家辦事，還要年輕  
少壯能踢能跳才行！我提張鐵鎖！」大家不等主席說表決，都一致喊道：「贊成！」後  
來王區長又叫舉了一下手，仍然是全體通過鐵鎖當村長。村副雖然不缺，可是大家都說  
李如珍包庇小喜，不叫他再當村副，非改選不行，結果改選了王安福。提到自衛隊長，  
大家一致都說隊長好，可不敢調換了。幹部選定以後，就佈置工作，不過這裏離敵人太  
近，除叫大家宣誓不當漢奸以外，其餘的抗日戒嚴等工作，只能留在幹部會上講。王區  
長把他的事情宣佈完了以後，大家要求報告一下怎麼捉住那十個逃兵，並且要求區長處  
理，區長就讓自衛隊長先報告經過。

自衛隊長報告道：「今天才吃過午飯的時候，王區長來了。王區長召集機盟會的同  
志們在福順昌開會，村外有自衛隊站崗。到了半後晌，一個隊員來報告，說村西頭山上  
的小路上來了十來個散兵，到村西頭的土寨裏創福順昌埋的東西，我就集合了幾個隊員去  
攔。我和隊員們在遠處看見只有一個站崗的，冷元說這土寨只有一個門，只要把站崗的  
攔住，就能把其餘的人困在寨裏。他說他可以去試試看捉得住哨兵捉不住。他慢慢走到  
哨兵背後的地堰上，猛一下跳下去攔腰把那哨兵抱住就推着跑，別的隊員上去把哨兵的  
槍奪了。那哨兵雖然喊了一聲，寨裏的人可沒有聽見。那時我帶着隊裏的兩顆手榴彈上  
在塹頂上，先扔下一顆，響了，裏邊出來一個頭，身子還沒出來就叫我喝回去了。我搜  
着手榴彈上的火絨說：「回去！誰敢炸死誰！」他們不動了，我又喊：把槍架到門口！

不說槍我把土窖炸塌了，把你們一齊埋在裏邊！」他們不說話了，一會，一個人出來把五枝槍架在門外。我當他們還有，我說：「爲什麼不繳完？」他們一個人說：「我們只有六條槍，放哨的拿走一條。」在村外站崗的一個隊員說他們只是六條槍，也就算了。冷元下去把槍收了，才叫他們出來。我問他們是那一部分，他們說原來不是一部份，後來叫候大隊一個王連長收編了，住在白龍廟，這村的李繼唐——就是小喜——就是他們的參謀長。這次來創審洞，就是小喜領他們來的。小喜怕本地人認得他，把審洞指給他們就躲開了。完了……這十個人就是這樣捉住的。「自衛隊聯盟會的人早就知道了，後來的人不知道，聽了隊長的報告，都問小喜躲到那裏去了，知道的人告他們說躲在李如珍家，後來又跑了。」

大家又討論了一會怎樣處理這十個人，最後都同意把這十個人繳給區長發落，可是以後捉住了小喜，非當着村裏人的面槍斃不可。後來這十個人由區長把他們帶回縣政府，經過了教育又補充了隊伍。

★

★

★

★

小喜領得十個人出來搶東西，把人也丟了槍也丟了，不好回白龍廟去見姓王的，就跑到城裏找着了衛胖子，在維持會當黑狗去了。他自從當了黑狗，領着巡邏的日本騎兵回村子裏去擾的好幾次，把村裏人攪得滿山跑，把福順昌的房子也燒了，把春喜叫到城裏去給敵人辦事，又在村裏組織起維持會，叫李如珍當會長，小毛當跑腿的。從這時起，村裏的自衛隊不能在家裏住，年輕婦女不能在家裏住，每月要給城裏的敵人送豬送羊



殺白匪，敵人漢奸來到村裏，餓要點着名吃，敵人要點着名要。

十二

王安福年紀大了，不能跟着大家在野地裏跑，就躲到二十多里外一個山莊上一家親戚家裏。這山莊叫「巖後」，敵人還沒有去過，汽車路附近抗日的人們被敵人搜得太緊了，也躲到這裏躲一天。一天，鐵鎮冷元們來了，王安福問起村裏的情形，冷元說：「不要擔心！村裏死成了人家李如珍和生毛的世界了！有些自衛隊員們，家裏已經出了緋帶款，他們的老人們把他們叫回家裏去住，只有咱鐵鎮會有十幾個硬骨頭死不維持，背着自衛隊的七條槍，天天飛。如今是豐收時候，這裏的秋苗都種上了，咱們那裏除了幾塊麥地，剩下還是荒地。王區長！敵人三天兩頭來，糧食叫敵人幾吃完了，不只我們不能種地，出邊種地，也是三天兩頭給敵人當糧食送東西，那裏還輪得着幹自己的活。」

王安福聽他這樣一說，覺得很灰心。他想想這種局面到幾時才能算了呢？他蹣跚地走到王區長那裏，聽他慢慢說，可也看不出見敵想得很，看見自己有什麼動作，能熬出個什麼尾巴呢？他問鐵鎮近來小敵王區長漸漸沒有，鐵鎮說：「王區長來過一次，他說話信守去的，賊真王區長有做好，現在勢力漸漸能保住這裏條槍這幾個人，慢慢讓敵人邊界鬥爭，勝從這鬥爭中間慢慢發展自己力量。」

他問起前以後，王安福獨自想了想，總以為沒有什麼發展的看，第二

幾身睡起來，他便決定去找小常。

小常和他們機關分會的幾個同志，離開政府住在一個村子裏，離邊邊還有四五十里。王安福一來路很生，二來究竟是六十歲的老漢了，圓五十里路直走了一天。太陽快落了，他走到一個小山莊上，看見前邊幾個村子都冒着很大的烟，看來好像是燒着了房子，問了問莊上的人，莊上的人說是來了隊伍，是隊伍燒火做飯，他們莊上人才去送柴回來。問他們是什麼隊伍，他們也不知道，只說是很多，好幾村都駐滿了，縣政府叫附近的山莊上都去送柴。王安福問了一會也問不清楚，他想既是縣政府叫送柴，一定是中國兵，又問了一下縣政府住的村子，經莊上人指給他，他就往前去了。

走到村裏，天就黑了，只見各家各院都有住的兵，好容易才找着機關會住的院子，找見了小常。這時小常正和幾個隊伍上的人談民夫担架問題，黑影裏也沒有看見他是誰。他也不便打斷小常跟人家的談話，就坐在院裏等着。一會小常把那些人都送出去了，回頭來看見院裏還有個人向他走來，走近了看見鬍鬚眼鏡和手杖，才發現是他，不由得很驚奇地握住他的手道：「呀！老同志！你怎麼也能走到這裏來？」才問了一句話，又有隊伍上的人來找，他便叫別的同志招呼王安福到房子裏洗臉吃飯，自己又和這新來的人談起別的事來。這些人沒有打發走，縣政府又請他去開會，別的同志又都各忙各的工作，王安福吃過飯以後，只好躺在床上等小常。差不多快半夜了小常才回來，王安福聽見他二開門，就從床上坐起來道：「回來了？真忙呀！」小常道：「你還沒有睡老同志？不累嗎？」王安福一邊答應着，便從床上下來坐在桌邊。小常把燈撥亮了，也坐下來問道：「找我有事嗎？村裏近來怎麼樣？」王安福道：「就是爲這事情：村裏成了維持會的

世界了，李如珍的會長，小毛是狗腿……」小常道：「這個我知道，下邊有報告。新近還有什麼變化嗎？」王安福道：「變化倒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就這個，村裏就難過呀！眼看就是四月天了，地裏連一顆籽也沒有下……」小常道：「不要愁老同志！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敵人的第一百零八師團九路圍攻晉東南，想徹底消滅我們抗日力量，被八路軍打得落花流水。今天來的這些八路軍，就是來收復咱們這地方來了，現在已經有一路要到你們那地方去打仗，你們那一帶馬上就要收復……」王安福聽到這裏忽然大聲問道：「真的？」小常道：「可不是真的吧？明天一早我也要去，去幫他們動員民伕抬担架。」王安福道：「那？那我也跟你相跟回去村裏招呼去！」小常道：「老同志！你不要急！你老了，跑一天路，明天不用回去，等一兩天那裏打罷了仗，把敵人打走了你再回去。村裏的事，有鐵鎖他們在家可以招呼了。」勸了他一會，他仍堅決要回去，小常也只好由他。

這天晚上，小常睡得倒很好，王安福高興得睡不着。他想把日本一打跑了，第二步一定是捉漢奸——城裏一定要捉小喜、春喜，村裏也一定要捉李如珍和小毛。他想到得意處，連連睡道：「李如珍！我看你叔叔們還威風不威風？看你們結個什麼繭？」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得細，想到戰場上怎樣打，日本人怎樣跑，李如珍被捉住以後是個什麼可憐相，小毛怎樣違頭禱告，村裏人怎樣罵他們……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雞叫才睡着了。當他睡着了的時候，正是軍隊吃飯的時候。小常就在這時，起來吃過飯，天不明就隨軍隊出發了。王安福起來，太陽就快出來了，別的同志跟他說小常同志隨軍出發了，他也住一兩天再回去。他心裏急得很，暗暗埋怨小常不叫他，馬上就要隨後

趕去。別的兩湖管他，饑不問，渴不問，走也得吃過飯，路上沒有吃飯的地方。說話間已經是個早飯的時辰了，他餓得咕咕叫，仍是非趕回去不行，就辭了會裏的同志們，也不再往嶺後去，獨自往回家的路上趕來。六七十里山路，年豬大也得走一天，這老漢總算有點強勁兒，走到晌午就趕到了部隊，不過部隊的行跡太慢了，再往前趕還是，再往前趕還是，也沒有那裏，也沒有那裏，小常在那裏。快到家了，方圓三五里幾個村莊都住下兵；攔了十幾里黑趕到子家，一層一層也是兵，自己的房子被敵人燒得只剩一座，老婆孩子兒媳孫孫全家都擄在裏面，外間裏也住着兵。他先不找自己的去處，先到鐵鎖那裏去。這一下找對了，鐵鎖的三間房，過牲口的房子，也沒有被敵人燒了，也沒有住的兵。他下也備着草，小常住在裏邊，王區長也來了，也住在裏邊。小常見他回來了，很佩服他的熱情，就先讓他在鋪上休息。他問敵情，鐵鎖告他說：「聽說城裏敵人退出來了，今天晚上前邊汽車路上有三個村子也住滿了，恐怕天不明就會有戰事，村裏的担架也準備好了。」王安福道：「敵人不知道咱的軍隊來了嗎？」鐵鎖道：「不知道！大隊還沒有到的時候，半後晌就有幾個人先來把前邊的路封了，不論什麼人都不准走過去。」聽了一會，王安福的兒子就來叫王安福吃飯，王安福道：「你把飯端來吧！我還想問問詢問的事。」鐵鎖道：「要你不你就叫老掌櫃在這裏睡吧，你家也住得滿滿的了！」王安福的兒子說：「也可以！」回去又送來一條被子來。

大家怕敵了一會，正說要睡，聽見外邊跑來幾個人，有人個人問道：「村長在這裏嗎？」鐵鎖道：「在。」那人道：「你來看這是不是個好人，半夜三更繞着路往前邊跑！」鐵鎖出去一看，是個漢奸，便向那個漢道：「漢奸！漢奸！維持會的狗腿！」那個兵道：「

那就送旅部吧！」小毛急得哀求道：「鐵鎖鐵鎖！我我我是躲出去的！我……」那個兵說：「走吧走吧！」就拉着他走了。王安福聽見是小毛說話，正要出來看，聽見已經送走了，就自言自語道：「小毛！你跑得歡呀？我看你還跑不跑了？」小常、王區長也已經知道這小毛是什麼人，都知道不是冤枉他，也就不問這事，都去睡了。王安福就把小毛捉住了，順便想起李如珍來，問了問鐵鎖，說是已經看守起來了，也就放心去了。

王安福一連跑了兩天路，一連兩夜又都沒有睡好，這天晚上，他連衣服也沒有脫一輪下去便呼呼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五更打第一顆砲彈才把他驚醒。他醒來，天還明，屋裏早已點着燈，小常、王區長鐵鎖都不知道幾時就走了，才過穀醒五更頭還露一點，他們把草舖上不知誰的被子又給他蓋了一條。二妞不知什麼時候就起來了，在床上。小胖孩睡在他邊前也被砲彈驚醒了。二妞向王安福道：「睡不着了王掌櫃？聽！砲已經響開了，他們打去了。」小胖孩問道：「娘！你說誰？打到麼？」二妞道：「就是說晚上住的那些兵，到汽車路上打日本鬼子去了！」接着又聽見履履碾，王安福起來道：「到外邊聽聽去！」說着就出去了。小胖孩向二妞道：「娘！咱們也到外邊聽聽！」說着便穿起衣裳，跟二妞走出來。青壯年抬担架的抬担架，引路的引路，軍隊相跟着走了，街上雖有些婦女兒童老漢們出來聽砲聲，可也還安靜。砲聲越越密，王安福和鐵鎖辦事的人跑到村外的林頭裏。因為隔着山，看不見發砲的地，只能看見天空一亮一亮的，機槍步槍的聲音也能聽見。越先只聽見南邊一個地方，後來好像越響地面越寬，從正南展開西面。天明的時候，越響越響了，槍聲砲聲成一

片。不大一會，正西也響開了，和西南正南的響聲都連起來，差不多有二三十長。這時候天已大明，村裏的人，凡是沒有跟隊伍到前邊去的，都到村邊的各個山頭去聽，直到快吃早飯的時候響聲才慢慢停下來。這時候，有的回去做飯，有的仍留在山上胡猜測。忽然西南的山溝裏進來一股兵，也弄不清是敵人還是自己人，大家一時摸不找各的藏身地方，回去做飯的人聽了這消息又都跑出來了，旅部留守的同志們生們認是自己的隊伍回來了，才把大家都叫回去。

隊伍、民伕、自衛隊都陸續回來了。敵人全退了，打死好幾百，還打壞四個車。勝利品很多：洋馬、銅盔、槍械、軍服、汽車上的輪子、鐵柱子……彩號沒有下架，吃過飯就轉送到別處去，其餘的隊伍就住在這一帶各村休息。

旅部把李如珍和小毛交給王區長處理，村裏人一致要求槍斃，嚇得他兩家的家眷頭如搗蒜。後來大家又主張不殺也可以，要叫他們把全村維持敵人的損失一同包賠來。他們兩個的意見是只要不槍斃，掃地出門都可以。政府方面的意見是除賠償損失外，還得澈底反省，保證以後永遠不再當漢奸，大家一致擁護。這樣決定了以後，仍由區長派人送到縣政府處理。

縣城收復了，縣政府又回了城。把李如珍和小毛解到縣政府以後，小毛因為怕死反省得很澈底，把他十幾年來在村裏和李如珍小喜春喜一類人鬼鬼搗搗做的那些虧心事，揀大的都說出來了。

可惜敵人從城裏退出來的時候，小喜春喜兩個人跟着衛胖子一夥人從城裏跑出來，就躲到田支隊去，縣政府派人去要，田支隊不放人，回了個公函庇護他們說這些人是他們



敵人走了，幸如珍倒了，春喜小喜走了，小毛吃過虧再也不敢多事了，村裏的工作就轟轟烈烈搞起來——成立了農婦青各救國會、民衆夜校，劇團，自衛隊又重新受過訓，新買了些子彈，手榴彈……

大家也敢說話了。小喜春喜的產業有許多是霸佔人家的，自被查封以後一個多月了也沒有處理，有些人就要求把霸佔的那一部份先發還原主，其餘的候政府處理。鐵鎖是村長接受去家的意見轉報給王區長，區長報到縣政府。

一天王區長又到縣裏追這事，縣長說：「這事情弄糟了，人家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關司令長官那裏告土狀，說縣政府借故沒收了他們的產業，關司令長官來電申斥了我，還叫我把這幾個人的產業如數發還。」說着就取出電報來叫他看。王區長看了電報道：「這兩個人在村裏的行爲誰都知道，並且有小毛反省的供詞完全可以證明，他們怎麼能抵賴得過？我看可以那些材料一齊送上司令部去，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縣長道：「我也想到這個，不過上邊既然聽了他們一面之詞就來肆斥我，可見是偏向他們那方面的，送上去恐怕也抵不了事。雖是這麼說，還是送上去對，縣政府不能跟着他們包庇漢奸，把已經有真憑實據的漢奸案翻過來。」

王區長回來把這事告給鐵鎖，鐵鎖回到村裏一說，全村大亂，都嚷着說不行，也沒有人召集，更坊門口的人越擠越多就開起會來。在這個會上通過由農婦青各幹部領頭，到縣政府請願。第二天，果然組織起二百多人的請願隊帶着乾糧盤纏到縣政府去。縣長本來是知道實情的，見他們大家把縣政府圍得水洩不通，一邊向他們解釋，一邊給關司令長官發電報。隔了兩天，關司令長官回電說叫等候派員調查。



專家回來以後把材料整理成文，只等調查的人來，可是等來等去沒有消息。一個多月又過去了。倒也派來一個甚麼邊天就是本縣的賣土委員（那時候邊縣住着一個賣官土的，官銜是「經濟委員」，老百姓叫他「賣土委員」）。這位委員來到村公所，大家也知道他是個幹什麼的，知道跟他說了也說不說一樣，就沒心跟他去打麻煩，可是他偏要做做這個假過場，要叫村長給他召集羣衆談談話，儘量使他召集了個大會。會開了，他先講話。他是給小喜春喜兩個人扯謊，說大家不懂軍事上的內線工作，說這兩個人是田支隊派他們到敵大窩裏調查敵人情形的。他才說到這裏，白狗說：「經濟委員！我可知道這回事！」經濟委員只當他知道什麼是內線工作，還想借他的話證明自己的話是對的，就向他道：「你也知道？」又向大家道：「你們叫他說說！」白狗道：「人家小喜做內線工作是壞行家！」委員插嘴道：「對麼！」有些人只怕他不明白委員是替小喜他們扯謊再順着委員說，嘻嘻理怨他多嘴，只見他接着道：「真是老行家！起先在白龍山土匪裏卷錢工作，以備着十個人回咱村來創窟洞，一下就把福順昌的窟洞找着了；後來到城裏弄弄那裏作內線工作，領着敵人到咱村燒房子，一下就把福順昌燒了個黑衙衙；不是老行家，誰能修這麼乾淨利索？」他的話沒有說完，大家都笑成一片，都說：「說得真對！」委員本來想聽住他的話，可是自己叫人家說話，馬上也找不到個適當的理由再不說，想着想着就叫他聽了那麼多。白狗的話才落音，冷元就插嘴道：「那你才說了現在還沒沒有說從前啦！從前人家小喜……」委員道：「慢着慢着！聽話！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呢！」別的人亂搶着說：「你沒有說完白狗怎麼就說起來了！」，「你是來調查來了呀？聽來翻話來了！」白狗說：「你對我知道得多，說小喜春喜你沒有我清楚。」

「你比我們還清楚，還調查什麼……後來不知道是誰喊道：『咱們都走吧，叫他一個人調吧！』這樣一喊，大家轟隆隆就散了。鐵鎖見委員太下不了台，就走到台前喊道：『委員的話還沒說完呢，大家都不要走！』台下的人喊道：『沒說完叫他慢慢說吧！我們沒有工夫聽！』喊着喊着就走遠了。只有十來個人遠遠站住，還想看看委員怎樣收場，鐵鎖叫他們站近一點再來聽話，委員看見已經不像個樣子了，便道：『算了算了！這地方的工作真是一塌胡塗，老百姓連個開會的規矩都不懂！』鐵鎖本來是怕他下不了台，不想他反說是村裏的工作不好。鐵鎖就捎帶着回敬他道：『山野地方的老百姓，說話都是這直來直去的，只會說個老直理，委員還得包涵着些！』

委員一肚子悶氣沒處發，吃過晚飯便到李如珍家裏去。李如珍雖然沒有地了，大烟却還沒有斷，知道委員也有癮，就點起燈來讓委員吸煙。委員問起小喜春喜的事是誰向縣裏報告的，並且說：『縣政府憑的是小毛的口供，這小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李如珍說：『小毛原來也是咱手下的人。』接着就把小毛的來歷談了一談。委員叫他打發人去叫小毛，他便打發自己的兒子去叫。

小毛覺着因爲自己在縣裏說的話太多了才弄得李如珍傾家蕩產，本來早就想到李如珍那裏賠個情，可是又怕村裏人說他去跟李如珍搗什麼鬼，因此沒有敢去。白天開會的時候，他聽出委員是照顧小喜春喜的，也有心去跟委員談談，可是一來覺着自己的身份低，不敢高攀委員，再則村裏人當面還敢給委員玩丟人，自己當然更惹不起，因此也沒有敢展翅。這時委員忽然打發人來叫他，他覺着這正是個一舉兩得的機會，一來能給李如珍賠個人情，二來能高攀一下委員，自然十分高興，跟屁股底下上着彈簧一樣，蹦起

來就跟着來人去了。

他一進到李如珍家，見委員跟李如珍躺在一個舖上過癮，知道是自己人了，膽子就更大了一點。李如珍向委員道：「這就是小毛！」委員看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小毛？坐下！」說着把腿往回一縮，給他讓了一塊炕沿，小毛湊到跟前就坐下了。委員道：「小毛！李先生說你很會辦事，可是爲什麼一出了門就顧不住自己了呢？」小毛懂得委員的意思，看了看委員道：「我好長時間了就沒有出門呀？」委員笑道：「不是說近幾天，是說你在縣裏。你在縣裏，給人家瞎說了些什麼？」小毛見是說這個，便訴起苦來。他說：「好我的委員！那是什麼時候？過命啦呀！不說由咱啦？」委員道：「你也太沒有骨頭了！那邊過命這邊不過命？鐵盟會人都是共產黨，縣長區長都是鐵盟會，自然也都是共產黨。他們吃着司令長官的飯不給司令長官辦事，司令長官將來要收拾他們。李繼唐李耀唐（小喜春喜）連這裏的李先生都是司令長官的人。你聽上共產黨的話來害司令長官的人，將來司令長官收拾共產黨的時候，不連你捎帶了？」小毛來時本來很高興，這會聽委員這麼一說，又有點怕起來，便哀求道：「委員在明處啦，我們老百姓在黑處啦！這會反正已經錯了，那就得求委員照顧照顧啦！不是我願跟他們跑呀，真是被他們逼得沒辦法！」說着就流出淚來。委員道：「你不要怕！錯了就依錯處來！我看你可以寫個申明狀，我給你帶回去轉送到司令長官那裏，將來就沒有你的事了。不只連累不了你，只要你跟李先生、繼唐、耀唐都真正一心，將來他們得了勢，還愁給你找點事幹？」小毛道：「委員這樣照顧我，我自然是感謝不盡，不過這申明狀怎麼寫，我是個粗人，不懂這道，還得請委員指點一下。」委員道：「這個很容易：你就說他們是共產黨，要實行共

麼，惜放沒收老財們的家產，才硬逼着你在人家捏造現成的口供上畫了字，只要你寫上這麼一張申明狀，對你好，對繼唐他們也好。」又向李如珍道：「虛堂（李如珍的字）！我看這張申明狀你給他寫一寫吧！」李如珍道：「可以！」小毛道：「這我真該擺酒席謝謝！委頓明天不要走，讓我盡盡我的孝心！」委員道：「這可不必！你們村裏共產黨的耳目甚多，不要讓他們說閑話。以後咱們遇事的時候多啦，這不算什麼！」

這次調查就這樣撤場了，李如珍替小毛寫的申明狀，委員第二天帶回去就轉到閻司令長官那裏。村裏人也知道這賣土委員回去不會給自己添什麼好話，可是既然有這麼一回事，也就得再等等上邊的公事。

★

★

★

★

委員回去又做了一封調查報告，連李如珍替小毛寫的申明一同呈到閻司令長官那裏去。調查報告的太意說這個案件完全是共產黨造成的，因為小喜春喜都是從前反共時候的幹部——小喜是防共保衛團團長，春喜是公道團團長，因此村裏縣裏的共產黨分子借着政權和羣衆團體的力量給他們造成漢奸的罪名，把他們的產共了。

這時候正是八路軍在山西到處打敗日軍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時候，晉綏軍退到晉西南黃河邊一個角落上，不敢到敵後方來，閻錫山着了急，生怕他自己派來的幹部真正跟八路軍合作。決派隊學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和政治領導，他以為是共產化了。在閻錫山看來，山西是他自己的天下，誰來了都應該當他的孝子，眼看好多地方，孝子們沒有好柱，被日本人奪去；孝子們又不肯收復，又被八路軍收復了，他如何不着急

？偏在這個時候，各地都有些受了處分的漢奸們（像春喜們那一類人），不說自己當了漢奸，硬說是人家要其他的產，被敵人嚇跑了的行政人員公道團長們，不說自己怕死，硬說聯盟會勾結八路軍奪取了他們的權力，都到閻那裏告狀。閻錫山接到這一批狀字之後，覺着這些人跟共產黨是生死對頭，就揀那些能幹一點的，打電報叫去了一批，準備訓練一下作爲他的新孝子，小喜春喜兩個人也在內。又打發田樹梅到晉東南來把田支隊這一類隊伍編成獨八旅，作爲以後反對八路軍的本錢。

小喜春喜兩家的家產被查封以後，因爲沒有處理，地也荒了。村裏人鬧了縣政府幾回，縣政府說已經交給上邊去公事要小喜春喜歸案。等來等去，夏天過了，上邊除沒有叫他兩人歸案，又打電報把他兩個要走了。又等來等去，戰火二次又來了，大家忙着參加戰爭，又把這事擱起了。不過這次李如珍小毛那些人沒有敢出頭組織維持會，敵人的巡邏部隊來過幾次，被自衛隊的冷槍打死兩個人，沒有走到村裏就返回去了，村裏沒有受什麼損失。後來八路軍三四四旅就又把敵人打跑了，村裏又提起處理小喜春喜財產的事。又到縣政府去問，縣政府說上邊來了公事，說這兩個人都忠實幹部，說小毛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並且把小毛的申明狀也附在公文裏轉回來了。

這一下更引起村裏人的脾氣來，馬上召開了個大會，把小毛捆在會場上，有幾個青年把鐵頭舉在小毛的頭上道：「仍是我們落了屈打成招的名，這會咱就屈打成招吧！你說吧！你從前的口供上那一行是假的？」小毛只看見鐵頭也不敢看人，嚇得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全會場的人都喊道：「叫他說！」小毛怕不說更要挨打，就磕着頭道：「都是真的！」有個人問道：「誰叫你寫申明狀？」小毛道：「委委委員！」又一個人道：

：「誰替你寫的？」小毛不敢說，有個青年在他的屁股上觸了一鐵把，他叫了一聲。大家逼住道：「快說！誰給你寫的？」小毛見不說馬上就活不成了，就戰戰兢兢道：「李李李……！」頭上的鐵頭又動了一下，他才說出李如珍來。冷元道：「委員怎麼叫寫申明狀？他是怎麼跟你說的？爲什麼你就願意寫？」小毛道：「不寫不行！委員說那邊也要過命啦！」接着就把那天晚上見委員的事又說了一遍。冷元跳上台去喊道：「都聽見了吧！口供上都是真的，委員叫他寫申明狀，老漢好李如珍管給他寫！這裏邊都是些什麼鬼把戲？依我說咱們自己把小喜春喜的兩份產業處理了，原來是說人家誰的各歸原主，其餘的作爲村裏的公產！不論他什麼政府，什麼委員，什麼長官，誰來咱們跟他誰講理，天王爺來了也不怕他！除非他一分理也不說，派兵把咱這村子洗了！」大家一致舉臂學頭喊叫贊成。鐵鎖道：「這樣處理，在咱村上看來是十二分公平的了，可是怎麼往上級報啦？縣裏自然也知道這件事的真情，可惜一個賣土委員的調查，一個小毛的申明，把事情弄得黑白不分了，又教縣裏怎樣往上報啦？」楊三奎老漢道：「賣土委員來了開了個會也沒有叫村裏人說話，在李如珍那裏住了一夜，跟小毛他們鬼搗了個申明狀就走了，他調查了個什麼？依我說，他當委員的既然能胡搗鬼，咱們老百姓也敢告他，就說他調查得不實，叫上邊再派人來重查，非把實情弄明白了不可。」大家都贊成。白狗道：「我有個意見：小毛能給委員寫假申明，就能給我們寫真申明，就叫他把他那天晚上見委員那事實實在在給咱們寫出來，咱們也能給閻司令長官呈上去。呈上去看他們還有什麼話說？」大家拍手道：「對！馬上叫他寫！」大家問小毛，小毛說他自己不會寫，叫我一個人替他寫。大家就舉王安福。王安福這時也覺着氣不平，便向大家道：「要

是不常時候，寫個字該不能啦？可是這會我偏不寫！一來我是村副不便寫，二來他們太欺人了！辦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有人出主意，也有人寫，能寫那個就不能寫這個？「這句話把白狗又提醒了。白狗道：『對！咱們把李如珍抓出來叫他再替他寫！叫小毛說一句他寫一句。他不寫咱就把他送縣政府，問問他跟委員跟小毛搗些什麼鬼？問問他這漢好反省了些什麼？爲什麼還替漢奸捏狀誣賴好人？』大家又是一番贊成，年輕人已跑去把李如珍抓來了。李如珍見是叫寫委員住在他家那天晚上的事，明明是自已寫狀告自己，那裏肯寫？結果被大家拖倒打了一頓，連小毛一同送縣政府去了。至於處理那兩家的產業，鐵鎖說：『完全不等上邊的公事也不好，不如先把他訛人家的地先退給原主種，其餘的東西仍然封存起來，等把官詞打到底再處理吧！』年輕人們仍主張馬上處理，饒老漢道：『先把地退回原主其餘就再等一次公事吧，看這官司三次兩次是到不了底的。』後來大家都都同意，就這樣處理了。

以後一直等到過了年公事還沒有來，仔細一打聽，才有人說閩司令長官逃過了黃河到陝西去了，後來就再沒有消息。

### 十三

春天種地的時候，村裏等不來上邊的公事，李如珍小喜春喜他們訛人家的既然經村公所發還各原主，各原主也就種上了。這一年，秋景還不很壞，被李如珍叔侄們誰得破了產的戶口，又都收了一季好秋，吃的穿的都像個人樣子了——鐵鎖也打了二十多石糧食，小胖孩也不給人放牛了，回村裏來上了學。

大家不放心的就是上邊仍然沒有公事，幸如珍得在縣裏也不長不短，催了幾次案，縣裏說：「就照你們村裏那樣處理吧。大概也沒有什麼不妥當。」最後那一次是鐵鎖去的，小雷告鐵鎖說：「閻錫山最近正在秋林召集反動勢力開會，準備反對咱們鐵鎖會和決死隊這些進步勢力，恐怕對你們村裏小喜叔他們要庇護到底。縣裏對這事不俱作主，由你們村裏處理了，縣裏不追究也就算了。」

到了陰曆十一月，忽然有些中央軍來村號房子，向村公所要柴要草，弄得鐵鎖應酬不了。第二天，隊伍開來了，又是叫塾街道，又是叫修馬路，全村人忙得一塌糊塗。晚上又進來一批人：頭一夥裏有春喜，和當日在五爺公館那些尖嘴猴腮領子一類人是一夥，說是什麼「精建委員」；「閻錫山的一個特務團體，叫「精神建設委員會」；第二夥裏就又看見有小喜，領着一把子帶手槍的人，又叫什麼「突擊隊」；「閻錫山另一個武裝特務團體」。冷元鐵鎖他們一看見這夥子人，知道要出事了，背地跟鐵鎖會幾個常出頭的人商量對付他們的辦法。王安福老漢說：「我看你們大家一面派人到縣裏問一問，一面還是先躲開不見他們，把公所的差事暫且交給我來應酬。我這老大個老漢，跟他們裝裝做做，他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大家說：「明知他們來意不善，要殺大家都躲開，你何必去吃他們的虧呢？」王安福不贊成，他說「他們真要跟我不過，死就死了吧，我還能活多大呢？」他執意不走，大家只好由他。鐵鎖冷元他們才來個前頭些的人，帶着自衛隊的槍械都躲開了，只有白狗因為秋天敵人來了，配合軍隊打仗帶了彩，無法走開，只好在家聽勢。

走出去的人，逃到了王安福當日住過的嶺後，打發冷元到縣裏問主意。冷元去了半



天就回來報告道：「天事壞了！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說着就哭起來。大家一聽這句話，比響了一顆炸彈轟轟轟。忙問是怎麼一回事。冷元哭了一會止住淚道：「前天晚上，中央軍跟突擊隊把縣政府機關都包圍了。縣裏的人，衝出去，一部分，打死了一部份。叫人家捉住，殺了一部份。現在還正捉敵。縣長生死不明，小常同志叫人家活埋了！」說得大家也都跟着哭起來。問他是誰說的，他說是機關會逃出來的。一個交通員說的。得到了這個消息，都知道家是回不得了，附近各村，也都有了中央軍，精建會，突擊隊，大家帶的藍線繩，又不多，只好在村裏轉來轉去。由裏人問他們是那部份，他們只說是游擊隊。

他擱轉了四五天，轉到一個山莊上，碰着二妮領着十一歲的小胖孩在那裏討飯，他們便把他們叫到向陽坡上，問起村裏的情形。二妮擺擺手道：「不講了！沒世界了！捉了一百多人，說都是共產黨，刺刺的刺手，刺眼睛刺眼，要錢的要錢……龍王廟裏滿地血，走路也在血裏走。」隨着就把被殺了的人數了一遍。大家聽了只是搖頭。冷元道：「咱們只說除咱們這十幾個來的人就不相下了。誰想像雀黑小那些連句話也不會說的人，也都叫人殺了。真是活閻王呀！」

鐵鎖見二妮說的那數名子，裏邊就有王安福，就問起王安福的下落。二妮道：「他們把人家老漢捉到廟裏，硬叫人家講說自己辦過些什麼壞事。老漢說：『你們既然會殺，乾脆把我殺了就算了。』我辦過什麼壞事？我不該救濟窮人！我不該不當漢奸！別的我想不起來！你們說有什麼罪就算有什麼罪吧！」李如珍又回來當了村長，小毛成了村副，依他們的意，是非殺不行，後來還是他們李家戶下幾個人，老長輩跪在他們面前說：『求

你們少作些孽吧！人家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後來叫人家花五千塊現洋，才算贖了個活命。」

大家又問起白狗，二姐哭了。她說：「把白狗剝得薄得不像人了，還不知活得了活不了啦！就是捉人那一天，小喜親自去捉白狗。他叫白狗走，白狗的腿叫日兵打的傷還沒有好，動也不能動，他就又在人家那條好腿上穿了兩刺刀，褲上、襪上、床上、地上，那裏都成血窟窿出來的了。後來他打發兩個人，把白狗血淋淋抬到廟裏，把我爺爺、我爹，都捆起來。第二天，人家小喜一面殺別人，一面打發人跟巧巧說，只要她能陪人家睡二月，就可以饒他們一家人的性命。巧巧藏不住，到底被人牽走了。他燒灰骨強跟人家孩睡了一夜，後來幸虧他老婆出來跟他鬧了一場——他老婆是李如珍老婆娘家的姪女，他惹不起，才算不再到巧巧那裏去。」

鐵鎖又問：「你娘兒們爲什麼也逃出來？是不是人家也要殺你們？把咱家鬧成什麼樣子？」二姐道：「再不用說什麼家了！咱那裏還有家啦？人家說你是咱村的共產頭，隊伍圍着村子搜了你一天，沒有搜着你，人家把我娘兒們攔出來，就把咱的門封了。衣裳、糧食，不論什麼東西一點也沒有拿出來。我說：『你們叫我娘兒們往那裏去啦？』人家小喜說：『誰管你？想死就不用走，想活啦滾得遠遠地！』我爺爺我爹我娘跟村裏人背地都勸我說：『領上孩子出去逃個活命吧！不要在村裏住了！他們是敢殺人的！』後來我娘兒們就跑出來了。」鐵鎖聽了，咬了咬牙說：「也算！這倒也乾淨！」

別的人各人問各人家裏的情形，二姐都給他們說了說：有查封了家產的，有捉去了人的；有些已經花錢了事，有些直到拖出來時候還沒有了結。

正說着，山頭上有人喊道：「喊！你們是那一部分？」大家抬頭一看，上面站着許多兵，心裏都暗驚道：「這回可糟了！」人家既問，也不得不答話，冷元便答道：「游擊隊！」七爺又喊道：「上來一個人！」離得很近，曉文躲不開，冷元什麼事也好在前頭，便道：「我去！」說了把槍遞給另一個人，自己就上去了。大家在下邊等着，聽見說話，却聽不清說是什麼。停了一會，只聽冷元道：「都上來吧！是八路軍！」大家聽說是八路軍，都高興得跳起來，一擁就上去了，二姐跟小胖孩也隨後跟上去。這部份隊伍，是八路軍一個游擊支隊，不過三、四百人，從前也在李家莊一帶住過，也還有認得的人。鐵鎖向他們的隊長說明來歷後，要求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們自然很歡迎，從此這夥人就參了軍。

鐵鎖又要求隊長把二姐跟小胖孩帶到個安全地方，隊長道：「白雲路以西，臨屯路以南這一帶，現在沒有咱們的隊伍，只有我們這幾百人，還是奉命開往路東平順縣一帶去的。晉城一帶駐的是中央軍，專門想找着消滅我們這些小部份，因此我們還不能從晉城走，還得從高平北部日軍的封鎖線上打過去，女人小孩恐怕不好過。」二姐向鐵鎖道：「你顧你吧！不用管我！我就跟我胖孩在這一帶瞎混吧！」胖孩到過年還可以給人家放牛，我也慢慢找着給人家做點活，餓不死！中央軍跟李如珍叔侄們又不是鐵釘釘住不動了！十日世界再有點變動我還要回去！」

隊伍休息了一會就開動了，鐵鎖和二姐母子們就這樣分了手——二姐跟小胖孩一直看着隊伍下了山。

過了年，二妞到一個一家莊上去討飯，就找到了個落脚處：這家的主人，老兩口子都有五六十歲，只有十二歲個小孩，種着頃把地，僱了兩個長工，養三個牛兩頭驢子。二妞見人家餵牲口多，問人家雇放牛孩子不雇，老漢就問起她的來歷。二妞不敢以實說，只說是家裏被敵人抄了，丈夫也死了，沒法子才逃出來。這老漢家裏也沒有人做難活，就把小胖孩留下來成牲口，把二妞留下做飯，照顧一下碾磨。

一山野地方，真裏敵人不敢來，也不打聽什麼時局變化，二妞母子們就這樣住下來。住了一年半，到了來年夏天，因為時局變化太大了，這莊上也出了事：一天，來了一股土匪，搶了個一場湖塗——東西就不用說，把老漢也打死了，把牲口也趕走了。出了這麼大事，二妞母子們自然跟這裏住不下去，聽不得不得另找去處。她領着小胖孩仍舊去討飯，走到別的村子上，一打聽，打聽着中條山的中央軍七個軍，完全被敵人打散了，自己的家鄉又成了維持敵人的村子，敵人在離村五里的地方修下砲樓，附近一百里以內的山地，那裏也是散兵，到處搶東西綁票，那裏也沒有一塊平靜些的地方。

這時候二妞就另打下主義，她想既然那裏也是一樣危險，就不如回家去看看。回去一來可以看看娘家人，二來沒有中興軍了，家裏或者還有些破爛傢具也可以賣一賣。這樣一想，她就領着小胖孩往家裏走。走到離家七里的地方，看見山路上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小胖孩眼明，早早看清是白狗和巧巧，便向二妞道：「娘！那不是我舅舅來？」二妞仔細看着，也有些像；冒叫了一聲，真是白狗跟巧巧，兩個人便走過來了。白狗先問二妞這一年多在那裏，怎樣過，二妞同他講了一說，並把鐵鎖跟元他們十來個人參加了八路軍的消息也告他說了。白狗說：「人家這些人這回倒跑對了我我們在

家的人這一年多可真苦死了！」二妞看見他穿了一對白鞋，便亮問道：「你給誰穿？」白狗道：「說那些做甚啦？這一年多，村裏人還有命啦？要差、要款、要糧、要草、要柴、要壯丁……沒有一天不要！一時遲慢些就說你是暗八路故意抵抗！去年冬天派下款來，爹弄不上錢，挨了一頓打，限兩天繳齊，逼得爹跳了崖……」二妞聽到這裏，忍不住就哭起來。白狗說着也哭起來。兄弟們哭了一會，白狗接着說：「爹死了，爺爺氣得病倒了，我怕人家抓壯丁了，成天裝腿疼，拐着走。去年打幾石糧食不夠大家要，一家四口人過着年就沒吃的，吃樹葉把爺爺的臉都吃腫了！」二妞又問道：「你請人這會往那裏去啦？」白狗道：「唉！事情多着啦！小喜透東西，成個長生不老精了；你走時候人家不是閻錫山的空學像長嗎？後來縣裏區裏都成了中英華派的人了，他們看見閻錫山的招牌不行了，着臺他們那一夥又跑回閻錫山那裏去，小喜就入了中央軍的不知進什麼工作團，每天領着些無賴混鬼們捉暗八路，到縣衙錢……誰有錢誰就是暗八路，花上錢就又不是了。你知道！他常好到我家麻煩！」說着看了巧巧一眼，巧巧嘆了口氣把頭低下。白狗又接着道：「這次中央軍叫日軍打散了，人家小喜又變了——又成了日軍什麼報道社的人了，仍然領着人家那一夥人，到處捉暗八路、託錢，回到村裏仍要到家去麻煩。爺爺說：『你給她找個地方躲一躲吧！實在跟這些東西較真也較不到底！』福順昌老寡膽還在監獄裡，我請他給找個地方，他說『你送來吧！我就是去送她去！』二妞又問道：「李命珍老燒灰骨還沒有死嗎？」白狗道：「那也成了長生不老精了！你走時候他就又替了村長叫如今又是維持會長！出關……」

寶順上屋宇了上屋三層龍道：「這我這回去做什麼呢？不過既然走到這裏了，我回去看看娘和爺爺！」又向小胖孩道：「胖孩！你跟我舅舅到嶺後等我吧！我回去看一下就出來領你！」反正家也沒有了，省得叫日本人碰見了，跑起來不方便！」小胖孩答應着跟白狗和巧巧去了，二姐一個人回村裏去。

她一路走着，看見跟山裏的情形不同了——一塊一塊平展展的好地，沒有種的莊稼，青蒿長得一人多高；大路上也碰不上一個人走，滿長的是草；遠處只有幾個女人小童提着籃子拔野菜。到了村裏，街上也長滿了草，各家的房子場的場，累得累，門窗差不多都沒有了。回到自己住過的家，說春喜喂過驢子也是以前的事，這破爛後的糞也成乾的了；地上已經有人刨過幾遍，殘灰爛草碾頭石塊滿地都是。走到娘家，院裏也長滿了青蒿亂草，只有在草上走得灰灰地一股小道，娘在院裏燒着火煮了一鍋槐葉，一見二姐，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就哭起來。哭了一會，母女們回到家裏見了修福老漢，彼此都哭訴了一回一年多的苦處，天就黑了。家裏再沒有別的，關起門來吃了一頓槐葉。

槐葉吃罷了碗還沒有洗，就聽見外邊有人兇狠狠地叫道：「開門！」二姐他娘嚇了一跳道：「小喜小喜！」又推了二姐一把道：「快鑽床底！」二姐也只好鑽起來。小喜在外邊催道：「怎麼還不開？」二姐她娘道：「就去了！我睡了才又起來！」說着給他開門。小喜進來捏着個手電棒一晃一晃，直闖闖就往巧巧住的房子裏走，二姐她娘道：「他們今天晚上不在家，往他姑姑那裏去了！」小喜用手電棒向門上一照，見門鎖着，便生氣沖沖發話道：「不在？哄誰呀？」他拾起一塊磚頭砸開鎖子進去搜了一下，然後就轉過修福老漢這邊來。他仍然用手電棒滿屋裏照，一下照到床底，看見二姐，以為是巧

便喜皮笑臉道：「出來晒出來吧！給你奪得好衣裳來了！」說着伸手把二妮拉出來。他一見是二妮，便道：「好！這可抓住暗八路了！管你是七路八路，既然是個女的，巧巧不在你就抵她這一角吧！你也是俺春喜哥看起來的美人，可惜老了一點！洗洗臉換上個衣裳我看怎麼樣？」說着把他帶來的一把小包袱向二妮一扔。

就在這時候，外面遠遠地響了一聲槍，接着機槍就響起來。小喜一聽到機槍，就跑到門外來聽。起先是一挺，後來越響越多，又添上手榴彈響，小喜攔不住便跑出去。二妮趁他出去的機會，趕緊跑出院裏來藏到蒿裏。停了一會，小喜也沒有回來，機槍手榴彈仍然響着，二妮慢慢從蒿裏站起來，望着遠處山上看，見敵人的炮樓上一閃一閃的火光，到後來機槍手榴彈停了，炮樓上着起一片大火。這時二妮悄悄跑回去叫她娘出來看，她們猜着是八路又來。看罷了火，娘兒們又悄悄關起大門回去跟修福老漢悄悄談論着，誰也沒有敢睡，只怕再出什麼事。

天快明了，二妮她娘向二妮道：「快趁這時候悄悄走吧！不要叫天明了小喜那東西再來找你麻煩！」二妮也怕這個，在鍋裏握了一把冷槐葉算乾糧，悄悄開了門溜出來跑。她出了村，天還不明，聽着後邊有幾個人趕來，嚇得她又躲進路旁的蒿地裏去。她聽見三個人說說話走過來，清清楚楚可以聽出是李如珍、小喜和小毛。小毛問：「有多少？」小喜說：「老八路！人很多，好幾村都住滿了！」李如珍道：「咱怎麼不打？」小喜道：「城裏的日軍不上二百人，警備隊不抵事……」說着就走了，聽不清了。二妮得了底，知道晚上猜得還不差。她恨不得把他們三個捉住繳給八路軍，可惜自己是一個人，也只好讓他們走開。他們走過之後，二妮且不往後，先回到村裏去傳這個消息。

這樓着火是大家都看見的事，見二妮傳來這個消息，有些人到小毛和李如珍家裏去着。果然見這兩個人不在了家了，就證明是真的。這時候，青年人們又都活動起來了；有的到炮樓上去打探，有的去鄰近村子裏找八路，不到早飯時候就打聽清楚了——炮樓平了，裏邊的日軍死的死了跑的跑了，八路軍把汽車路邊的幾個村子都住滿了。村裏人又聯繫了口氣，常關着的大門又都開了，久不見太陽的青年女人和孩子們又都到街上來了，街上長的亂草又都快被人們踏平了。

二妮吃過了槐葉，仍舊要到嶺後去叫小胖孩，就起程往嶺後去。路上的人也多起來了，見着都傳着敵人被打跑了的消息。八路軍出差的事務人員，也三三兩兩在路上來往。三妮趕到半路，就碰上白狗、巧巧、小胖孩和王安福老漢都回來了——他們已經得到了消息。三妮也跟着返回來。白狗跑得最快，把他們三個都掉在後面。路上碰上熟人都問白狗的腿怎麼忽然不拐了，白狗說「八路來了自然就拐不了」。

趕三妮他們三人進到村裏，白狗返回來迎接他們笑道：「來了兩個熟路，你們來着是誰？」說着已快走到更坊背後，早聽着更坊門口的犬亂噴噴地，小胖孩先跑過來，叫着：「回頭喊道：『娘！我爹讓冷元叔叔都回來了！』」三妮跟王安福老漢對說，也都加快了腳步繞過牆角。大家見他倆來了，全場大笑道：「二妮也回來了！半壁樓也回來了！」「青年人們叫的叫跳的跳，眼裝足了氣的皮球一樣，一動就跳起來；老年人彼此都說：『像這樣，就是光吃槐葉也心輕一點。』」

大家讓開路，二妮、小胖孩、王安福和白狗四個人從人羣中穿過，擠到冷元跟鐵鎖旁邊。他兩人都握了握王安福的手，拍了拍白狗的肩膀，摸了摸小胖孩的頭，對三妮都



想不出該怎麼表示，彼此笑了笑，互相道：「你也回來了？」冷元又補了一句道：「你  
跟鐵鎖哥商量過到今天一齊回來啦？」這句話門了個全場大笑。

王安福和白菊先問跟他兩人同時出去的十幾個人，別的人怎麼沒有回來，那十來個  
的家屬也有些人湊來問，鐵鎖道：「我們參加的那一部份沒有來。他們在那邊都很好，  
有好幾個都成了幹部，回頭我到他們各人家裏去細細談一談。我們兩個人是上級從部隊  
裏調出來回來作地方工作的——上級說我們了解這地方的情況，作起來容易一點。我們  
兩個就分配在咱們本區工作。」王安福道：「這就好了，又可以活兩天了。」有幾個  
青年，要求他們兩個講講話，鐵鎖道：「可以！你們去召集人吧！」楊三奎老漢道：「  
這召集什麼人啦？村裏就剩這幾個人了！」他兩個看了一下男女老小不過百把人，連從  
前的一半也不夠，冷元問道：「就這幾個人了嗎？」楊三奎道：「可不是吧！跟你們走  
了一夥，中央軍隊圍錫山那隊伍殺了一夥，中央軍又捉走一夥，日軍殺了一夥，抓走一  
夥。逃出去多少？被人家逼死了多少？你想還能有多少？」鐵鎖嘆了一口氣道：「留下  
多少算多少吧！咱們就談談吧：前年十二月政變，國民政府給八路軍下命令，叫八路軍  
退出中條山，退出晉東南，他們派中央軍把這地方接收了。他們在這地方殺了許多抗日  
的人，庇護了許多漢奸，逼死了許多老百姓。後來自己又保護不了自己，被日本人打垮  
了，把這地方又丟給日本人來蹂躪了個不成樣子。現在八路軍又來了，八路軍這次來踏  
上一次不同——不走了！要在這地方着根！就是要把這地方變成抗日根據地。我兩人出  
去原來參加的是部隊，如今被上級調到這裏來做地方工作，過來以後，就分配到咱們這一  
區來，叫我當區長，叫冷元組織農會。眼前要緊的工作是恢復政權，組織民衆，解決眼

前的實際問題。這些事自然不是說句話能做好了，咱們現在先提出些實際問題吧！——有個青年站起來道：「我先問一句話：你說那什麼國民政府再有一道命令來了，八路軍還走不走了？」

鐵鎖道：「再有一千道命令也不走了！我們不能想自己的人再繳給他們去殺！」

那青年道：「那我們就敢提問題了：李如珍他們那些漢奸可該着處理了吧？可不用再等閻錫山的公事了吧？」好多人都叫道：「對！數這個問題要緊！」

「自這個問題提出來，大家都注意起這事來了：有的說「他們已經跑了還怎麼處理」，有的說「跑了和尚跑了寺院」。也有些老漢們說「穩一穩着吧，還不知道以後怎麼樣呢」，有些明白人就反駁道：「不怕他！怕抵什麼事？從前誰不怕人家，人家不是一樣殺嗎？」

鐵鎖道：「這算一個問題了，還有些什麼問題？」雖然也還有人提出些災荒問題、牲口問題、土匪問題，可是似乎都沒有十分注意，好像一個處理漢奸問題把別的問題都壓了。鐵鎖冷眼看着這情況，覺着就從這件事上作起，也可以駁負起人來，便向大家宣佈道：「大家既然說處理漢奸要緊，咱們明天就先處理漢奸。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就散了吧！」

宣佈了散會，鐵鎖向冷元道：「你也該回家去看看了！」又向二姐道：「咱們也回去看看吧！」

二姐半哭半笑道：「咱們還回那裏去？」

王安福道：「可不是！鐵鎖連個家也沒有！不過如今村裏的閑房子很多，有些院子連一個人也沒有，隨便借住他誰一座都可以！」

有個青年道：「依我說，把春喜媳婦攆回她的老院裏，鐵鎖叔就可以回他自己的院裏去住！」

鐵鎖道：「這還得等把他們的案件處理了以後再說！」

又向二姐道：「我看今天晚上咱們就住到龍王廟吧！那裏很寬大，一定沒有人住。」別的人也說那是

個好地方，裏邊只有老宋一個人。說到吃飯問題，王安福道：「到我那裏吃吧！我孩子們吃是樹葉，可還給我老漢留着些米。」冷元鐵鎖都指着自己身上的乾糧袋道：「我們帶着米。」大家道：「那你們就算財主了！我們都吃是樹葉！」二妞道：「我連樹葉也沒有！」大家讓了一會就走開了。

夜裏，好多人都到廟裏找鐵鎖說：「李如珍叔叔們家裏，小毛家裏，今天都埋藏東西。要是沒收他們的財產，就要趕緊動手，遲了他們就藏完了。」鐵鎖說：「只要他們不倒出去，埋了還不是一樣沒收？」他們說：「可也差！那咱們就得下點工夫看着他們，不要讓他們往外面倒。」冷元說：「那你們就組織組織吧！」他們馬上組織起二三十個人來輪班站崗，一家門上給他們站了兩個守衛的。

這一晚上，二妞只顧向鐵鎖談她這一年多的經過，直到半夜才睡。才睡了一小會，就聽得外面有人打門，起來一看，站崗的把小毛捉住了。前半夜才組織起來的二三十個人，差不多全來了，都主張先吊起來打一頓。鐵鎖向小毛道：「你實說吧！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半夜三更回來做什麼？說了省得他們打你！」小毛看見人多勢衆，料想不說不行，就說道：「我們出去一直跑到天黑，沒有跟日軍連上，走到李如珍一個熟朋友家，李如珍住下了，叫小喜去找日軍，叫我回來打聽這邊的情形。我摸了半夜才跑到村裏住着嗎？」小毛道：「在！」別的人說：「叫他領咱們去找，找不着踢他要！」有的說：「叫他領去不妥當！有人看見捉住了他，要給李如珍透了信，不就驚跑了嗎？不如叫離他地方說清楚，派個路熟的人領着咱們自己去找。先把他扣起來，找不着李如珍就

在他一個人身上算賬！」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鐵鎖道：「依我說這些事可以請軍隊幫幫忙。那地方還沒有工作，光去幾個老百姓怕捉不回人來！」大家說：「那樣更穩當些！」這事就這樣決定了，鐵鎖跟軍隊一交涉，軍隊上給撥了一班人。村裏人一聽說去捉李如珍，自然是人人起勁，第二天早上王安福老漢捐出一斗米來給去的人吃了一頓飽飯，等軍隊上的人來了，就一同起程，不到半夜，果然把李如珍捉回來了。

## 十五

捉回李如珍來，事情就大了；村裏人要求的是槍斃，鐵鎖是個區長，不便作主。縣長也是隨軍來的，還住在部隊裏。縣政府區公所都還沒有成立起來，送也沒處送，押也沒處押。鐵鎖和村裏人商量，叫攔李如珍和小毛暫且由村裏人看守着，他去找縣長。到部隊上見了縣長，說明捉住這兩個漢奸以後羣衆對政府的要求。縣長覺着才來到這裏，先處理一個案件也好，能叫羣衆知道又有抗日政權了。這樣一想，他便答應就到村裏去對着全村老百姓公審這兩個漢奸。

龍王廟的拜亭上設起公堂，縣長坐了正位，村裏公舉了十個代表陪審，公舉了白狗和王安福老漢代表全村作控告人，村裏的全體民衆站在廟院裏旁聽。李如珍一看這個形勢，也知道沒有什麼便宜，便撐住氣來裝好漢。縣長叫控告人發言，訴說李如珍的罪行，羣衆中有個人向白狗叫道：「白狗！不用說他以前那些說人的事，就從中央軍來了那時候算起，算到如今，看他殺了多少人？打過多少人？逼死過多少人？說窮了多少人？逼走了多少人？」白狗道：「可以！先數數的人吧！」接着就指名數了一遍，別人又把說漏了

的補充了一些，一共是四十二個。縣長問李如珍，李如珍說：「這些人殺是殺了，有的是中央軍殺的，有的是突擊隊殺的，有的是日本人殺的，我沒有親手殺過一個。」王安福道：「你開名單，你出主意，說叫誰死誰就不得活，如今還能推到誰賬上去？」有個青年喊道：「照你那麼說，縣政府要槍斃你，還非縣長親自動手不行？」又有人說：「怕他嘴巧啦？咱村裏會說話的人都是他的證人。」李如珍料也推不過，就裝好漢道：「就說成殺了你們兩個人，我一條命來抵也不賠本！殺了你們四十二個，利不小了！說別的吧！這些人都是我殺的！不差！」他既然痛快承認，以下的事情就不麻煩了，控告人說一宗，他承認一宗，一會也就說完了。審罷李如珍又審小毛。小毛打的人最多，控告人一時給他數不清，就向羣衆道：「打跑了的且不說，現在在場的，誰挨過小毛的打都站過東邊，沒有挨過的留在西邊！」這樣一過，西邊只留下幾個小孩子和年輕媳婦們，差不多全部都到了東邊了，數了一下，共六十八人，陪審的十個代表，當控告代表的白狗還不在數。白狗道：「連陪審的人帶我自己一共是七十九個！叫他本人看看有冒數沒有？」小毛也不細看，他說：「我知道打得不少，反正是錯了，也不用細數他吧！不過我可連一個人也沒有害死過，叫我去捉人都是他們的主意！他們說人家的東西我也沒有分過賊，只是跟着他們吃過些東西吸過些大烟！」羣衆裏有人喊：「跟着龍王吃賀雨就是幫兇！」光喝一口泔水（洗碗水）還那麼威風凜凜，能分上東西來，你還認得你是誰啦？」

審完以後，全村人要求馬上槍斃，可是這位縣長不想那麼辦。縣長是在老根據地作救權工作的。老根據地對付壞人是只要能改過就不殺。他按這個道理向大家道：「按他

們的罪行，早夠槍斃的資格了……」羣衆中有人喊道：「夠了就斃，再沒有別的話說！」「縣長道：「不過只要他能悔過……」羣衆亂喊起來：「可不要再說那個！他悔過也不能一次了！」「再不斃他我就不活了！」「馬上斃！」「立刻斃！」縣長道：「那也不能那樣急呀？馬上就建個槍也沒有！」又有人喊：「就用縣長腰裏那枝手槍！」縣長說沒有子彈，又有人喊：「只要說他該死不該，該死沒有槍還弄不死他？」縣長道：「該死吧是早就該着了……」還沒有等縣長往下說，又有人喊：「該死拖下來打不死他？」大家喊：「拖下來！」說着一轟上去把李如珍拖下當院裏來。縣長和堂上的人見這情形都離了座到拜亭前邊來看，只見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擠成一團，也看不清怎麼處理，聽有的說「拉住那條腿」，有的說「腳蹬住胸口」。縣長、鐵鎖、冷元，都說「這樣不好這樣不好」，說着擠到當院裏攔住衆人，看了看地上已經把李如珍一條胳膊連衣服袖子撕下來，把臉扭得朝了脊背後，腿雖沒有撕掉，褲襠子已撕破了。縣長說：「這弄得叫個什麼？這樣子真不好！」有人說：「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們爲什麼不聽縣長的話？」有人說：「怎麼不聽？縣長說他早就該死了！」縣長道：「算了！這人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不過這樣不好吧！把個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說：「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裏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縣長又返到拜亭上，還沒有坐下，又聽見有人說：「小毛啦！」大家看了看，不見小毛，連縣長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有人進龍王殿去找，小毛見癡不住了，跟殿裏跑出來抱在縣長的腿死不救。他說：「縣長縣長！你叫我上吊好不好？」青年人們說不行，有個楞小子鬆故意把李如珍那條胳膊拿過來伸到小毛臉上道：「你看這是什麼？」小毛看了一眼，渾身抖擻

，連連點頭道：「縣長！我我我上吊！我跳崖！」冷元看見他也實在有點可憐，便向他  
道：「你光顧爲縣長有什麼用呀？你就沒有看看大家的臉色？」小毛聽說，丟開縣長的  
腿回頭向大家禱頌道：「大家爺們呀！你們不要動手！我死！我死！大家看見他這種  
樣子，也都放心再打他了，只說：「你知道你該死還算明白！」縣長道：「大家都還下  
去！」又問陪審的人道：「咱們都還坐好！」廟裏又傳才開審時候那個樣子了。縣長道  
：「你們再不要親自動手了！本來這兩個人都夠判死罪了，你們許他們悔過，才能叫他  
們悔過實在要求槍斃，我也只好執行，大家千萬不要親自動手。現在的法律，再大的  
罪也只是個槍決；那樣活活打死，就太，太不文明了！」王安福道：「縣長！他們當日  
在廟裏殺人時候，比這殘忍得多！——有剝眼的，有剝手的，有剝皮的……我都差一點  
叫人家這樣殺了！」縣長道：「那是他們！我們不學他們那樣子就好了！現在還有個小  
毛，據他說的，他雖然也很兇，可是沒有殺過人，大家允許他悔過不允許？」太爺王賊  
道：「不行」，白狗站起來喊道：「讓我提個意見：我這就留下他，他也起不了什麼反  
斗，只要他能包賠咱們些損失，好好向大家賠罪，咱們就留他悔過也可以！」還沒有等大  
家議論成不贊成，小毛臉向外爬下一邊禱頌一邊說：「只要大家能容我不死，叫我做什  
麼都行其實在不能容我，也請容我爲個自盡。俗話常說『死不記仇』，只求大家叫我落  
個爛爛屍首，我就感恩不盡了！」說了一頓嘔吐地哭起來。縣長道：「這樣吧：李如珍就  
算死了，小毛還讓我把他帶走，饒他這起縣政府來再處理他吧？」大家看這樣好不好？  
「請辭狀們似乎還不太滿意，可也沒有再說什麼。白狗說：「就叫縣長把他帶走吧！只  
要他還有一點點改過的心，咱們何必要多殺他這一個人啦？他要沒有真心改過，咱的江

這嗚的世界，幾時還變不了個他？」這樣一說，大家也就沒有什麼不同意了。審判又繼續下去，控告人又訴說了小喜春喜的罪行要求通緝；又要求沒收他們四家的財產，除了賠償乘損失，救濟災難民外，其餘歸公。縣長在堂上立刻宣佈接受大家的意見。「審訊以後，寫了判決書，貼出佈告，這案件就算完結。

村裏由冷元鐵鎖幫忙，組織起處理遺產委員會來處理這些漢奸財產——除把小毛的財產暫且查封等定了案再斟酌處理外，李如珍叔侄們的財產，馬上就動手沒收處理。他們說人家的不動產，前二年已經處理過一次，這次仍照上次的決定各歸原主。動產也都作了價，按各家損失的輕重作為賠償費。最大的一宗，是李如珍家裏存着三百來石穀子和一百二十石麥子。把這一批糧食拿出來救濟了村裏的赤貧戶，全村人馬上就都不吃驚案了。

不幾天，縣政府、區公所都成立了；各地的土匪也被解決了；各村裏當過漢奸的，聽說打死李如珍的事，怕羣衆找他們算賬，都趕緊跑到縣政府自首了。

在李家莊，被李如珍他們逼得逃出去的人，被中央軍和日本人抓走的人，都慢慢回來了；街上的草被大家踏平了；地裏的蒿也被大家拔了種成晚莊稼了。住福老漢的病也好了。二妞跟小胖孩又回到十餘年前被春喜詛去的院子裏去住。村政權、各教會、武委會也都成立起來，不過跟冷元鐵鎖他們年紀差不多的中年人損失得太多了，村幹部除了二妞是婦教會主席白狗是武委會主任外，其餘都是些青年。沒收的漢奸財產除了三份錢作為村公產，開了個合作社，大家請王安福老漢當經理。民兵朝着正規軍打了



幾次土匪，分到了十來枝槍。龍王廟有五畝社地撥給了老宋。這時候商李家莊，雖然地不上老根據地，可也個根據地的樣子了。

小毛這套悔了過，果然比前一次好得多；自動請村幹部領着他到債款負過的人們家裏去陪情，自動把他作過的可是別人不知道的壞事也都講出來。說到處理他的財產，他只要求少給他除出一點來，饑不寒就好。

只有小喜春喜兩個人歸不了案；春喜跟着種地回閩鑛山那裏去了就再沒有回來，小喜跟着日軍跑到長治去了。

## 十六

李家莊自從這次成了根據地，再沒有垮了；敵人掃蕩了好幾次，李家莊在了好民兵，空軍清野也作得算，沒有垮了。三年大旱，李家莊互助大隊開渠澆地，沒有垮了。蝗蟲來了，李家莊組織起剿蝗隊，和區裏縣裏配合着剿滅了蝗蟲，又沒有垮了。不只沒有垮了；家家產糧都超過原來計劃，出了許多勞動英雄；合作社大賺錢，發展得京廣糧食俱全，日用東西不用出村買；又成立了小學，成立了民衆夜校，成立了劇團，龍王廟和裏坡關口，每天晚上都熱鬧。

日本宣佈投降的消息傳到李家莊之後，李家莊全村人高興得跟瘋了一樣——青年人比平常跳得高多少就不用說，像王安福、陳修福、老宋、楊三奎那麼大的老漢們，也都抬着自己的烏龍鬚說：「哈哈！咱們還沒有死，就把鬼子熬敗了！」

學小那媳太躁又都拆開了；埋藏着的東西也都刨出來了。磚瓦窯又開了工，被埋人

燒壞了的門樓，蘇都動手修理着。各家又都掛起中堂字畫，擺上漆桌太師椅，箱櫃檯櫃，台鏡屏……當關女將也都穿起才從地窖裏刨出來的衣服到娘家去走走。

村裏人準備趁舊曆八月十五，開個慶祝勝利大會。這個會佈置得很熱鬧，寫了一台大戲，本村的劇團也要配合着演。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滿街懸燈結彩。展覽抗戰以來本村得到的勝利品。十四日白天的節目是民兵技術表演——打靶、投彈、刺槍、劈刀、自由表演。十五日正式開慶祝會。十六日公祭抗戰以來全村死難人員。三個晚上都演戲。

十四這天早上，勝利品就陳列起來了，十七條日本三八式步槍，三枝手槍，幾十個手榴彈，一把戰刀，八頂鋼盔，十來件大衣，還有些皮鞋、皮帶、皮包、鋼筆、望遠鏡、彈藥片、地圖……七鋪八鐵擺了幾桌子。

早飯後，步槍打靶開始，每人打三發。打完後，算了一下成績：全體平均是二十三發，有兩個神槍手，三槍都打住紅心——其中一個就是武委會主任白狗。第二項是投彈。也不錯，平均二十米遠。小胖孩從小放牛時候扔石頭練下工夫，扔了三十二米遠，占了第一名，都誇他是一「老英雄兒好漢」。其餘劈刀、刺槍、自由表演，也都各有英雄。表演完了，大家都歡天喜地愛擁歡會。

下午戲也來了，晚上街上廟裏都點起了燈，「噹噹噹噹」開了戲。年輕人們都說：「自從記事以來還數今年這八月十五過得熱鬧。」王安福老漢說：「你們都罷不得：我在十二歲時候——就是光緒二十七年，咱村補修龍王廟，八月十五唱了一回開光戲（就是給神像安眼睛），那時候也是滿街掛燈，不過還沒有這次熱鬧，因為那時候是李如松

他拿掌櫃，大家進到廟裏都連句響話也不敢說。

第二天是十五日，是正式開慶祝會的一天。早上，大家一邊佈置會場，一邊派人到區上請鐵鎖冷元回來參加。早飯以後，一切都準備好了，只是鐵鎖跟冷元沒有來。大家又等了一會，只有冷元來了。冷元說：「鐵鎖哥到縣裏去了，今天趕晌午才能回來。我給他留下了個信，叫他回來就來。」村長說：「那咱們就先開吧！」

會開了，第一個講話的就是村長。他報告了開會意義之後，接着就講道：「我現在先籠統談一談抗戰以來咱們村裏的工作成績。要說把八年來村裏的工作從頭至尾敘說一下，恐怕多得很，三朝五日也說不完，現在咱們只用把村裏的情形籠統跟以前比一比，就可以看出咱們的總成績來了；先說政權吧：抗戰以前，老百姓誰敢問一間村公所的事？大小事，那一件不是人家李如珍說怎樣就怎樣？誰進得龍王廟不捏一把冷汗？如今呢？那件事不經過大家同意？那個人到龍王廟來不是歡天喜地的？再說村裏人的生活吧：從前全村有八十多戶沒飯吃的赤貧戶，如今一戶也沒有了；從前每年臘月，小戶人家都是債主圍門，東揭西借過不了年，如今每年臘月，都能安心到冬學裏上課，到劇團裏排戲，那邊有一家過不了年的？平常過日子，從前吃是甚穿是甚，如今比從前好了多少，咱們也不用自己誇，各人心裏都有個數。再說壞人的轉變吧：從前村裏有多少烟鬼？多少賭棍？多少二流子、懶漢、小偷、破鞋？咱們也不是自己誇，這一類人，現在誰還能在咱們李家莊找出一個來？從前東家丟了東西了，西家捉住孤老了，如今呢？在地裏做活，掀鋤犁耙也不想往回拿；晚上睡覺，連大門也不想關，也沒有奸情，也沒有盜案。大家都是這樣過慣了，也不覺得這算個什麼事，不過你冒冒禪繩一想，在抗戰以前這樣子好

不行？說到全村人的進步，大家都是過來人，不用多講；論文，不論男女都認得自己個名字；論武，不論長幼都會打幾顆子彈。這些在現在看來也都是些平常事，可是在抗戰以前也不行呀！我想現在單單把李如珍叔叔們那些人弄得鬆懈來放到咱們村裏，他們就受不了；說人說不了！哄人哄不了！打人打不了！放債沒人使！賣土沒人要！放賭沒人賭！串門沒人要！說話沒人理！他們怎麼能活下去？再總說一句：這裏的世界不是他們的世界了！這裏的世界完全成了我們的了！可惜近幾年來敵人每年還要來擾亂咱們幾回，如今敵人一投降我們更是澈底勝利了！我們八年來，把那樣一個李家莊變成了這樣一個李家莊，這就是我們的總成績了！

村長講罷了總成績之後，武委會主任、主任經理、各救會主席、護校教員，也都各把本部門的成績講了一番，冷元又講了一講，以下便是自由講話。自由講話這一項最熱鬧，因為誰也是被一肚子勝利覺得吃不住，會講不會說，總要上去叫幾聲，一直到晚午以後還沒有講完。

就在這時候，鐵鎖來了，大家就讓他先上台去講。他開頭第一句就說道：「我來的任務，是報告大家個壞消息！」台下大部份人都覺着奇怪了，暗想：勝利了爲什麼還有壞消息？「鐵鎖接着道：「日本已經投降了，爲什麼還有壞消息呢？」人們低聲說：「你可說呀？」鐵鎖仍接着道：「因爲日本雖然宣佈了投降，國民政府却下令不叫日本人把槍繳給我們，又下令叫中央軍渡過黃河來打八路軍。閻錫山跟駐在山西的日軍成了一氣，又回到太原，把小喜他們那些偽軍又編成他自己的軍隊，叫他們換一換臂章，仍駐在原地來消滅八路軍。八路軍第二次來的時候，不是跟大家說過永遠不走了嗎？可是

現在人家中央軍要來，閻錫山軍也要來，又不叫日軍繳槍，你看這……」台下的的人亂叫起來了：「說得他媽×到排場！前幾年他們鑽在那裏來？」有人問：「上邊準備怎麼辦？」鐵鎖道：「怎麼辦？日軍的槍還要繳！誰敢來進攻咱們，咱們只有一句話！」跟他拚！」白狗跳上台去向鐵鎖道：「你不用往下講了！要是他們想來佔這地方，我管保咱村的青壯年都是他們的死對頭！」台下大喊道：「對！有他沒咱，有咱沒他！」白狗已經把鐵鎖擠到一邊，自己站在正台上道：「他們來吧！咱們這幾年又攢了幾顆糧食了，他們再來搶來吧！這裏的人還沒有餓斷啦，他們再來殺來吧！叫他們來做什麼？叫他們給李如珍擦腰嗎？叫春喜再回來說人嗎？叫小喜再到我家胡鬧嗎？他們來了，三爺還可以回來捆人押人打人，六太爺還可以放他的八當十，你怕他們不願意來啦？可是他們來了，又得血塗龍王廟，咱們還能縮住頸子叫他們殺呀？他們也算瞎了眼了！他們只當咱們還是前幾年那個樣子，只會縮住頸子挨刀。不同了！老實說：咱們也不那麼好惹了！反了幾年掃蕩，跟着八路軍也攻過些城鎮碼頭，那個人也會放幾槍了！三八式步槍也有幾枝了！日本手榴彈也有幾顆了！咱們就再跟上八路軍去跑幾趟！再去繳幾枝日本槍！再去會一會這些進攻我們的中央軍！再去請一請小喜！看這些孫子們有什麼三頭六臂？」台下又喊：「誰願意去先報起名來！」又有個青年喊：「不用報名了！我看不如咱們站起隊來教武委會主任挑——把不能用的挑出去，餘下咱們一過去！」白狗道：「這就報。」

院裏，台上，拜亭上，分三組寫名單。寫完了，三組集合起來，報名的共是五十三個。白狗看了一遍，也有四十歲以上的，也有十五六歲的，也有女的——二班巧巧都在

鐵鎖道：「這樣不好領導，還得有個限制。」挑了一挑，把老的小的女的除去，還有三十七個，村幹部差不多都在新。鐵鎖把這結果一宣佈，二妞、巧巧，還有幾個女的都說了話，她們說她們一定想到滿安府捉小喜。鐵鎖告她們說沒法編制，她們說可以管。麻煩了一大會，大家勸她們在家領導生產照顧參戰人們的家庭。

村幹部都參了戰，馬上都補選起來了——二妞代理村長，婦救會主席換成巧巧。王愛爾老漢說：「這麼多的參戰的，應該有個人負責實來照顧他們的家庭。我除了辦合作社，可以代辦這件事。」

大家在這天晚上，戲也無心看了，參戰的人準備行李，不參戰的人幫着他們準備。

第二天，公祭死難人員的大會，遵照原來的計劃舉行，可是又增加了個歡送參戰人員大會。

就廟裏的拜亭算靈棚，靈棚下設起三個靈牌：村裏人時時忘不了小常同志，因此贈是公祭本村死難的人，却把小常同志供在中間。左邊一個是反掃蕩時候犧牲了的三個民兵。右邊一個是被反動傢伙們殺了的和逼死的那幾十個人。前面排了一排桌子，擺着各色祭禮。兩旁掛起好多聯聯。

開祭的時候，奏過了哀樂，巧巧領着兩個婦女獻上花圈，然後是死者家屬致祭，區幹部致祭，村幹部領導全村民眾致祭，最後是參戰人員致祭。

歡送參戰人員的大會會場就佈置在戲台上，那邊祭畢，馬上一個向後轉，就開起這個會來。在這個會上，自然大家都又講過許多話，差不多都是說「現在的李家莊是拿血

肉換來的，不能再被別人糟蹋了」，「我們縱不爲死人報仇，也要替活人保命」。講完了話，參戰人員把勝利品裏邊的槍械子彈手榴彈都背掛起來，向拜亭上的靈牌敬禮作別，然後就走進龍王廟來。

村裏一大羣人，鑼鼓喧天把他們這一小羣人送到三里以外。臨別的時候，各人對自己的親屬朋友都有送的話。王安福向他的子侄們說：「務必把那些壞蛋們打回去，不要叫人家來了刮了我這個乾老漢！」二妞向小胖孩說：「胖孩！老子英雄兒好漢！不要丟了你爹的人！見了那些壞東西們多扔幾顆手榴彈！」巧巧向白狗說：「要是見了小喜，一定替我多多戮他幾刺刀！」白狗說：「那忘不了！我腿上還有疤啦！」

# 李家莊的變遷

著者

趙樹理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總店

山西黎城

分店

河南焦作

山西長治

河北邢台

涉縣索堡

定價

二十元



572  
15

文藝  
93号

60